

第四十二回

以假爲真誤拿要犯——將差就錯巧訊賊金

且說趙虎扮做花子，見跟的人多了，一時性發，他便拽開大步，飛也似的跑了二三里之遙。看了看左右無人，方將脚步放緩了，往前慢走。誰知方纔衆人圍繞着，自己以爲得意，却不理會。及至剩了一人，他把一團高興也過去了，就覺着一陣陣的風涼。先前還扎掙的住，後來便合着腰兒，漸漸握住胸脯。沒奈何，又雙手抱了肩頭，往前顛跑。偏偏的日色西斜，金風透體，那裏還攔的住呢。兩隻眼睛好似鷺雞，東瞧西望。見那壁廂有一破廟，山門倒塌，殿宇坍塌，東西山牆孤立。便

奔到山牆之下，蹲下身體，以避北風。自己未免後悔，不該穿着這樣單寒行頭，理應穿一分破爛的棉衣纔是。凡事不可粗心。

正在思想，只見那邊來了一人，衣衫襤褸與自己相同，却夾着一捆乾草，竟奔到大柳樹之下，揚手將草順在裏面。却見他扳住柳枝，將身一縱，鑽在樹窟窿裏面去了。趙虎此時見那人，覺得比自己暖和多了，恨不得也鑽在裏面暖和暖和纔好。暗暗想道：『往往到了飽暖之時，便忘却了饑寒之苦。似我趙虎每日在開封府，飽食暖衣，何等快樂。今日爲私訪而來，遭此秋風，便覺得寒冷之甚。見他鑽入樹窟，又有乾草鋪墊。似這等看來，他那人就比我這六品校尉強多了。』心裏如此想，身上更覺得打噤兒。

忽見那邊又來一人，也是襤褸不堪，却也抱着一捆乾草，也奔了這棵枯柳而來。到了跟前，不容分說，將草往裏一拋。只聽裏面人哎喲道：『這是怎麼了？』探出頭來一看，道：『你要留點神吓！爲何鬧了我一頭乾草呢？』外邊那人道：

『老兄恕我不知。敢則是你早來了。沒奈何，勻便勻便。咱二人將就在一處，又暖
和，又不寂寞。我還有話合你說呢。』說着話，將樹枝扳住，身子一縱，也鑽入樹
窟之內。只聽先前那人道：『我一人正好安眠，偏偏的你又來了。說不得只好打坐
功了。』又聽後來那人道：『大厦千間，不過身眠七尺。咱二人雖則窮苦，現有乾
草鋪墊，又溫又暖，也算罷了。此時管保就有不如你我的。』

趙虎聽了，暗道：『好小子！這是說我呢。我何不也鑽進去，作個不速之客
呢？』剛然走到樹下，又聽那人道：『就以開封府說吧，堂堂的首相，他竟會一夜
一夜大睜着眼睛，不能安睡。難道他老人家還短了煖牀熱被麼？只因國事操心，日
夜焦勞，把個大人愁的沒有困了。』趙虎聽了，暗暗點頭。

又聽這個問道：『相爺爲甚麼睡不着呢？』那人又道：『怎麼你不知道麼？只
因新近宮內不知甚麼人在忠烈祠題詩，又在萬壽山殺命，奉旨把此事交到開封府查
問細訪。你說這個無影無形的事情，往那裏查去？』忽聽這個道：『此事我雖知

道，我可沒那們大膽子上開封府。我怕惹亂子，不是頑的。』那人道：『這怕甚麼呢？你還丟甚麼嗎？你告訴我，我幫着你好不好。』這人道：『既是如此，我告訴你。前日咱們鼓樓大街路北，那不是吉升店麼？來了一個人，年紀不大，好俊樣兒，手下帶着從人騎着大馬，將那們一個大店滿佔了。說要等他們夥伴，聲勢很闊。因此我暗暗打聽，止於聽說此人姓孫，他與宮中有甚麼拉攏。這不是這件事麼？』趙爺聽見，不由的滿心歡喜，把冷付於九霄雲外，一口氣便跑回開封府，立刻找了包興，回稟相爺，如此如此。

包公聽了不能不信，只得多派差役跟隨趙虎，又派馬漢張龍一同前往，竟奔吉升店門。將差役安放妥當，然後叫開店門。店裏不知爲着何事，連忙開門。只見愣爺趙虎當先，便問道：『你這店內可有姓孫的麼？』小二含笑道：『正是前日來的。』四爺道：『在那裏？』小二道：『現在上房居住，業已安歇了。』愣爺道：『我們乃開封府奉相爺鈞諭，前來拿人。逃走了，惟你是問。』店小二聽罷，忙了手脚。

愣爺便喚差役人等。叫小二來，將上房門口堵住。叫小二叫喚，說：『有同事人找呢。』只聽裏面應道：『想是夥計趕到了。快請。』只見跟從之人開了榻扇，趙爺當先來到屋內。從人見不是來頭，往旁邊一閃。愣爺却將軟簾向上一掀，只見那人剛纔下地，衣服尙在掩着。趙爺急上前，一把抓住，說道：『好賊呀！你的事犯了。』只聽那人道：『足下何人？放手。有話好說。』趙虎道：『我若放手，你不跑了麼？實對你說，我們乃開封府來的。』那人聽了開封府三字，便知此事不妥。趙爺道：『奉相爺鈞諭，特來拿你。若不訪查明白，敢拿人麼？有甚麼話，你只好上堂說去。』說罷，將那人往外一拉，喝聲：『細了！』又吩咐各處搜尋，却無別物，惟查包袱內有書信一包。趙爺却不認得字，將書信摺在一邊。

此時馬漢張龍知道趙爺成功，連忙進來，正見趙爺將書信摺在一邊。張龍忙拿起燈來一看，上寫「內信兩封」，中間寫「平安家報」，後面有年月日，「鳳陽府署密封。」張爺看了，就知此事有些舛錯。當着大眾不好明言，暗將書信揣起，押

着此人，且回衙門再作道理。店家也不知何故，難免提心弔膽。

單言衆人來到開封府，急速稟報了相爺。相爺立刻升堂。趙虎當堂交差，當面去縛。張龍却將書信呈上。包公看了，便知此事錯了。只得問道：『你叫何名？因何來京？講！』左右連聲催喝。那人磕頭，碰地有聲。他却早已知道開封府非別的衙門可比，戰兢兢回道：『小人乃乃鳳陽府太守孫……孫珍的家人，名喚松……松福，奉了我們老爺之命，押解壽禮給龐太師上壽。』包公道：『甚麼壽禮？現在那裏？』松福道：『是八盆松景。小人有個同伴之人名喚松壽，是他押着壽禮，尙在路上，還沒到呢。小人是前站，故此在吉升店住着等候。』包公聽了，已知此事錯拿無疑。只是如何開放呢？此時趙爺聽了松福之言，好生難受。

忽見包公將書皮往復看了，便問道：『你家壽禮內，你們老爺可有甚麼夾帶？從實訴上來。』只此一問，把個松福唬的抖衣而戰，形色倉惶。包公是何等樣人，

見他如此光景，把驚堂木一拍，道：『好狗才！你還不快說麼？』松福連連叩頭，道：『相爺不必動怒，小人實說，實說。』心中暗想道：『好利害！怨的人說開封府的官司難打，果不虛傳。怪道方纔拿我時，說我事犯了。』若不訪查明白，如何敢拿人呢？』這些話明是知道，我如何隱瞞呢？不如實說了，省得皮肉受苦。』便道：『實係八盆松景，內暗藏着萬兩黃金。惟恐路上被人識破，故此埋在花盆之內。不想相爺神目如電，早已明察秋毫，小人再不敢隱瞞。不信，老爺看書信便知。』包公便道：『這裏面書信二封，是給何人的？』松福道：『一封是小人的老爺給小人的太老爺的，一封是給龐太師的。我們老爺原是龐太師的外孫子。』包公聽了點頭，叫將松福帶下去，好生看守。

你道包公如何知道有夾帶呢？只因書皮上有「密封」二字，必有怕人知曉之事，故此揣度必有夾帶。這便是才略過人，心思活潑之處。

包公回轉書房，便叫公孫先生急繕奏摺，連書信一並封入。次日進朝，奏明聖

上。天子因是包公叅奏之摺，不便交開封審訊，只得着大理寺文彥博訊問。包公便將原供並松福俱交大理寺。文彥博過了一堂，口供相符，便派差役人等前去要截鳳陽太守的禮物，不准落於別人之手。立刻抬至當堂，將八盆松景從板箱抬出一看，却是用松針紮成的「福如東海壽比南山」八個大字，却也做的新奇。此時也顧不的松景，先將「福」字拔出，一看裏面並無黃金，却是空的。隨即逐字看去，俱是空的，並無黃金。惟獨「山」字盆內，有一個象牙牌子，上面却有字跡，一面寫着「無義之財」，一面寫着「有意查收」。文大人看了，便知此事詫異。即將松壽帶上堂來，問他路上却遇何人？松壽稟道：「路上曾遇四個人帶着五六個伴當，說是開封府六品校尉王馬張趙。我們一處住宿，彼此投機，同桌吃飯飲酒。不知怎麼沈醉，人事不知，竟被這些人將金子盜去。」文大人問明此事，連牙牌子回奏聖上。

仁宗天子又問包公。包公回奏，四勇士天天隨朝，並未遠去，不知是何人託言詭計。聖上又將此事交包公訪查。並傳旨內閣發抄，說：「鳳陽府知府孫珍年幼無

知，不稱斯職，着立刻解職來京。松福松壽即行釋放，着無庸議。』龐太師與他女婿孫榮，知道此事，不能不遞摺請罪。聖上一概寬免。惟獨包公又添上一宗爲難事，暗暗訪查，一時如何能得。就是趙虎聽了傍言誤拿了人，雖不是此案。幸喜究出藏金，也可以減去老龐的威勢。

誰知龐吉果因此事一煩，到了生辰之日，不肯見客，獨自躲在花園先月樓中去了。所有客來，全託了他女婿孫榮照料。自己在園中，也不觀花，也不玩景，惟有思前想後，嘆氣嗟聲。暗暗道：『這包黑真是我的對頭。好好一樁事，如今鬧的黃金失去，還帶累外孫解職。真也難爲他，如何訪查得來呢？實實令人氣他不過！』正在暗恨，忽見小童上樓稟道：『二位姨奶奶特來與太師爺上壽。』老賊聞聽，不由的滿面堆下笑來，問道：『在那裏？』小童道：『小人方纔在樓下看見，剛過蓮花浦的小橋。』龐賊道：『既如此。他們來時，就叫他們上樓來罷。』小童下樓，

自己却憑欄而望。果見兩個愛妾姹紫嫣紅，俱有丫鬟攙扶。他二人打扮的嬈嬈娜娜，整整齊齊，又搭着滿院中花紅柳綠，更顯得百媚千嬌，把個老賊樂的老老家都忘了，在樓上手舞足蹈。登時心花大放，把一天的愁悶俱散在「哈密國」去了。

不多時，二妾來到樓上，丫鬟攙扶步上胡梯。這個說：「你晒了我的裙子咧；」那個說：「你碰了我的花兒了。」一陣咕咕呱呱，方纔上樓來，一個個嬌喘吁吁。先向太師萬福，稟道：「你老人家會樂呀，躲在這裏來了。叫我們兩個好找，讓我們歇歇，再行禮罷。」老賊哈哈笑道：「你二人來了就是了，又何必行甚麼禮呢？」姹紫道：「太師爺千秋，焉有不行禮的呢？」嫣紅道：「若不行禮，顯得我們來的不志誠了。」說話間，丫鬟已將紅氈鋪下。二人行禮畢，立起身來，又稟道：「今晚妾身二人在水晶樓備下酒餚，特與太師爺祝壽。務求老人家賞個臉兒，千萬不可辜負了我們一片心志誠。」老賊道：「又叫你二人費心。我是必去的。」二人見太師應允必去，方纔在左右坐了。彼此嬉笑戲謔，弄的個老賊醜態百出，不一而足。

正在歡樂之際，忽聽小童樓下咳嗽，胡梯響亮。

不知小童又回何事，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四十二回

第四十三回

翡翠瓶污羊脂玉穢——太師口臭美妾身亡

且說老賊龐吉正在先月樓與二妾歡語，只見小童手持着一個手本，上得樓來，遞與丫鬢，口中說道：『這是啗們本府十二位先生特與太師爺祝壽，並且求見，要親身覲面行禮，還有壽禮面呈。』丫鬢接來，呈與龐吉。龐吉看了，便道：『既是本府先生前來，不得不見。』對着二妾道：『你二人只好下樓迴避。』丫鬢便告訴小童先下樓去，叫先生們躲避躲避，讓二位姨奶奶走後再進來。這裏姘紫嫣紅立起身來，向龐吉道：『儻若你老人家不去，我們是要狠狠的呪得你老人家心神也是不

定的。』老賊聽了，哈哈大笑。又叮囑一回水晶樓之約，龐賊滿口應承，必要去的。看着二妾下樓去遠，方叫小童去請師爺們，自己也不出去迎，在太師椅上端然而坐。

不多時，只見小童引路來至樓下，打起簾櫳，衆位先生衣冠齊楚，鞠躬而入，外面隨進多少僕從虞候。龐吉慢慢立起身來，執手道：『衆位先生光降，使老夫心甚不安。千萬不可行禮，只行常禮罷。』衆先生又謙讓一番，只得彼此一揖。復又各人遞各人的壽禮，也有一畫的，也有一對的，也有一字的，也有一扇的，無非俱是秀才人情而已。老龐一一謝了。此時僕從已將坐位調開，仍是太師中間坐定，衆師爺分列兩傍。左右獻茶，彼此敘話，無非高抬龐吉，說些壽言壽語吉祥話頭。

談不多時，僕從便放杯箸，擺上菓品。衆先生又要與龐吉安席，敬壽酒。還是老龐攔阻道：『今日乃因老夫賤辰，有勞衆位台駕，理應老夫各敬一杯纔是。莫若大家免了，也不用安席敬酒。彼此就坐，開懷暢飲，倒覺爽快。』衆人道：『既是

太師吩咐，晚生等便從命了。」說罷，各人朝上一躬。仍按次序入席。酒過三巡之後，未免脫帽露頂，舒手豁拳，呼么喝六，壺到杯乾。

正飲在半酣之際，只見僕從搭進一個盆來，說是孫姑老爺孝敬太師爺的河豚魚，極其新鮮，並且不少。衆先生聽說是新鮮河豚，一個個口角垂涎，俱各稱讚道：「妙哉！妙哉！河豚乃魚中至味，鮮美異常。」龐太師見大家誇獎，又是自己女婿孝敬，當着衆人頗有得色。吩咐：「搭下去。叫廚子急速做來，按桌俱要。」衆先生聽了個個喜歡，竟有立刻杯箸不動，單等吃河豚魚的。

不多時，只見從人各端了一個大盤，先從太師桌上放起，然後左右挨次放下。龐吉便舉箸向衆人讓了一聲：「請吓。」衆師等答應如流，俱各道：「請」「請。」只聽杯箸一陣亂響，風捲殘雲，立刻杯盤狼籍。衆人舔嘴咂舌，無不稱妙。忽聽那邊咕咚一聲響亮。大家看時，只見麴先生連椅兒栽倒在地，俱各詫異。又聽那邊米先生嚷道：「哇呀！了弗得！了弗得！河豚有毒，河豚有毒。這是受了毒了。大家

俱要栽倒的，俱要喪命呀！這還了得！怎麼一時吾就忘了有毒呢？總是口頭饞的弗好。』傍邊便有插言的道：『如此說來，吾們是沒得救星的了。』米先生猛然想起道：『還好，還好。有個方子可解。非金汁不可。如不然，人中黃亦可。若要速快，便是糞湯更妙。』龐賊聽了，立刻叫虞候僕從：『快快拿糞湯來。』

一時間下人手忙脚亂，抓頭不是尾，拿拿這個不好，動動那個不妥。還是有個虞候有主意，叫了兩個僕從將大案上擺的翡翠碧玉鬧龍瓶，兩邊獸面啣着金環，叫二人抬起；又從多寶閣上拿起一個淨白光亮的羊脂白玉荷葉式的碗交付二人。叫他們到茅廁裏，即刻舀來，越多越好。二人問道：『要多何用？』虞候道：『你看人吃的多，糞湯也必要多。少了是灌不過來的。』二人來到糞窖之內，握着鼻子，閉着氣，用羊脂白玉碗連屎帶尿一碗一碗舀了，往翡翠碧玉瓶裏灌。可惜這兩樣古玩落在權奸府第，也跟着遭此污穢，真也是劫數使然，無可如何！足足灌了個八分滿，二人提住金環，直奔到先月樓而來。虞候上前先拿白玉碗盛了一碗，奉與太

師。

龐吉若要喝，又恐毒發喪命；若要喝時，其臭難聞，實難下咽。正在猶豫。只見衆先生各自動手，也有用酒杯的；也有用小菜碟的；儒雅些的却用羹匙；就有鹵莽的，扳倒瓶，嘴對嘴，緊趕一氣，用了個不少。龐吉看了，不因不由，端起玉碗，一連也就飲了好幾口。米先生又憐念同寅，將先倒的麴先生令人扶住，自己蹲在身旁，用羹匙也灌了幾口，以盡他疾病扶持之誼。

遲了不多時，只見麴先生甦醒過來，覺得口內臭味難當。只道是自己酒醉，出而哇之，那裏知道別人用好東西灌了他呢？米先生便問道：『麴兄，怎麼樣呢？』麴先生道：『不怎的。爲何吾這口邊糞臭得緊哪？』米先生道：『麴兄，你是受了河豚毒了。是小弟用糞湯灌活吾兄，以盡朋友之情的。』那知道這位麴先生，方纔因有一塊河豚被人搶去喫了，自己未能到口，心內一煩惱犯了舊病，因此栽倒在地。今聞用糞湯灌了，他爬起來道：『哇呀！怪道——怪道臭得很！臭得很！吾是

羊角瘋吓，爲何用糞湯灌吾。」說罷，嘔吐不止。他這一吐不打緊，招的衆人誰不惡心，一張口洋溢泛濫。吐不及的逆流而上，從鼻孔中也就開了閘了。登時之間，先月樓中異味撲鼻，連虞候伴當僕從無不是噁嗝喇叭，齊吹出「兒兒哇哇兒」的不止。好容易吐聲漸止，這纔用涼水漱口，噴的滿地汪洋。米先生不好意思，抽空兒他就溜之乎也了。鬧的衆人走又不是，坐又不是。

老龐終是東人，礙不過臉去，只得吩咐：「往芍藥軒廠廳去罷。大家快快離開此地，省得聞這臭味難當。」衆人俱各來在廠廳，一時間心清目朗。又用上等雨前喝了許多，方覺的心中快活。龐賊便吩咐擺酒，索性大家痛飲，盡醉方休。衆人誰敢不遵。不多時，乘上燈燭，擺下酒饌。大家又喝起來，依然是豁拳行令，直喝至二鼓方散。龐賊醺醺酒醉，踏着明月，手扶小童，竟奔水晶樓而來。趑趑起起的問道：「天有幾鼓了？」小童道：「已交二鼓。」龐吉道：「二位姨奶奶等急了，不知如何盼望呢？到了那裏，不要聲張，聽他們說些甚麼？你看那邊爲何發亮？」小

童道：『前面是蓮花浦，那是月光照的水面。』說話間過了小橋。老龐又喫驚道：『那邊好像一個人。』小童道：『太師爺忘了，那是補栽的河柳，趁着月色搖拽，彷彿人影兒一般。』誰知老龐疑心生暗鬼，竟是以邪招邪了。

及至到了水晶樓，剛到樓下，見榻扇虛掩，不用竊聽，已聞得裏面有男女的聲音，連忙止步。只聽男子說道：『難得今日有此機會，方能遂你我之意。』又聽女子說道：『趁老賊陪客，你我且到樓上歡樂片時，豈不美哉。』隱隱聽的嘻嘻笑笑，上樓去了。龐吉聽至此，不由氣沖牛斗，暗叫小童將主管龐福喚來，叫他帶領虞候準備來拿人。自己却輕輕推開榻扇，竟奔樓梯。上得樓來，見滿桌酒肴，杯中尚有餘酒。又見燭上結成花蕊，忙忙剪了蠟花。回頭一看，見繡帳金鈎挂起，裏面却有男女二人相抱而臥。老賊看了，一把無明火往上一攻。見壁間懸挂寶劍，立刻抽出，對准男子用力一揮，頭已落地。媽紅睡眼朦朧，纔待起來，龐賊也揮了一

劍。可憐兩個獻媚之人，無故遭此摧折。誰知男子之頭落在樓板之上，將頭巾脫落，却也是個女子。仔細看時，却是姹紫。老賊「哎喲」了一聲，噹噹噹寶劍落地。

此時樓的下面，龐福帶領多人俱各到了，聽得樓上又是哎喲，又是響亮，連忙跑上樓來。一看見太師殺了二妾，已然哀不成音了。這老賊樂的也不像，叫他這裏哭一會兒，謄出筆來講個理兒。

姹紫嫣紅死的冤屈之中，不很冤屈；龐吉氣的糊塗之中，却極糊塗。何以見得呢？原來二妾因老賊不來，心中十分怨恨，以酒殺氣，你推我讓。盼的沒有遣興的了。這姹紫與嫣紅假扮男女來至繡帳，將金鈎挂起，同上牙牀，相抱而臥。姹紫又將龐吉的軟巾戴上，彼此戲耍，便自昏沉睡去。這便是招殺的由頭。至於龐吉的糊塗，雖係酒後亦不應如此冒失。你就要殺，也該想想方纔來到樓下，剛聽見二人纔上樓，如何就能穀昏睡呢？不論情由，他便手起劍落，連傷二命，這豈不是他極其

糊塗麼？然而千不怨，萬不怨，怨只怨這個行事的人，真是促狹狠毒，又裝甚麼像聲兒呢。所謂賊出飛智。也是老賊的素日行爲過於不堪，故惹的這行俠尙義之人，單單的與他過不去，生生兒將他兩個愛妾的性命斷送。

龐吉哭穀多時，又氣又惱又後悔。便吩咐龐福將二妾收拾盛殮。立刻派人請他得意門生，乃烏台御史，官名廖天成，急速前來商議此事。自己帶了小童離了水晶樓，來至前邊大廳之上等候門生。

及至廖天成來時，天已三鼓之半。見了龐吉，師生就坐。龐吉便將誤殺二妾的情由，說了一遍。這廖天成原是個諂媚之人，立刻逢迎道：『若據門生想來，多半是開封府與老師作對。他那裏能人極多，必是悄悄地差人探訪。見二位姨奶奶酒後戲耍酣眠，他便生出巧智，特粧男女聲音，使之聞之。叫老師聽見，焉有不怒之理。因此二位姨奶奶傾生。此計也就毒的狠呢。這明是攪亂太師家宅不安，暗裏是與老

師作對。』他這幾句話，說的個龐賊咬牙切齒，忿恨難當，氣忿忿的問道：『似此如之奈何？怎麼想個法子，以消我心頭之恨？』廖天成犯想多時，道：『依門生愚見，莫若寫個摺子，直說開封府遣人殺害二命，將包黑叅倒，以警將來。不知老師鈞意若何？』龐吉聽了，道：『若能叅倒包黑，老夫生平之願足矣！即求賢契大才。此處不大方便，且到內書房去。』說罷，師弟立起身來。小童持着燈，引至書房。現成筆墨，廖天成便拈筆構思。難爲他憑空立意，竟敢直陳。直是糊塗人對糊塗人，辦得糊塗事。不多時，已脫草稿。老賊看了，連說：『妥當結實。就勞賢契大筆一揮。』廖天成又端端楷楷，繕寫已畢。後面又將同黨之人添上五個，算是聯銜叅奏。

龐吉一壁吩咐小童：『快給廖老爺倒茶。』小童領命，來至茶房，用茶盤托了兩碗現煮的香茶。剛進了月亮門，只聽竹聲亂響，仔細看時却見一人蹲伏在地，懷抱鋼刀。這一唬非同小可，丟了茶盤，一疊連聲嚷道：『有了賊了！』就往書房

跑來，連聲兒都嚷岔了。龐賊聽了，連忙放下奏摺，趕出院內。廖天成也就跟了出來。便問小童：『賊在那裏？』小童道：『在那邊月亮門竹林之下。』龐吉與廖天成竟奔月亮門而來。

此時僕從人等已然聽見，卽同龐福，各執棍棒趕來一看。雖是一人，却是細綁停當，前面腰間插着一把宰豬的尖刀，彷彿抱着相似。大家向前將他提出。再一看時，卻是本府廚子劉三。問他不應，止於仰頭張口。連忙鬆了綁縛。他便從口內掏出一塊代手來，乾嘔了半天，方纔轉過氣來。龐福便問道：『倒是何人將你細綁在此？』劉三對着龐吉叩頭道：『小人方纔在廚房磕睡，忽見嗖的進來一人，穿着身青靠，年紀不過二十歲，眉清目朗，手持一把明晃晃的鋼刀。他對小人說：『你要嚷，我就是一刀。』因此小人不識。他便將小人細了，又撕了一塊抹布，給小人填在口內。他把小人一提，就來在此處。臨走，他在小人胸前就把這把刀插上，不知是甚麼緣故？』龐賊聽了，便問廖天成道：『你看此事。這明是水晶樓粧男女

聲音之人了。』

廖天成聞聽，忽然心機一動，道：『老師且回書房要緊。』老賊不知何故，只得跟了回來。進了書房，廖天成先拿起奏摺，逐行逐字細細看了，筆畫並未改訛，也未沾污。看罷，說道：『還好，還好。幸喜摺子未壞。』即放在黃匣之內。龐吉在旁誇獎道：『賢契細心，想的周到。』又叫各處搜查，那裏有個人影。

不多時，天已五鼓，隨使用了些點心羹湯。龐吉與廖天成一同入朝，敬候聖上臨軒，將本呈上。仁宗一看，就有些不悅。你道爲何？聖上知道包龐二人不對，偏今日此本又是叅包公的，未免有些不耐煩。何故他二人冤仇再不解呢？心中雖然不樂，又不能不看。見開筆寫着「臣龐吉跪奏，爲開封府遣人謀殺二命事」，後面敍着二妾如何被殺。仁宗看到殺妾二命，更覺詫異。因此反覆翻閱，見背後忽露出個紙條兒來。

抽出看時，不知上面寫着是何言語，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

花神廟英雄救難女

開封府衆義露真名

且說仁宗天子細看紙條上面寫道：『可笑，可笑，悞殺反悞告。胡鬧，胡鬧，老龐害老包。』共十八個字。天子看了，這明是自殺，反要陷害別人；又看筆跡有些熟識。猛然想起忠烈祠牆上的字體，却與此字相同。真是聰明不過帝王，暗道：『此帖又是那人寫的了。他屢次做的俱是磊磊落落之事，又爲何隱隱藏藏，再也不肯當面呢？實在令人不解。只好還是催促包卿便了。』想罷，便將摺子連紙條兒俱各擲下，交大理寺審訊。龐賊見聖上從摺內翻出個紙條兒來，已然唬得魂不附體。

聯銜之人，俱各暗暗耽驚。

一時散朝之後，龐賊悄向廖天成道：『這紙條兒從何而來？』廖烏台猛然醒悟道：『是了！是了！他細劉三者，正爲調出老師與門生來。他就於此時放在摺背後。實實門生粗心之過。』龐吉聽了。連連點首，道：『不錯，不錯。賢契不要多心。此事如何料得到呢。』及至到了大理寺，龐吉一力擔當，從實說了，惟求文大人婉轉覆奏。文大人只得將他畏罪的情形，代爲陳奏。聖上傳旨：『龐吉着罰俸三年，不准抵銷。聯銜的罰俸一年，不准抵銷。』聖上却暗暗傳旨與包公，務必要題詩殺命之人，定限嚴拿。包公奉了此旨，回到開封，便與展爺公孫先生計議，無法可施，只得連王馬張趙俱各天天出去到處訪查，那裏有個影響。偏又直隆冬年近，轉瞬間又是新春。過了元宵佳節，看看到了二月光景，包公屢屢奉旨，總無影響。幸虧聖眷優渥，尙未嗔怪。

一日，王朝與馬漢商議道：『嚙們天天出去訪查，大約無人不知。人既知道，更難探訪。莫若嚙二人悄悄出城，看個動靜。賢弟以爲何如？』馬漢道：『出城雖好，但不知往何方去呢？』王朝道：『嚙們信步行去，自然熱鬧叢中躡訪。難道反往幽僻之處去麼？』二人說畢，脫去校尉的服色，各穿便衣，離了衙門，竟往城外而來。

沿路上細細賞玩豔陽景色。見了多少人帶着香袋的，執着花的，不知是往那裏去的。及至問人時，原來花神廟開廟，熱鬧非常，正是開廟正期。二人滿心歡喜，隨着衆人來至花神廟，各處遊玩。却見後面有塊空地甚是寬濶，搭着極大的蘆棚，內中設擺着許多兵器架子。那邊單有一座客棚，裏面坐着許多人。內中有一少年公子，年紀約有三旬，橫眉立目，傍若無人。

王馬二人見了，便向人暗暗打聽，方知此人姓嚴名奇。他乃是已故威烈侯葛登雲的外甥，極其強梁霸道，無惡不做。只因他愛眠花宿柳，自己起了個外號，叫花

花太歲。又恐有人欺負他，便用多金請了無數的打手，自己也跟着學了些三角毛兒四門斗兒，以爲天下無敵。因此廟期熱鬧非常，他在廟後便搭一蘆棚，比試棒棍拳脚。誰知設了一連幾日，並無人敢上前比試。他更心高氣傲，自以爲絕無對手。二人正觀望。只見外面多少惡奴推推擁擁攙攙架架，却是一個女子，哭哭啼啼，被衆人簇擁着過了蘆棚，進了後面廠廳去了。王馬二人心中納悶，不知爲了何事。

忽又聽從外面進來一個婆子，嚷道：『你們這夥強盜！青天白日，就敢搶良家女子。是何道理？你們若將他好好還我，便罷；你們若要不放，我這老命就合你們拚了。』衆惡奴一面攔擋，一面吆喝。忽見從棚內又出來兩個惡奴，說道：『方纔公子說了。這女子本是府中丫鬢私行逃走，總未找着，並且拐了好些東西。今日既然遇見，把他拿住，還要追問拐的東西呢。你這老婆子趁早兒走罷。儻若不依，公子說咧，就把你送縣。』婆子聞聽，只急的嚎啕痛哭。又被衆惡奴往外面拖拽。這婆子如何支撐得住，便脚不沾地往外去了。

王朝見此光景，便與馬漢送目。馬漢會意，必是跟下去打聽底細。二人隨後也就出來。剛走到二層殿的夾道，只見外面進來一人，迎頭攔住道：『有話好說。這是甚麼意思？請道其詳。』聲音洪亮，身材高大，紫微微一張面皮，黑漆漆滿部鬚鬚，又是軍官打扮，更顯得威嚴壯健。王馬二人見了，便暗暗喝采稱羨。忽聽惡奴說道：『朋友，這個事你別管。我勸你有事治事，無事趁早兒請。別討沒趣兒。』那軍官聽了，冷笑道：『天下人管天下事，那有管不得的道理。你們不對我說，何不對着衆人說說？你們如不肯說，何妨叫那媽媽自己說說呢？』衆惡奴聞聽道：『夥計，你們聽見了。這個光景他是管定了。』

忽聽婆子道：『軍官爺爺，快救婆子性命吓！』旁邊惡奴順手就要打那婆子。只見那軍官把手一隔，惡奴便倒退了好幾步，呲牙咧嘴把胳膊亂擗。王馬二人看了，暗暗歡喜。又聽軍官道：『媽媽不必害怕，慢慢講來。』那婆子哭着道：『我姓王。這女兒乃是我街坊。因他母親病了，許在花神廟燒香。如今他母親雖然好

了，尙未復元；因此求我帶了他來還願。不想竟被他們搶去。求軍官爺搭救搭救。』說罷，痛哭。只見那軍官聽了，把眉一皺，道：『媽媽不必啼哭，我與你找來就是了。』

誰知衆惡奴方纔見那人把手略略一隔，他們夥計就呲牙咧嘴，便知這軍漢手頭兒沉。大約婆子必要說出根由，怕軍官先拿他們出氣。他們便一個個溜了。來到後面，一五一十俱告訴花花太歲。這嚴奇一聽，便氣冲牛斗。以爲今日若不顯顯本領，以後別人怎肯甘心佩服呢。便一聲斷喝：『引路！』衆惡奴狐假虎威，來至前面，嚷道：『公子來了。公子來了。』衆人見嚴奇來到，一個個俱替軍官擔心，以爲太歲不是好惹的。

此時王馬二人看的明白。見惡霸前來，知道必有一番較量。惟恐軍漢寡不敵衆。若到爲難之時，我二人助他一膀之力。那知那軍漢早已看見，撇了婆子，便迎

將上去。衆惡奴指手畫脚道：『就是他。就是他。』嚴奇一看，不由的暗暗喫驚道：『好大身量！我別不是他的個兒罷。』便發話道：『你這人好生無禮。誰叫你多管閒事？』只見那軍漢抱拳陪笑道：『非是在下多管閒事。因那婆子形色倉惶，哭的可憐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望乞公子貴手高抬，開一綫之恩，饒他們去罷。』說畢，就是一揖。

嚴奇若是有眼力的，就依了此人，從此做個相識，只怕還有個好處。誰知這惡賊惡貫已滿，難以躲避。他見軍官謙恭和藹，又是外鄉之人以爲可以欺負，竟敢拿雞蛋往鵝卵石上碰。登時把眼一翻，道：『好狗才！誰許你多管！』冷不防，嗖的就是一脚，迎面踢來。這惡賊原想着是個暗算。趁着軍漢作下揖去，不能防備，這一脚定然鼻青臉腫。那知那軍漢不慌不忙，瞧着脚臨切近，略一揚手，在脚面上一拂，口中說道：『公子休得無禮。』此話未完，只見公子「噯呀」，半天扎掙不起。衆惡奴一見，便嚷道：『你這廝竟敢動手！』一擁齊上，以爲好漢打不過人

多。誰知那人只用手往左右一分，一個個便東倒西歪，那個還敢上前。

忽聽那邊有人喊了一聲：『閃開！俺來也。』手中木棍高揚，就照軍漢劈面打來。軍漢見來得勢猛，將身往傍邊一跨。不想嚴奇剛剛的站起，恰恰的太歲頭就受了此棍，吧的一聲，打了個腦漿迸裂。衆惡奴發了一聲喊道：『了不得了！公子被軍漢打死了！快拿呀！快拿呀！』早有保甲地方併本縣官役，一齊將軍漢圍住。只聽那軍官道：『衆位不必動手。俺隨你們到縣就是了。』衆人齊說道：『好朋友，好朋友！敢作敢當，這纔是漢子呢。』

忽見那邊走過兩個人來道：『衆位，事要公平。方纔原是他用棍打人，悞打在公子頭上。難道他不隨着赴縣麼？理應一同解縣纔是。』衆人聞聽道：『講得有理。』就要拿那使棍之人。那人將眼一瞪，道：『俺史丹不是好惹的！你們誰敢前來！』衆人唬的往後倒退。只見兩個人之中有一人道：『你慢說是史丹，就是屎蛋，也要推你一推。』說時遲，那時快。順手一掠，將那棍也就逼住。攏過來往懷

裏一帶，又向外一推，真成了屎蛋咧，咕哩咕嚕滾在一邊。那人上前按住，對保甲道：『將他鎖了。』你道這二人是誰？原來是王朝馬漢。

又聽軍漢說道：『俺遭逢此事所爲何來，原爲救那女子。如今爲人不能爲徹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』王馬二人聽了，滿口應承：『此事全在我二人身上。朋友，你只管放心。』軍漢道：『既如此，就仰仗二位了。』說罷，執手隨衆人赴縣去了。

這裏王馬二人帶領婆子到後面。此時衆惡奴見公子已死，也就一闕而散，誰也不敢出頭。王馬二人一直進了廡廳，將女子領出交付婆子，護送出廟，問明了住處姓名，（恐有提問質對之事）方叫他們去了。二人不辭辛苦，直奔祥符縣而來。到了縣裏，說明姓名。門上急忙回稟了縣官。縣官立刻請二位到書房坐了。王馬二人將始末情由說了一遍。『此事皆係我二人目睹，貴縣不必過堂，立刻解往開封府便了。』正說間，外面拿進個略節來，却是此案的名姓：死的名嚴奇，軍漢名張大，

持棍的名史丹。縣官將略節遞與王馬二人，便吩咐將一千人犯，多派衙役，立刻解往開封。

王馬二人先到了開封府，見了展爺公孫先生，便將此事說明。公孫策尙未開言。展爺忙問道：『這軍官是何形色？』王馬二人將臉盤兒身量兒說了一番。展爺聽了大喜，道：『如此說來，別是他罷？』對着公孫先生伸出大指。公孫策道：『既如此，少時此案解來，先在外班房等候，悄悄叫展兄看看。若不是那人，也就罷了。儻若是那人冒名，展兄不妨直呼其名，使他不好改口。』衆人聽了，俱各稱善。

王馬二人又找了包興，來到書房，回稟了包公，深讚張大的品貌，行事豪俠。包公聽了，雖不是寄柬留刀之人，或者由這人身上也可以追出那人的下落，心中也自暗暗忖度。王馬又將公孫策先生叫南俠偷看，也回明了。包公點了點頭，二人出來。

不多時，此案解到，俱在外班房等候。王馬二人先換了衣服，前往班房，見放着簾子。隨後展爺已到，便掀起簾縫一瞧，不由的滿心歡喜，對着王馬二人悄悄道：『果然是他。妙極！妙極！』王馬二人連忙問道：『此人是誰？』展爺道：『賢弟休問。等我進去呼出名姓，二位便知。二位賢弟即隨我進來。劣兄給你們彼此一引見，他也不能改口了。』王馬二人領命。

展爺一掀簾子，進來道：『小弟打量是誰？原來是盧方兄到了。久違吓，久違！』說着，王馬二人進來。展爺給引見道：『二位賢弟不認得麼？此位便是陷空島盧家莊，號稱鑽天鼠名盧方的盧大員外。二位賢弟快來見禮。』王馬急速上前。展爺又向盧方道：『盧兄，這便是開封府四義士之中的王朝馬漢兩位老弟。』三個人彼此執手作揖。盧方到了此時，也不能說我是張大，不是姓盧的。人家連家鄉住處俱各說明，還隱瞞甚麼呢？

盧方反倒問展爺道：『足下何人？爲何知道盧方的賤名。』展爺道：『小弟名

喚展昭。曾在茉花村蘆花蕩爲鄧彪之事，小弟見過尊兄，終日渴想至甚。不想今日幸會。」盧方聽了，方纔知道是南俠便是號御貓的。他見展爺人品氣度和藹之甚，毫無自滿之意，便想起五弟任意胡爲，全是自尋苦惱，不覺暗暗感歎。面上却陪着笑道：「原來是展老爺。就是這二位老爺，方纔在廟上多承垂青看顧，我盧方感之不盡。」三人聽了，不覺哈哈大笑道：「盧兄太外道了，何得以老爺相呼？顯見得我等不堪爲弟了。」盧方道：「三位老爺太言重了。一來三位現居皇家護衛之職，二來盧方刻下乃人命重犯，何敢以弟兄相稱？豈不是太不知自量了麼？」展爺道：「盧兄過於能言了。」王馬二人道：「此處不是講話的所在，請盧兄到後面一敘。」盧方道：「犯人尙未過堂，如何敢蒙如此厚待？斷難從命。」展爺道：「盧兄放心，全在小弟等身上。請到後面，還有衆人等着要與老兄會面。」盧方不能推辭，只得隨着三人來到後面公廳，早見張趙公孫三位降階而迎。展爺便一一引見，歡若平生。

來到屋內，大家讓盧方上坐。盧方斷斷不肯，總以犯人自居，理當侍立，能穀不罰跪足見高情。大家那裏肯依。還是愣爺趙虎道：『彼此見了，放着話不說，且自鬧這些個虛套子。盧大哥，你是遠來，你就上面坐。』說着，把盧方拉至首坐。盧方見此光景，只得從權坐下。王朝道：『還是四弟爽快。再者盧兄從此甚麼犯人咧，老爺咧，也要免免纔好，省得鬧的人怪肉麻的。』盧方道：『既是衆位兄台抬愛，拿我盧某當個人看待。我盧方便從命了。』

左右伴當獻茶已畢。還是盧方先題起花神廟之事。王馬二人道：『我等俱在相爺台前回明。小弟二人便是証見。凡事有理，斷不能難爲我兄。』只見公孫先生請了展爺，彼此告過失陪，出了公所，往書房去了。

未知相爺如何。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

義釋盧方史丹抵命——悞傷馬漢徐慶遭擒

且說公孫先生同展爺去不多時，轉來道：『相爺此時已升二堂，特請盧兄一見。』盧方聞聽，只打量要過堂了，連忙立起身來道：『盧方乃人命要犯，如何這樣見得相爺？盧方豈是不知規矩的麼？』展爺連聲道『好』。一回頭吩咐伴當，快看刑具。衆人無不點頭稱羨。少時，刑具拿到，連忙與盧方上好。大家圍隨，來至二堂以下。王朝進內稟道：『盧方帶到。』忽聽包公說道：『請。』

這一聲連盧方都聽見了，自己登時反倒不得主意了。隨着王朝來至公堂，雙膝

跪倒，匍匐在地。忽聽包公一聲斷喝道：『本閣着你去請盧義士，如何用刑具拿到？是何道理？還不快快卸去！』左右連忙上前，卸去刑具。包公道：『盧義士，有話起來慢慢講。』盧方那裏敢起來，連頭也不敢抬。便道：『罪民盧方身犯人命重案，望乞相爺從公判斷，感恩不盡。』包公道：『盧義士休如此迂直。花神廟之事本閣盡知。你乃行俠尚義，濟弱扶傾。就是嚴奇喪命，自有史丹對抵，與你甚麼相干？他等強惡助紂爲虐，冤冤相報，暗有循環。本閣已有辦法，即將史丹定了悞傷的罪名，完結此案。盧義士理應釋放無事，只管起來。本閣還有話講。』展爺向前悄悄道：『盧兄休要辜負相爺一片愛慕之心，快些起來，莫要違悖鈞諭。』盧方到了此時，概不由己，朝上叩頭。展爺順手將他扶起。包公又吩咐看坐。盧方那裏敢坐，鞠躬侍立。偷眼向上觀瞧，見包公端然正坐，不怒而威，那一派的嚴肅正氣，實令人可畏而可敬。心中暗暗誇獎。

忽見包公含笑問道：『盧義士因何來京？請道其詳。』一句話問的個盧方紫面

上套着紫，半晌，答道：『罪民因尋盟弟白玉堂，故此來京。』包公又道：『是義士一人前來，還有別人？』盧方道：『上年初冬之時，罪民已遣韓彰徐慶蔣平三個盟弟一同來京。不料自去冬至今，杳無音信。罪民因不放心，故此親身來尋。今日方到花神廟。』包公聽盧方直言無隱，便知此人忠厚篤實，遂道：『原來衆義士俱各來了。義士既以實言相告，本閣也就不隱瞞了。令弟五義士在京中做了幾件出類拔萃之事，連聖上俱各知道，並且聖上還誇他是個俠義之人，欽派本閣細細訪查。如今義士既已來京，肯替本閣代爲細細訪查麼？』盧方聽至此，連忙跪倒，道：『白玉堂年幼無知，惹下滔天大禍，致干聖怒，理應罪民尋找擒拿到案。任憑聖上天恩，相爺的垂照。』包公見他應了。便叫：『展護衛。』『有。』『同公孫先生好生款待，恕本閣不陪。留去但憑義士，不必拘束。』盧方聽了，復又叩頭起來，同定展爺出來。

到了公所之內，只見酒餚早已齊備，却是公孫先生預先吩咐的。仍將盧方讓至

上坐，衆人左右相陪。飲酒之間，便提此事。盧爺是個豪爽忠誠之人，應了三日之內有與無必來覆信，酒也不肯多飲，便告別了衆人。衆人送出衙外，也無贅話煩言，彼此一執手，盧方便佯長去了。

展爺等回至公所，又議論盧方一番，爲人忠厚老誠豪俠。公孫策道：『盧兄雖然誠實，惟恐別人却不似他。方纔聽盧方之言，說那三義已於客冬之時來京，想來也必在暗中探訪。今日花神廟之事，人人皆知解到開封府。他們如何知道立刻就把盧兄釋放了呢，必以爲人命重案，寄監收禁。他們若因此事夤夜前來淘氣，却也不可不防。』衆人聽了，俱各稱是。『似此如之奈何？』公孫策道：『說不得大家辛苦些，出入巡邏。第一保護相爺要緊。』

此時天已初鼓，展爺先將裏衣繫縛停當，佩了寶劍，外面罩了長衣，同公孫先生竟進書房去了。這裏四勇士也就各各防備，暗藏兵刃，俱各留神小心。

單言盧方離了開封府之時，已將掌燈，又不知伴當避於何處，有了寓所不會。自己雖然應了找尋白玉堂，却又不知他落於何處。心內思索，竟自無處可歸。忽見迎面來了一人，天氣昏黑看不真切。及至臨近一看，却是自己伴當，滿心歡喜。伴當見了盧方，反倒一怔，悄悄問道：『員外如何能毅回來？小人已知員外解到開封；故此急急進京城內，找了下處，安放了行李，帶上銀兩，特要到開封府去與員外安置。不想員外竟會回來了。』盧方道：『一言難盡。且到下處再講。』伴當道：『小人還有一事，也要告稟員外呢。』

說着話，伴當在前引路，主僕二人來到下處。盧方擲塵淨面之時，酒飯已然齊備。盧方入座，一壁飲酒，一壁對伴當悄悄說道：『開封府遇見南俠，給我引見了多少朋友，真是人人義氣，個個豪傑。多虧了他們在相爺跟前竭力分晰，全推在那姓史的身上，我是一點事兒沒有。』又言：『包公相待甚好，義士長，義士短的稱

呼，賜坐說話。我便偷眼觀瞧相爺，真好品貌，真好氣度，實在是國家的棟梁，萬民之福。後來問話之間，就提起五員外來了。相爺觀面吩咐，托我找尋，我焉有不應的呢。後來大家又在公所之內，設了酒餚。衆朋友方說出五員外許多的事來，敢則他作的事不少。甚麼寄柬留刀，與人辨冤，夜間大鬧開封，與南俠比試。這還庶乎可以——誰知他又到皇宮內苑題甚麼詩，又殺了總管太監。你說五員外胡鬧不胡鬧？並且還有奏摺內夾紙條兒，又是甚麼盜取黃金。我也說不了許多了。我應了三日之內，找的着找不着必去覆信，故此我就回來了。你想，那知五員外下落？我往那裏去找呢？你方纔說還有一事，是甚麼事呢？」伴當道：「若依員外說來，找五員外却甚容易。」盧方聽了歡喜，道：「在那裏呢？」伴當道：「就是小人尋找下處之時，遇見了跟二爺的人。小人便問他：『衆位員外在那裏居住？』他便告訴小人，說在龐太師花園後樓名叫文光樓，是個堆書籍之所，同五員外都在那裏住着呢。小人已問明了龐太師的府第，却離此不遠。出了下處，往西一片松林，高大的

房子便是。』盧方聽了，滿心暢快，連忙用畢了飯。

此時天氣已有初更，盧方便暗暗裝束停當，穿上夜行衣靠，吩咐伴當看守行李，悄悄的竟奔了龐吉府的花園文光樓而來。到了牆外，他便施展飛簷走壁之能，上了文光樓。恰恰遇見白玉堂獨自一人在那裏。見面之時，不由的長者之心落下幾點忠厚淚來。白玉堂却毫不在意。盧方述說了許多思念之苦，方問道：『你三個兄長往那裏去了？』白玉堂道：『因聽見大哥遭了人命官司，解往開封府；他們哥兒三方纔俱換了夜行衣服，上開封府了。』盧方聽了，大吃一驚，暗道：『他們這一去必要生出事來，豈不辜負相爺一團美意？儻若有些差池，我盧某何以見開封衆位朋友呢？』想至此，坐立不安，好生的着急。直盼到交了三鼓，還不見回來。

你道韓彰徐慶蔣平爲何去了許久？只因他等來到開封府，見內外防範甚嚴，便越牆從房上而入。剛來到跨所大房之上，恰好包興由茶房而來，猛一抬頭見有人

影，不覺失聲道：『房上有人。』對面便是書房。展爺早已聽見，甩去長衣，拔出寶劍，一伏身斜刺裏一個健步，往房上一望，見一人已到簷前。展爺看的真切，從囊中一伸手掏出袖箭，反背就是一箭釘去；只見那人站不穩身體，一歪掉下房來。外面王馬張趙已然趕進來了。趙虎緊趕一步按住那人，張龍上前幫助綁了。

展爺正要縱身上房，忽見房上一人把手一揚，向下一指。展爺見一縷寒光竟奔面門，知是暗器，把頭一低，剛剛躲過。不想身後是馬漢，肩頭之下已中了弩箭。展爺一飛身已到房上，竟奔了使暗器之人。那人用了個風掃敗葉勢，一順手就是一樸刀，一片冷光奔了展爺的下三路。南俠忙用了個金雞獨立回身勢，用劍往傍邊一削。只聽噹的一聲，樸刀却短了一段。只見那人一轉身，越過房脊。

又見金光一閃，却是三稜鵝眉刺，竟奔眉攢而來。展爺將身一閃，剛用寶劍一迎。誰知鋼刺抽回，劍却使空。南俠身體一幌，幾乎栽倒。忙一伏身，將寶劍一拄，脚下立住。用劍逼住面門，長起身來。再一看時，連個人影兒也不見了。展爺

只得跳下房來，進了書房，叅見包公。

此時已將細縛之人帶至屋內。包公問道：『你是何人？爲何夤夜至此？』只聽那人道：『俺乃穿山鼠徐慶，特爲救俺大哥盧方面來，不想中了暗器遭擒。不用多言，只要叫俺見大哥一面，俺徐慶死也甘心瞑目。』包公道：『原來三義士到了。』卽命左右鬆了綁，看坐。徐慶也不致謝，也不遜讓，便一屁股坐下，將左脚一伸，順手將袖箭拔出，道：『是誰的暗器？拿了去。』展爺過來接去。徐慶道：『你這袖箭不及俺二哥的弩箭。他那弩箭有毒，若是着上，藥性一發，便不省人事。』正說間，只見王朝進來稟道：『馬漢中了弩箭，昏迷不醒。』徐慶道：『如何？千萬不可拔出，見血封喉，立刻卽死。若不拔出，還可以多活一日，明日這時候，也就嗚呼了。』包公聽了，連忙問道：『可有解藥沒有？』徐慶道：『有呵。却是俺二哥帶着，從不傳人。受了此毒，總在十二個時辰之內了解藥，卽刻復生。若過了十二個時辰，縱有藥解，也不能好了。這是俺二哥獨得的奇方，再也不告訴人的。』

包公見他說話雖然粗魯，却是個直爽之人，堪與趙虎稱爲伯仲。徐慶忽又問道：『俺大哥盧方在那裏？』包公便將昨晚已然釋放，盧義士已不在此了。徐慶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『怪道人稱包老爺是個好相爺，忠正爲民。如今果不虛傳，俺徐慶倒要謝謝了。』說罷，撲通爬在地下，就是一個頭。招的衆人不覺要笑。

徐慶起來，就要找盧方去。包公見他天真爛漫，不拘禮法，只要合了心就樂，便道：『三義士，你看外面已交四鼓。夤夜之間那裏尋找。暫且坐下，我還有話問你。』徐慶却又坐下。包公便問白玉堂所作之事。愣爺徐慶一一招承。『……惟有劫黃金一事，却是俺與二哥四弟並有柳青，假冒王馬張趙之名，用蒙漢藥酒將那羣人藥倒，我們盜取了黃金。』衆人聽了，個個點頭舒指。

徐慶正在高談闊論之時，只見差役進來稟道：『盧義士在外求見。』包公聽了，急着展爺請來相見。

不知盧方來此爲了何事，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

設謀誑藥氣走韓彰——遣興濟貧忻逢趙慶

且說盧方又到開封府求見，你道却爲何事？只因他在文光樓上盼到三更之後，方見韓彰蔣平。二人見了盧方更覺詫異，忙問道：『大哥，如何能在此呢？』盧方便將包相以恩相待，釋放無事的情由，說了一遍。蔣平聽了，對着韓白二人道：『我說不用去，三哥務必不依。這如今鬧的倒不成事了。』盧方道：『你三哥那裏去了？』韓彰把到了開封，彼此對壘的話說了一遍。

盧方聽了，只急的搓手。半晌，歎了口氣道：『千不是，萬不是，全是五弟不

是。』蔣平道：『此事如何抱怨五弟呢？』盧方道：『他若不找甚麼姓展的，咱們如何來到這裏？』韓彰聽了却不言語。蔣平道：『事已如此，也不必抱怨了。難道五弟有了英名，你我作哥哥的豈不光彩麼？只是如今，依大哥怎麼樣呢？』盧方道：『再無別說。只好劣兄將五弟帶至開封府，一來懇求相爺在聖駕前保奏，二來當與南俠陪個禮兒，庶乎事有可圓。』白玉堂聽了，登時氣的雙眉緊皺，二目圓睜。若非在文光樓上，早已怪叫吆喝起來。便怒道：『大哥，此話從何說起？小弟既來尋找南俠，便與他誓不兩立。雖不能他死我活，總得要叫他甘心拜服於我，小弟方能出這口惡氣。若非如此，小弟至死也是不從的。』蔣平聽了，在旁讚道：『好兄弟！好志氣！真與我們陷空島爭氣！』韓彰在旁瞅了蔣平一眼，仍是不語。

盧方道：『據五弟說來，你與南俠有仇麼？』白玉堂道：『並無仇隙。』盧方道：『既無仇隙，你爲何恨他到如此地步呢？』玉堂道：『小弟也不恨他，只恨這「御貓」二字。我也不管他是有意，我也不管是聖上所賜，只是有個御貓，便覺五

鼠減色，是必將他治倒方休。如不然，大哥就求包公回奏聖上，將南俠的「御貓」二字去了，或改了，小弟也就情甘認罪。」盧方道：「五弟，你這不是爲難劣兄麼？劣兄受包相知遇之恩，應許尋找五弟。如今既已見着，我却回去求包公改「御貓」二字。此話劣兄如何說的出口來？」白玉堂聽了冷笑，道：「哦！敢則大哥受了包公知遇之恩。既如此，就該拿了小弟去請功候賞哦！」

只這一句，又把個仁義的盧方噎的默默無言，站起身來出了文光樓，躍身下去，便在後面大牆以外走來走去。暗道：「我盧方交結了四個兄弟，不想爲此事，五弟竟如此與我翻臉。他還把我這長兄放在心裏麼？」又轉想包公相待的那一番情義，自己對衆人說的話，更覺心中難受。左思右想，心亂如麻。一時間濁氣上攻，自己把脚一蹶，道：「噯！莫若死了，由着五弟鬧去，也省得我提心弔膽。」想罷，一擡頭只見那邊從牆上斜插一枝杈枒，甚是老幹。自己暗暗點頭，道：「不想我盧方竟自結果在此地了！」說罷，從腰間解下絲縑往上一扔，搭在樹上，將兩

頭比齊。剛要解扣，只見這絲縑「哧」「哧」「哧」自己跑到樹上去了。盧方怪道：「可見一時衰鬼弄人」了。怎麼絲縑也會活了昵？」

正自思忖，忽見順着枝幹下來一人，却是蔣四爺，說道：「五弟糊塗了，怎麼大哥也背晦了呢？」盧方見了蔣平，不覺滴下淚來，道：「四弟，你看適纔五弟是何言語？叫劣兄有何面目生於天地之間？」蔣平道：「五弟此時一味的心高氣傲，難以治服。不然，小弟如何肯隨和他呢。須要另設別法，折服於他便了。」盧方道：「此時你我往何方去好呢？」蔣平道：「趕着上開封府。就算大哥方纔聽見我等到了，故此急急前來陪罪——再者也打聽打聽三哥的下落。」盧方聽了，只得接過絲縑將腰束好，一同竟奔開封府而來。

見了差役，說明來歷。差役去不多時，便見南俠迎了出來，彼此相見。又與蔣平引見。隨即來到書房，剛一進門，見包公穿着便服在上面端坐，連忙雙膝跪倒，口中說道：「盧方罪該萬死，望乞恩相赦宥。」蔣平也就跪在一旁。徐慶正在那裏

坐着，見盧方與蔣平跪倒，他便順着坐兒一溜也就跪下了。包公見他們這番光景，真是豪俠義氣，連忙說道：『盧義士，他等前來，原不知本閣已將義士釋放，故此爲義氣而來。本閣也不見罪。只管起來，還有話說。』盧方等聽了，只得向上叩頭，立起身來。

包公見蔣平骨瘦如柴，形如病夫，便問：『此是何人？』盧方一一回稟包公，方知就是善會水的蔣澤長。忙命左右看坐。連展爺與公孫策俱各坐了。包公便將馬漢中了毒藥弩箭昏迷不醒的話，說了一回。依盧方就要回去向韓彰取藥。蔣平攔道：『大哥若取藥，惟恐二哥當着五弟總不肯給的；莫若小弟使個計策將藥誑來，再將二哥激發走了，剩了五弟一人，孤掌難鳴，也就好擒了。』盧方聽說，便問計將安出。蔣平附耳道：『如此，如此。二哥焉有不走之理。』盧方聽了，道：『這一來，你二哥與我豈不又分散了麼？』蔣平道：『目下雖然分別，日後自然團聚。現在外面已交五鼓，事不宜遲，且自取藥要緊。』連忙向展爺要了紙筆墨硯，提筆

一揮而就，摺疊了叫盧方打上花押，便回明包公，仍從房上回去又近又快。包公應允。蔣平出了書房，將身一蹤，上房越脊，登時不見。衆人無不稱羨。

單說蔣爺來至文光樓，還聽見韓彰在那裏勸慰白玉堂。原來玉堂的餘氣還未消呢。蔣平見了二人道：『我與大哥將二哥好不容易救回，不想二哥中了毒藥袖箭，大哥背負到前面樹林，再也不能走了，小弟又背他不動。只得二哥與小弟同去走走。』韓爺聽了，連忙離了文光樓。蔣平便問：『二哥，藥在何處？』韓彰從腰間摘下個小荷包來，遞與蔣平。蔣平接過，摸了摸却有兩丸，急忙掏出。將衣邊鈕子咬下兩個，咬去鼻兒，滴溜圓，又將方纔寫的字帖裹了裹，塞在荷包之內，仍遞與韓彰。將身形略轉了幾轉，他便抽身竟奔開封而來。

這裏韓爺只顧奔前面樹林，以爲蔣平拿了藥去，先解救徐慶去了。那裏知道他是奔了開封呢。韓二爺來到樹林，四下裏尋覓，並不見有大哥二弟，不由心下納

悶。摸摸荷包，藥仍二丸未動，更覺不解。四爺也不見了。只得仍回文光樓，來見了白玉堂，說了此事，未免彼此狐疑。韓爺回手又摸了摸荷包，道：『呀！這不像藥。』連忙叫白玉堂敲着火種，隱着光亮一看，原來是字帖兒裹着鈕子。忙將字兒打開觀看，却有盧方花押，上面寫着叫韓彰絆住白玉堂作爲內應，方好擒拿。白玉堂看了，不由的設疑，道：『二哥就把小弟綁了罷，交付開封就是了。』韓爺聽了，急道：『五弟休出此言。這明是你四哥恐我幫助於你，故用此反間之計。好！好！好！這纔是結義的好弟兄呢。我韓彰也不能作內應，也不能幫扶五弟。俺就此去也。』說罷，立起身來，出了文光樓，躍身去了。

這時蔣平誑了藥。回轉開封，已有五鼓之半，連忙將藥研好，一半敷傷口，一半灌將下去。不多時，馬漢回轉過來，吐了許多毒水，心下方覺明白。大家也就放了心了。略略歇息，天已大亮。到了次日晚間，蔣平又暗暗到文光樓。誰知玉堂却

不在彼，不知投何方去了。

盧方又到下處，叫伴當將行李搬來。從此開封府又添了陷空島的三義幫扶着訪查此事，却分爲兩班：白日却是王馬張趙細細緝訪，夜晚却是南俠別着三義暗暗搜尋。

不想這一日，趙虎因包公入闕，閒暇無事，想起王馬二人在花神廟巧遇盧方，暗自想道：『我何不也出城走走呢？』因此扮了個客人的模樣，悄悄出城，信步行走。正走着，覺得腹中饑餓，便在村頭小飯舖內，意欲獨酌吃些點心。剛然坐下，要了酒，隨意自飲。只見那邊桌上有一老頭兒，却是外鄉形景，滿面愁容，眼淚汪汪，也不吃，也不喝，只是瞋着趙爺。趙爺見他可憐，便問道：『你這老頭兒瞋俺作甚？』那老者見問，忙立起身來，道：『非是小老兒敢瞋客官。只因腹中饑餓缺少錢鈔，見客官這裏飲酒，又不好啓齒。望乞見憐。』趙虎聽了，哈哈大笑，

道：『敢則是你餓了。這有何妨呢。你便過來，俺二人同桌而食。有何不可。』那老兒聽了歡喜，未免臉上有些羞慙。及至過來，趙爺要了點心饅饅，叫他吃。他却一壁吃着，一壁落淚。

趙爺看了，心中不悅，道：『你這老頭兒好不曉事。你說餓了，俺給你吃。你又哭甚麼呢？』老者道：『小老兒有心事，難以告訴客官。』趙爺道：『原來你有心事。這也罷了。我且問你，你姓甚麼？』老兒道：『小老兒姓趙。』趙虎道：『噯喲！原來是當家子。』老者又接着道：『小老兒姓趙名慶，乃是仁和縣的承差。只因包三公子太原進香……』趙虎聽了道：『甚麼包三公子？』老者道：『便是當朝宰相包相爺的姪兒。』趙虎道：『哦！哦！包三公子進香，怎麼樣？』老者道：『他故意的繞走蘇州，一來爲遊山玩景，二來爲勒索州縣的銀兩。』趙虎道：『竟有這等事！你講，你講。』老者道：『只因路過管城縣。我家老爺派我預備酒飯，迎至公館款待。誰想三公子說鋪墊不好，預備的不佳，他要勒索程儀三百兩。』

我家老爺乃是一個清官，並無許多銀兩，又說小人借水行舟，希圖這三百兩銀子，將我打了二十板子。幸喜衙門上下俱是相好，却未打着。後來見了包三公子，將我吊在馬棚，這一頓馬鞭子打的却不輕。還是應了另改公館，孝敬銀兩，方將我放出來。小老兒一時無法，因此脫逃。意欲到京尋找一個親戚，不想投親不着，只落得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。衣服典當已盡，看看不能餬口，將來難免餓死，作定他鄉之鬼呀！』說罷，痛哭。

趙爺聽至此，又是心疼趙慶，又是氣恨包公子，恨不得立刻拿來，出這口惡氣。因對趙慶道：『老人家，你負此沉冤，何不寫個訴呈在上司處分晰呢？』

未知趙慶如何答對，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

錯遞呈權奸施毒計——巧結案公子辨奇冤

且說趙虎暗道：『我家相爺赤心爲國，誰知他的子姪如此不法。我何不將他指引到開封府，看我們相爺怎麼辦理？是秉公呵，還是徇私呢？』想罷，道：『你正該寫個呈子分晰。』趙慶道：『小老兒上京投親，正爲遞呈分訴。』趙虎道：『不知你想在何處去告呢？』趙慶道：『小老兒聞得大理寺文大人那裏頗好。』趙爺道：『文大人雖好，總不如開封府包太師那裏好。』趙慶道：『包太師雖好，惟恐這是他本家之人，未免要有些袒護，於事反爲不美。』趙虎道：『你不知道，包太

師辦事極其公道，無論親疎，總要秉正除奸。若在別人手裏告了，他倒可托個人情，或者官府作個人情，那倒有的。你要在他本人手裏告了，他便得秉公辦理，再也不能偏向的。』趙慶聽了有理，便道：『既承指教，明日就在太師跟前告就是了。』趙虎道：『你且不要忙。如今相爺現在場內，約於十五日後，你再進城，攔轎呈訴。』當下叫他吃飽了。却又在兜肚內摸出半錠銀子來，道：『這還有五六天工夫呢。莫不成餓着麼？拿去做盤費用罷。』趙慶道：『小老兒既蒙賞吃點心，如何還敢受賜銀兩？』趙虎道：『這有甚麼要緊。你只管拿去。你若不要，俺就惱了。』趙慶只得接過來，千恩萬謝的去了。

趙虎見趙慶去後，自己又飲了幾杯，纔出了飯舖。也不訪查了，便往舊路歸來。心中暗暗盤算，倒替相爺爲難。此事若接了呈子，生氣是不消說了。只是如何辦法呢？自己又囑咐：『趙虎吓，趙虎！你今日回開封，可千萬莫露風聲。這可是要緊的吓。』他雖如此想，那裏知道凡事不可預料。他若是將趙慶帶至開封倒不能

錯，誰知他又細起心來了。這纔鬧的錯大發了呢。

趙虎在開封府等了幾天，却不見趙慶鳴冤，心中暗暗展轉道：『那老兒說是必來，如何總未到呢？難道他是個誑嘴吃的？若是如此，我那半錠銀子，花的纔冤呢。』

你道趙慶爲何不來？只因他過了五天，這一日早趕進城來。正走在熱鬧叢中，忽見兩傍人一分，嚷道：『閃開。閃開。太師爺來了。太師爺來了。』趙慶聽見「太師」二字，便煞住脚步，等着轎子臨近，便高舉呈詞，雙膝跪倒，口中喊道：『冤枉吓，冤枉！』只見轎已打杵，有人下馬接過呈子，遞入轎內。不多時，只聽轎內說道：『將這人帶至府中間去。』左右答應一聲，轎夫擡起轎來，如飛的竟奔龐府去了。

你道這轎內是誰？却是太師龐吉。這老奸賊得了這張呈子，如拾珍寶一般，立

刻派人請女婿孫榮與門生廖天成。及至二人來到，老賊將呈子與他等看了，只樂得手舞足蹈，屎滾尿流，以爲此次可將包黑叅倒了。又將趙慶叫到書房，好言好語，細細的問了一番。使大家商議，繕起奏摺，預備明日呈遞。又暗暗定計，如何行文搜查勒索的銀兩，又如何到了臨期，使他再不能更改。洋洋得意，樂不可言。

至次日，聖上臨殿。龐吉出班，將摺子謹呈御覽。聖上看了，心中有些不悅，立刻宣包公上殿。便問道：『卿有幾個姪兒？』包公不知聖意，只得奏道：『臣有三個姪男。長次俱務農，惟有第三個却是生員，名叫包世榮。』聖上又問道：『你這姪兒，可曾見過沒有？』包公奏道：『微臣自在京供職以來，並未回家。惟有臣的大姪見過，其餘二姪三姪俱未見過。』仁宗天子點了點頭，便叫陳伴伴將此摺遞與包卿看。包公恭敬捧過一看，連忙跪倒，奏道：『臣子姪不肖，理應嚴拿，押解來京，嚴加審訊。臣有家教不嚴之罪，亦當從重究治。仰懇天恩，依律施行。』奏罷，便匍匐在地。聖上見包公毫無遮飾之詞，又見他惶愧至甚，聖心反覺不安，

道：『卿家日夜勤勞王事，並未回家，如何能彀知道家中事體？卿且平身。俟押解來京時，朕自有道理。』包公叩頭，平身歸班。聖上即傳旨意，立刻行文，着該府州縣無論包世榮行至何方，立即押解，馳驛來京。

此鈔一發，如星飛電轉，迅速之極。不一日，便將包三公子押解來京。剛到城內熱鬧叢中，見那壁廂一騎馬飛也似跑來，相離不遠，將馬收住，滾鞍下來，便在傍邊屈膝稟道：『小人包興奉相爺鈞諭，求衆押解老爺略留情面，容小人與公子微述一言，再不能久停。』押解的官員聽是包太師差人前來，誰也不好意思的，只得將馬勒住，道：『你就是包興麼？既是相爺有命，容你與公子見面就是了。但你主僕在那裏說話呢？』那包興道：『就在這邊飯舖罷。不過三言兩語而已。』這官員便吩咐將閒人逐開。此時看熱鬧的人山人海，誰不知包相爺的人情到了。又見這包三公子人品却也不俗，同定包興進舖。自有差役暗暗跟隨。不多會，便見出來。包

與又見了那位老爺，屈膝跪倒，道：「多承老爺厚情，容小人與公子一見。小人回去必對相爺細稟。」那官兒也只得說：「給相爺請安。」包興連聲答應，退下來，抓鬚上馬，如飛的去了。

這裏押解三公子的先到兵馬司掛號，然後便到大理寺聽候綸音。誰知此時龐吉已奏明聖上，就交大理寺，額外添派兵馬司都察院三堂會審。聖上准奏。

你道此賊又添此二處爲何？只因兵馬司是他女婿孫榮，都察院是他門生廖天成，全是老賊心腹。惟恐文彥博審的袒護，故此添派二處。他那裏知道文老大人忠正辦事，毫無徇私呢。

不多時，孫榮廖天成來到大理寺與文大人相見。皆係欽命，難分主客。仍是文大人居了正位，孫廖二人兩傍側坐。喊了堂威，便將包世榮帶上堂來。便問他如何進香，如何勒索州縣銀兩。包三公子因在飯舖聽了包興之言，說相爺已在各處託囑

明白，審訊之時不必推諉，只管實說，相爺自有救公子之法。因此三公子便道：『生員奉祖母之命太原進香，聞得蘇杭名山秀水極多，莫若趁此進香就便遊玩。只因路上盤川缺少，先前原是在州縣借用。誰知後來他們俱送程儀，並非有意勒索。』文大人道：『既無勒索。那趙顯謨如何休致？』包世榮道：『生員乃一介儒生，何敢妄干國政。他休致不休致，生員不得而知。想來是他才力不佳罷了。』孫榮便道：『你一路逢州遇縣，到底勒索了多少銀兩？』包世榮道：『隨來隨用，也記不清了。』

正問至此，只見進來一個虞候，却是龐太師寄了一封字兒，叫面交孫姑老爺的。孫榮接來看了，道：『這還了得！竟有如此之多。』文大人便問道：『孫大人，却是何事？』孫榮道：『就是此子在外勒索的數目。家岳已令人暗暗查來。』文大人道：『請借一觀。』孫榮便道：『請看。』遞將過去。文大人見上面有各州縣的銷耗數目，後面又見有龐吉囑託孫榮極力叅奏包公的話頭。看完了也不遞給孫

榮，便籠入袖內。望着來人說道：『此係公堂之上，你如何擅敢妄傳書信，是何道理？本當按照攪亂公堂辦理，念你是太師的虞候，權且饒恕。左右與我用棍打出去！』虞候唬了個心驚膽怕。左右一喊，連忙逐下堂去。文大人對孫榮道：『令岳做事太率意了。此乃法堂，竟敢遣人送書，於理說不去罷？』孫榮連連稱『是』。字柬兒也不敢往回要了。

廖天成見孫榮理曲，他却搭訕着問包世榮道：『方纔押解官回稟，包太師曾命人攔住馬頭要見你說話，可是有的？』包世榮道：『有的。無非告訴生員不必推諉，總要實說，求衆位大人庇佑之意。』廖天成道：『那人他叫甚麼名字？』包世榮道：『叫包興。』廖天成立刻吩咐差役，傳包興到案，暫將包世榮帶下去。

不多時，包興傳到。孫榮一肚子悶氣無處發揮，如今見了包興，却做起威來，道：『好狗才！你如何擅敢攔住欽犯，傳說信息？該當何罪？講！』包興道：『小

人只知伺候相爺，不離左右，何嘗攔住欽犯，又膽敢私傳信息？此事包興實實不知。』孫榮一聲斷喝，道：『好狗才！還敢強辯！拉下去，重打二十。』可憐包興無故遭此慘毒，二十板打得死而復甦。心中想道：『我跟了相爺多年，從來沒受過這等重責。相爺審過多少案件，也從來沒有這般的蠻打。今日活該，我包興遇見對頭了。』早已橫了心，再不招認此事。孫榮又問道：『包興，快快招上來。』包興道：『實實沒有此事，小人一概不知。』孫榮聽了，怒上加怒。吩咐：『左右，請大刑。』只見左右將三根本往堂上一擡。包興雖是懦弱身軀，他却是雄心豪氣，早已把死付於度外。何況這樣刑具，他是看慣了的了，全然不懼，反冷笑道：『大人不必動怒。大人既說小人攔住欽犯，私傳信息，似乎也該把我家公子帶上堂來，質對質對纔是。』孫榮道：『那有工夫與你閒講。左右與我夾起來。』

文大人在上實實看不過，聽不上，便叫左右，把包世榮帶上，當面對證。包世榮上堂，見了包興，看了半天，道：『生員見的那人，雖與他相仿，只是黑瘦些，

却不是這等白胖。』孫榮聽了自覺着有些不妥。

忽見差役稟道：『開封府差主簿公孫策賁有文書，當堂投遞。』文大人不知何事，便叫領進來。公孫策當下投了文書，在一傍站立。文大人當堂拆封，將來文一看，笑容滿面，對公孫策道：『他三個俱在此麼？』公孫策道：『是。現在在外面。』文大人道：『着他們進來。』公孫策轉身出去。文大人方將來文與孫廖二人看了，兩個賊登時就目瞪口呆，面目更色，竟不知如何是好。

不多時，只見公孫策領進了三個少年，俱是英俊非常，獨有第三個尤覺清秀。三個人向上打恭。文大人立起身來，道：『三位公子免禮。』大公子包世恩，二公子包世勳却不言語。獨有三公子包世榮道：『家叔多多上覆文老伯。叫晚生親至公堂，與假冒名的當堂質對。此事關係生員的名分，故敢冒昧直陳，望乞寬宥。』

不料大公子一眼看見當堂跪的那人，便問道：『你不是武吉祥麼？』誰知那人見了三位公子到來，已然嚇的魂不附體，如今又聽大爺一問，不覺的抖衣而戰，那

裏還答應的出來呢。文大人聽了，問道：『怎麼，你認得此人麼？』大公子道：『他是弟兄兩個，他叫武吉祥，他兄弟叫武平安。原是晚生家的僕從。只因他二人不守本分，因此將他二人攆出去了。不知他爲何又假冒我三弟之名前來？』文大人又看了看武吉祥，面貌果與三公子有些相仿，心中早已明白，便道：『三位公子請回衙署。』又向公孫策道：『主簿回去，多多上覆閣臺，就說我這裏卽刻具本覆奏，並將包興帶回。且聽綸音便了。』三位公子又向上一躬，退下堂來，公孫策扶着包興，一同回闕封去了。

且說包公自那日被龐吉叅了一本，始知三公子在外胡爲。回到衙中，又氣又恨又慚愧。氣的是大老爺養子不教；恨的是三公子年少無知，在外闖此大禍，恨不能自己把他拿住，依法處治；所愧者自己勵精圖治爲國忘家，不想後輩子姪不能恪守家範，以致生出事來，使我在大廷之上碰頭請罪，眞眞令人羞死。從此後，有何面

目在相位忝居呢？越想越犯惱。這些日連飲食俱各減了。

後來又聽得三公子解到，聖上派了三堂會審，便覺心上難安。偏偏又把包興傳去，不知爲着何事。正在踟躕不安之時，忽見差役帶進一人，包公雖然認得，一時想不起來。只見那人朝上跪倒，道：『小人包旺，與老爺叩頭。』包公聽了，方想起果是包旺。心中暗道，他必是爲三公子之事而來。暫且按住心頭之火，問道：『你來此何事？』包旺道：『小人奉了太老爺太夫人大老爺大夫人之命，帶領三位公子前來與相爺慶壽。』包公聽了，不覺詫異，道：『三位公子在那裏？』包旺道：『少刻就到。』包公便叫李才同定包旺在外立等。『三位公子到了，急刻領來。』二人領命去了。包公此時早已料到此事有些蹊蹺了。

少時，只見李才領定三位公子進來。包公一見，滿心歡喜。三位公子參見已畢。包公攙扶起來，請了父母的安好，候了兄嫂的起居。又見三人中，惟有三公子相貌清奇，更覺喜愛。便叫李才帶領三位公子進內，給夫人請安。包公既見了三位

公子，便料定那個是假冒名的了。立刻請公孫先生來，告訴了此事，急辦文書，帶領三位公子到大理寺當面質對。

此時展爺與三義士四勇士俱各聽見了。惟有趙虎暗暗更加歡喜。展南俠便帶領三義四勇來到書房，與相爺稱賀。包公此時把連日悶氣登時消盡，見了衆人進來，更覺歡喜暢快，便命大家坐了。就此將此事測度了一番。然後又問了問這幾日訪查的光景，俱各回言並無下落。還是盧方忠厚的心腸，立了個主意，道：『恩相爲此事甚是焦心，而且欽限又緊，莫若恩相再遇聖上追問之時，且先將盧方等三人奏知聖上；一來且安聖心，二來理當請罪。如能設討下限來，豈不又緩一步麼？』包公道：『盧義士說的也是。且看機會便了。』正說間，公孫策領帶三位公子回來，到了書房參見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四十七回

第四十八回

訪奸人假公子正法——貶佞黨真義士面君

且說公孫策與三位公子回來，將文大人之言一一稟明。大公子又將認得冒名的武吉祥也回了。惟有包興一癩一拐，見了包公，將孫榮蠻打的情節述了一遍。包公安慰了他一番，叫他且自歇息將養。衆人彼此見了三位公子，也就告別了。來至公廳，大家設席與包興壓驚。裏面却是相爺與三位公子接風揮塵，就在後面同定夫人三位公子，敘天倫之樂。

單言文大人具了奏摺，連龐吉的書信與開封府的文書，俱各隨摺奏聞。天子看了，又喜又惱。喜的是包卿子姪並無此事，可見他傳家有法，不愧詩書門第，將來總可以繼紹簪纓；惱的是龐吉屢與包卿作對，總是他的理虧。如今索性與孫榮等竟成羣黨，全無顧忌，這不是有意要陷害大臣麼？他真要如此，叫朕也難護庇了。使將文彥博原摺案卷人犯，俱交開封府問訊。

包公接到此旨，看了案卷，陞堂。略問了問趙慶，將武吉祥帶上堂來，一鞠卽服。又問他：『同事者有多少人？』武吉祥道：『小人有個兄弟名叫武平安，他原假充包旺，還有兩個伴當。不想風聲一露，他們就預先逃走了。』包公因有龐吉私書上面，有查來各處數目，不得不問，果然數目相符。又問他：『有個包興曾給你送信，却在何處？說的是何言語？』武吉祥便將在飯鋪內說的話一一回明。包公道：『若見了此人，你可認得麼？』武吉祥道：『若見了面，自然認得。』包公叫他畫招，暫且收監。包公問道：『今日當值的是誰？』只見下面上來二人，跪稟

道：『是小人江樊黃茂。』包公看了，又添派了馬步快頭耿春鄭平二人，吩咐道：『你四人前往龐府左右細細訪查。如有面貌與包興相彷彿的，只管拿來。』四個人領命去了。包公退堂來至書房，請了公孫先生來，商議具摺覆奏，並定罪名處分等事不表。

且言領了相諭的四人，暗暗來到龐府，分爲兩路細細訪查。及至兩下裏四個人走個對頭，俱各搖頭。四人會意，這是沒有的緣故。彼此納悶，可往那裏去尋呢？真真事有湊巧，只見那邊來了個醉漢，旁邊有一人用手相攙，恰恰的彷彿包興。四人喜不自勝，就迎了上來。只聽那醉漢道：『老二吓！你今兒請了我了，你算包興兄弟了；你要是不請我呀，你可就是包興的兒子了。』說罷，哈哈大笑。又聽那人道：『你滿嘴裏說的是甚麼？喝點酒兒混撲哧。這叫人聽見是甚麼意思。』說話之間，四人已來到跟前，將二人一同獲住，套上鐵鍊，拉着就走。這人唬得面目焦

黃，不知何事。那醉漢還胡言亂語的講交情過節兒，四個人也不理他。

及至來到開封府，着二人看守，二人回話。包公正在書房與公孫先生商議奏摺，見江樊耿春二人進來，便將如何拿的一一稟明。包公聽了，立刻陞堂，先將醉漢帶上來，問道：『你叫甚麼名字？』醉漢道：『小人叫龐明，在龐府帳房裏寫帳。』包公問道：『那一個他叫甚麼？』龐明道：『他叫龐光，也在龐府帳房裏。我們倆是同手兒夥計。』包公道：『他既叫龐光，爲何你又叫他包興呢？講！』龐明說：『這個……那個……他是甚麼件事情。他是那們……這們件事情呢。』包公吩咐：『掌嘴。』龐明忙道：『我說，我說。他原當過包興，得了十兩銀子。小人纔嘔着他，喝了他個酒兒。就是說兄弟咧，兒子咧，我們原本頑笑，並沒有打架拌嘴。不知爲甚麼就把我們拿來了？』

包公吩咐，將他帶下去，把龐光帶上堂來。包公看了，果然有些彷彿包興，把驚堂木一拍，道：『龐光，你把假冒包興情由，訴上來。』龐光道：『並無此事。

吓。龐明是喝醉了，滿口裏胡說。』包公叫提武吉祥上堂當面認來。武吉祥見了龐光道：『合小人在飯舖說話的，正是此人。』龐光聽了，心下慌張。包公吩咐：『拉下去，重打二十大板。』打的他叫苦連天，不能不說。便將龐吉與孫榮廖天成在書房如何定計。『恐包三公子不應，故此叫小人假扮包興，告訴三公子只管應承，自有相爺解救。別的小人一概不知。』包公叫他畫了供，同武吉祥一並寄監，俟叅奏下來再行釋放。龐明無事，叫他去了。

包公仍來至書房，將此事也叙入摺內。定了武吉祥御刑處死。『至於龐吉與孫榮廖天成私定陰謀，攔截欽犯，傳遞私信，皆屬挾私陷害。臣不敢妄擬罪名，仰乞聖聰明示，睿鑒施行。』此本一上，仁宗看畢，心中十分不悅，即明發上諭：『龐吉屢設奸謀，頻施毒計，挾制首相，讒害大臣，理宜貶爲庶民，以懲其罪；姑念其在朝有年，身爲國戚，着仍加恩賞太師銜，賞食全俸，不准入朝從政。儻再不知自勵，暗生事端，即當從重治罪。孫榮廖天成阿附龐吉結成黨類，實屬不知自愛，俱

着降三級調用。餘依議。欽此。」此旨一下，衆人無不稱快。包公奉旨，用狗頭劍將武吉祥正法。龐光釋放。趙慶亦着他回去，額外賞銀十兩。立刻行文到管城縣，趙慶仍然在役當差。

此事已結。包公便慶壽辰。聖上與太后俱有賞賚。至於衆官祝賀，凡送禮者俱是璧回。衆官亦多有不敢送者，因知相爺爲人忠梗無私。不必細述。

過了生辰，卽叫三位公子回去。惟有三公子包公甚是喜愛，叫他回去稟明了祖父祖母與他父母，仍來開封府在衙內讀書，自己與他改正詩文，就是科考亦甚就近。打發他等去後，辦下謝恩摺子，預備明日上朝呈遞。

次日入內，遞摺請安。聖上召見，便問訪查的那人如何。包公趁機奏道：「那人雖未拿獲，現有他同夥三人自行投到。臣已訊明，他等是陷空島盧家莊的五鼠。」聖上聽了，問道：「何以謂之五鼠？」包公奏道：「是他五個人的綽號：第

一盤梳鼠盧方，第二是徹地鼠韓彰。第三是穿山鼠徐慶，第四是混江鼠蔣平，第五是錦毛鼠白玉堂。』聖上聽了，喜動天顏，道：『聽他們這些綽號，想來就是他們本領了。』包公道：『正是。現今惟有韓彰白玉堂不知去向，其餘三人俱在臣衙內。』仁宗道：『既如此，卿明日將此三人帶進朝內。朕在壽山福海御審。』包公聽了，心下早已明白。這是天子要看看他們的本領，故意的以御審爲名。若果要御審，又何必單在壽山福海呢？——再者包公爲何說盤梳鼠混江鼠呢？包公爲此籌畫已久，恐說出「鑽天」「翻江」，有犯聖忌，故此改了。這也是憐才的一番苦心。

當日早朝已畢，回到開封，將事告訴了盧方等三人；並着展爺與公孫先生等明日俱隨入朝，爲照應他們三人。又囑咐了他三人多少言語，無非是敬謹小心而已。

到了次日，盧方等絕早的，就披上罪衣罪裙。包公見了，吩咐不必，俟聖旨召見時再穿不遲。盧方道：『罪民等今日朝見天顏，理宜奉公守法。若臨期再穿，未

免簡慢，不是敬君上之理。』包公點頭，道：『好。所論極是。若如此，本閣可以不必再囑咐了。』便上轎入朝。展爺等一羣英雄跟隨來至朝房，照應盧方等三人，不時的問問茶水等項。盧方到了此時，惟有低頭不語。蔣平也是暗自沉吟。獨有愣爺徐慶東瞧西望，問了這裏，又打聽那邊，連一點安頓氣兒也是沒有。忽見包興從那邊跑來，口內打哧，又點手兒。展爺已知是聖上過壽山福海那邊去了，連忙同定盧方等，隨着包興，往內裏而來。包興又悄悄囑咐盧方道：『盧員外不必害怕。聖上要問話時，總要據實陳奏。若問別的，自有相爺代奏。』盧方連連點頭。

剛來至壽山福海，只見宮殿樓閣金碧交輝，寶鼎香烟氤氳結彩，丹墀之上文武排班。忽聽鐘磬之音嘹亮，一對對提爐，引着聖上，升了寶殿。頃刻，肅然寂靜。却見包公牙笏上捧定一本，却是盧方等的名字，跪在丹墀。聖上宣至殿上，略問數語。出來了老伴伴陳林，來至丹墀之上，道：『旨意帶盧方徐慶蔣平。』此話剛完，早有御前侍衛將盧方等一邊一個架起胳膊，上了丹墀。任你英雄好漢，到了此

時沒有不動心的。慢說盧蔣二人，連渾愣兒的徐慶，他也覺得心中亂跳。兩邊的侍衛又將他等一按，悄悄說道：『跪下。』三人匍匐在地。侍衛往兩邊一閃。聖上見他等殼顫戰慄，不敢抬頭，叫盧方抬起頭來，盧方秉正向上。仁宗看了，點了點頭，暗道：『看他相貌出衆，武藝必定超羣。』因問道：『居住何方？結義幾人？作何生理？』盧方一一奏罷。聖上又問他因何投到開封府。盧方連忙叩首，奏道：『罪民因白玉堂年幼無知，惹下滔天大禍。全是罪民素日不能規箴，忠告善導，致令釀成此事。惟有仰懇天恩，將罪民重治其罪。』奏罷，叩頭碰地。

仁宗見他情甘替白玉堂認罪，真不愧結盟的義氣。聖心大悅。忽見那邊忠烈祠旗桿上黃旗，被風刮的忽喇喇亂響；又見兩旁的飄帶，有一根繞在桿上，一根却裹住滑車。聖上却借題發揮道：『盧方，你爲何叫作盤梳鼠？』盧方奏道：『只因罪民船上篷索斷落，罪民曾爬梳結索；因此叫爲盤梳鼠，實乃罪民末技。』聖上道：『你看那旗桿上飄帶纏繞不清，你可能殼上去解開麼？』盧方跪着：扭項一看，奏

道：『罪民可以勉力巴結。』聖上命陳林將盧方領下丹墀，脫去罪衣罪裙，來到旗桿之下。他便挽掖衣袖將身一縱，蹲在夾桿石上。只用手一扶旗桿，兩膝一拳，只聽「哧」「哧」「哧」「哧」，猶如猿猴一般，迅速之極，早已到了挂旗之處。先將繞在旗桿上的解開；只見他用腿盤旗桿，將身形一探，却把滑車上的也就脫落下來。此時聖上與羣臣看的明白，無不喝采。忽又見他伸開一腿，只用一腿盤住旗桿，將身體一平，雙手一伸，却在黃旗一旁，又添了一個順風旗。衆人看了，誰不替他耽驚。忽又用了個撥雲探月架式，將左手一甩，將那一條腿早離了杆。這一下把衆人唬了一跳。及至看時，他早用左手單挽旗桿，又使了個單展翅。下面自聖上以下，無不喝采連聲。猛見他把頭一低，滴溜溜順將下來，彷彿失手的一般。却把衆人唬着了，齊說：『不好！』再一看時，他却從夾桿石上跳將下來。衆人方纔放心。天子滿心歡喜，連聲讚道：『真不愧「盤桅」二字。』陳林仍帶盧方，上了丹墀，跪在傍邊。

看第二的名叫做地鼠韓彰，不知去向。聖上卽看第三的名叫穿山鼠徐慶，便問道：『徐慶……』徐慶抬起頭來，道：『有。』他連聲答應的極其脆亮。天子把他一看，見他黑漆漆的一張面皮，光閃閃兩個環睛，鹵莽非常，毫無畏懼。

不知仁宗看了，問出甚麼話來，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四十八回

第四十九回

金殿試藝三鼠封官——佛門遞呈雙鳥告狀

話說天子見那徐慶鹵莽非常，因問他如何穿山。徐慶道：『只因我……』蔣平在後面悄悄拉他，提撥道：『罪民，罪民，』徐慶聽了，方說道：『我罪民在陷空島連鑽十八孔，故此人人叫我罪民穿山鼠。』聖上道：『朕這萬壽山也有山窟，你可穿得過去麼？』徐慶道：『只要是通的，就鑽的過去。』聖上又派了陳林，將徐慶領至萬壽山下。徐慶脫去罪衣罪裙。陳林囑咐他道：『你只要穿山窟過去，應個景兒即便下來，不要耽延工夫。』徐慶只管答應。誰知他到了半山之間，見個山

窟，把身子一順，就不見了。足有兩盞茶時，不見出來。陳林着急道：『徐慶，你往那裏去了？』忽見徐慶在南山尖之上，應道：『唔！俺在這裏。』這一聲連聖上與羣臣俱各聽見了。盧方在一旁跪着，暗暗着急，恐聖上見怪。誰知徐慶應了一聲，又不見了。陳林更自着急。等了多回，方見他從山窟內穿出。陳林連忙點手，叫他下來。此時徐慶已不成模樣，渾身青苔，滿頭塵垢，陳林仍把他帶至丹墀，跪在一旁。聖上連連誇獎：『果真不愧「穿山」二字。』

又見單上第四名混江鼠蔣平。天子往下一看，見他身材渺小，再搭着匍匐在地，更顯葳蕤。及至叫他抬起頭來，却是面黃肌瘦，形如病夫。仁宗有些不悅，暗想道：『看他這光景，如何配稱混江鼠呢？』無奈何，問道：『你既叫混江鼠，想來是會水了？』蔣平道：『罪民在水中能開目視物，能水中整個月住宿，頗識水性；因此喚作混江鼠。這不過是罪民小巧之技。』仁宗聽說「頗識水性」四字，更不喜悅。立刻吩咐備船。叫陳林進內。『取朕的金蟾來。』少時，陳伴伴取到。天

子命包公細看。只見金漆木笏之中，內有一個三足蟾，寬有三寸按三才，長有五寸遵五行，兩個眼睛如琥珀一般，一張大口恰似胭脂，碧綠的身子，雪白的肚兒，更趁着兩個金眼圈兒，週身的金點兒，實實好看，真是希奇之物。包公看了，鑽道：『真乃奇寶！』天子命陳林帶着蔣平上一隻小船。却命太監提了木笏，聖上帶領首相及諸大臣，登在大船之上。

此時陳林看蔣平光景，惟恐他不能捉蟾，悄悄告訴他道：『此蟾乃聖上心愛之物。你若不能捉時，趁早言語。我與你奏明聖上，省得吃罪不起。』蔣平笑道：『公公但請放心，不要多慮。有水靠求借一件。』陳林道：『有，有。』立刻叫小太監拿幾件來。蔣平挑了身極小的，脫了罪衣罪裙，穿上水靠，剛剛合體。只聽聖上那邊大船上太監手提木笏，道：『蔣平，咱家這就放蟾了。』說罷，將木笏口兒向下，底兒向上，連蟾帶水俱各倒在海內。只見那蟾在水皮之上發楞。陳林這裏緊催蔣平：『下去，下去。快下去！』蔣平他却不動。不多時，那蟾靈性清醒，三足

一幌，就不見了。蔣平方向船頭，將身一顧，連個聲息也無，也不見了。

天子那邊看的真切，暗道：『看他入水勢，頗有能爲。只是金蟾惟恐遺失。』

天子那邊看的真切，暗道：『不好！朕看他懦弱身軀，如何禁眼睜睜往水中觀看，半天不見影響。天子暗說：『不好！朕看他懦弱身軀，如何禁的住在水中許久？別是他捉不住金蟾，畏罪自溺死了罷？這是怎麼說！朕爲一蟾要人一命，豈是爲君的道理。』正在着急，忽見水中咕嘟嘟翻起泡來。此泡一翻，連衆人俱各猜疑了。這必是沉了底兒了。仁宗好生難受。君臣只顧遠處觀望，未想到船頭以前，忽然水上起波，波紋往四下一開，發了一個極大的圈兒。從當中露出人來，却是面向下，背朝上，真是河漂子一般。聖上看了，不由的一怔。猛見他將腰一拱，仰起頭來，却是蔣平在水中跪着，兩手上下合攏。將手一張，只聽金蟾在掌中呱呱的亂叫。天子大喜，道：『豈但頗識水性，竟是水勢精通了。真是好混江鼠，不愧其稱！』忙吩咐太監將木笏另注新水。蔣平將金蟾放在裏面，跪在水皮上，恭恭敬敬向上叩了三個頭。聖上及衆人無不誇讚。見他仍然踏水奔至小船，脫

了衣靠。陳林更喜，仍把他帶往金鑾殿來。

此時聖上已回轉殿內，宣包公進殿，道：『朕看他等技藝超羣，豪俠尙義。國家總以鼓勵人材爲重。朕欲加封他等職銜，以後也令有本領的各懷向上之心。卿家以爲何如？』包公原有此心，恐聖上設疑，不敢啓奏。今一聞此旨，連忙跪倒，奏道：『聖上神明，天恩浩蕩。從此大開進賢之門，實國家之大幸也。』仁宗大悅，立刻傳旨，賞了盧方等三人，也是六品校尉之職，俱在開封供職。又傳旨，務必訪查白玉堂韓彰二人，不拘時日。包公帶領盧方等謝恩。天子駕轉回宮。

包公散朝，來到衙署。盧方等三人從新又叩謝了包公。包公甚喜。却又諠諠囑咐：『務要訪查二義士五義士，莫要辜負聖恩。』公孫策與展爺王馬張趙俱各與三人賀喜。獨有趙虎心中不樂，暗自思道：『我們辛苦了多年，方纔掙得個校尉。如今他三人不發一刀一槍，便也是校尉，竟自與我等爲伍。若論盧大哥他的人品軒昂，爲人忠厚，武藝超羣，原是真的。就是徐三哥直直爽爽，就合我趙虎的脾氣似

的，也還可以。獨有那姓蔣的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倒像鬼，瘦的那個樣兒，眼看着成了乾兒了，不是筋連着也就散了。他還說動話兒，鬧雁兒孤，尖酸刻薄，怎麼配與我老趙同堂辦事呢？」心中老大不樂。因此每每聚談飲酒之間，趙虎獨獨與蔣平不對。蔣爺毫不介意。

他等一壁裏訪查正事，一壁裏彼此聚會，又耽延了一個月的光景。這一天，包公下朝，忽見兩個烏鴉隨着轎呱呱亂叫，再不飛去。包公心中有些疑惑。又見有個和尚迎轎跪倒，雙手舉呈，口呼「冤枉」。包興接了呈子，隨轎進了衙門。包公立刻升堂，將訴呈看畢，把和尚帶上來，問了一堂。原來此僧名叫法明，爲替他師兄法聰辨冤。即刻命將和尚暫帶下去。忽聽烏鴉又來亂叫。及至退堂，來到書房。包興遞了一盞茶，剛然接過。那兩個烏鴉又在簷前呱呱亂叫。包公放下茶杯，出書房一看，仍是那兩個烏鴉。包公暗暗道：「這烏鴉必有事故。」吩咐李才，將江樊黃

茂二人喚進來。李才答應。不多時，二人跟了李才進來，到書房門首。包公就差他二人跟隨烏鴉前去，看有何動靜。江黃二人忙跪下稟道：『相爺叫小人跟隨烏鴉往那裏去？請卽示下。』包公一聲斷喝，道：『唎！好狗才！誰許你等多說。派你二人跟隨，你就跟隨。無論是何地方，但有形跡可疑的，卽便拿來見我。』說罷，轉身進了書房。

江黃二人彼此對瞧了瞧，不敢多言，只得站起，對烏鴉道：『往那裏去？走吓！』可煞作怪，那烏鴉便展翅飛起出衙去了。二人那敢怠慢，趕出了衙門，却見烏鴉在前。二人不管別的，低頭看看腳底下，却又仰面瞧瞧烏鴉，不分高低，沒有理會，已到城外曠野之地。二人吁吁帶喘。江樊道：『好差使眼兒！兩條腿跟着帶翅兒的跑。』黃茂道：『我可頑不開了。再要跑，我就要暴脫了。你瞧我這渾身汗都透了。』忽見那邊飛了一羣烏鴉來，連這兩個裹住。江樊道：『不好咧！完了咱們這兩個呀兒啣了。好漢打不過人多。』說着話，兩個便坐在地下，仰面觀瞧。

只見左旋右舞，飛騰上下，如何分得出來呢。江黃二人爲難。『這可怎麼樣呢？』猛聽得那邊樹上呱呱亂叫。江樊立起身來一看，道：『夥計，你在這裏呢。好吓！他兩個會頑吓，敢則躲在樹裏藏着呢。』黃茂道：『知道是不是呢？』江樊道：『啫們叫他一聲兒，老鴉吓！該走咧！』只見兩個烏鴉飛起，向着二人亂叫，又往南飛去了。江樊道：『真奇怪。』黃茂道：『別管他，啫們且跟他到那裏。』二人趕步向前，剛然來至寶善莊，烏鴉卻不見了。見有兩個穿青衣的，一個大漢，一個後生。江樊猛然省悟道：『夥計，二青吓。』黃茂道：『不錯，雙皂吓。』二人說完，尙在游疑。

只見那二人從小路上岔走。大漢在前；後生在後，趕不上大漢，一着急却跌倒了，把靴子脫落了一隻，却露出尖尖的金蓮來。那大漢看見，轉回身來將他扶起，又把靴子拾起叫他穿上。黃茂早趕過來，道：『你這漢子，要拐那婦人往那裏去？』一伸手就要拿人。那知大漢眼快，反把黃茂腕子攏住，往懷裏一領，黃茂難以扎

擰，便就順水推舟的爬下了。江樊過來嚷道：『故意的女扮男粧，必有事故。反將我們夥計摔倒。你這廝有多大膽？』說罷，纔要動手。只見那大漢將手一幌，一展眼間右脇裏就是一拳。江樊往後倒退了幾步，身不由己的，也就仰面朝天的躺下了。他二人却好，雖則一個爬着，一個躺着，却罵不絕口。又不敢起來，合他較量。

只聽那大漢對後生說：『你順着小路過去，有一樹林。過了樹林，就看見莊門了。你告訴莊丁們，叫他等前來綁人。』那假後生忙順着小路去了。不多時，果見來了幾個莊丁，短棍鐵尺，口稱：『主管，拿甚麼人？』大漢用手往地下一指，道：『將他二人網了，帶至莊中，見員外去。』莊丁聽了，一齊上前，網了就走。繞過樹林，果見一個廣梁大門。江黃二人正要探聽探聽。一直進了莊門，大漢將他二人帶至羣房，道：『我回員外去。』不多時，員外出來，見了公差。江樊只唬得驚疑不止。

不知爲了何事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

徹地鼠恩救二公差——白玉堂智偷三件寶

且說那員外迎面見了兩個公差。誰知他却認得江樊，連忙吩咐家丁快快鬆了綁，請到裏面去坐。

你道這員外却是何等樣人？他姓林單名一個春字，也是個不安本分的。當初同江樊他兩個人原是破落戶出身，只因林春發了一注外財，便與江樊分手。江樊却又上了開封府當皂隸，暗暗的熬上了差役頭目。林春久已聽得江樊在開封府當差，就要仍然結識於他。誰知江樊見了相爺秉正除奸，又見展爺等英雄豪俠，心中羨慕，

頗有向上之心。他竟改邪歸正。將夙日所爲之事一想，全然不是在規矩之中，以後總要做好事當好人纔是。不想今日被林春主管雷洪拿來，見了員外，却是林春。

林春連聲『恕罪』，即刻將江樊黃茂讓至待客廳上。獻茶已畢，林春欠身道：

『實實不知是二位上差，多有得罪。望乞看當初的分上，務求遮蓋一二。』江樊道：

『你我原是同過患難的，這有甚麼要緊。但請放心。』說罷，執手。別過頭來，就要起身。這本是個脫身之計。不想林春更是奸滑油透的，忙攔道：『江賢弟，且不

必忙。』便向小童一使眼色。小童連忙端出一個盤子，裏面放定四封銀子。林春笑

道：『些須薄禮，望乞笑納。』江樊道：『林兄，你這就錯了。似這點事兒有甚要

緊，難道用這銀子買囑小弟不成？斷難從命。』林春聽了，登時放下臉來，道：

『江樊，你好不知時務。我好意念昔日之情，賞臉給你銀兩，你竟敢推托。想來你

是仗着開封府藐視於我。——好！好！』回頭叫聲：『雷洪，將他二人吊起來，給

我着實拷打。立刻叫他寫下字樣，再回我知道。』

雷洪卽吩咐莊丁捆了二人，帶至東院三間屋內。江樊黃茂也不言語，被莊丁推至東院，甚是寬闊。却有三間屋子是兩明一暗。正中柁上有兩個大環。環內有鍊，鍊上有鈎。從背縛之處伸下鈎來，鈎住腰間絲縑，往上一拉，弔的脚剛沾地，前後並無倚靠。雷洪叫莊丁搬個坐位坐下。又吩咐莊丁用皮鞭先抽江樊。江樊到了此時，便把當初的潑皮施展出來，一罵不絕口。莊丁連抽數下。江樊談笑自若，道：『鬆小子！你們當家的慣會打算盤，一點葷腥兒也不給你們吃，盡與你們豆腐。吃的你們一點囊勁兒也沒有。你這是打人呢，還是與我去痒痒呢？』雷洪聞聽，接過鞭子來，一連抽了幾下。江樊道：『還是大小子好。他倒底兒給我抓抓痒痒，孝順孝順我呀。』雷洪也不理他，又抽了數下。又叫莊丁抽黃茂。黃茂也不言語，閉眼合睛，惟有咬牙認疼而已。江樊見黃茂挨死打，惟恐他一哼出來，就不是勁兒了。他却拿話往這邊領着，說：『你們不必抽他了。他的困大，抽着抽着，就睡着了。你們還是孝順我來罷。』雷洪聽了，不覺怒氣填胸，向莊丁手內接過皮鞭子來，又

打江樊。江樊却是嘻皮笑臉，鬧的雷洪無法，只得歇息歇息。

此時日已啣山，將有掌燈時候，只聽小童說道：『雷大叔，員外叫你老吃飯呢。』雷洪叫莊丁等皆吃飯去。自己出來，將門帶上，扣了了吊兒，同小童去了。

這屋內江黃二人，聽了聽外面寂靜無聲。黃茂悄悄說道：『江大哥，方纔要不是你

拿話兒領過去，我有點頑不開了。』江樊道：『你等着罷。回來他來了，這頓打那

纔殼駝的呢。』黃茂道：『這可怎麼好呢？』忽見從裏間屋內出來一人，却看不出

是甚麼模樣。（此處疑有誤）江樊問道：『你是甚麼人？』那人道：『小老兒姓豆。

只因同小女上汴梁投親去，就在前面寶善莊打尖。不想這員外由莊上回來，看見小

女就要搶掠。多虧了一位義士姓韓名彰，救了小老兒父女二人，又贈了五兩銀子。

不料不識路徑，竟自走入莊內，却就是這員外這裏。因此被他仍然搶回，將我拘禁

在此。尚不知我女兒性命如何？』說着，說着，就哭了。江黃二人聽了，說是韓

彰，滿心歡喜道：『嗒們儻能脫了此難，要是找着韓彰，這纔是一件美差呢。』

正說至此，忽聽了吊兒一響，將門閃開一縫，却進來了一人。火扇一幌，江黃二人見他穿着夜行衣靠，一色是青。忽聽豆老兒說：『這原來是恩公到了。』江黃聽了此言，知是韓彰，忙道：『二員外爺，你老快救我們纔好！』韓彰道：『不要忙。』從背後抽出刀來，將繩縛割斷，又把鐵鍊鈎子摘下。江黃二人已覺痛快。又放了豆老兒。那豆老兒因細他的工夫大了，又有了年紀，一時血脈不能周流。韓彰便將他等領出屋來，悄悄道：『你們在何處等等？我將林春拿住，交付你二人，好去請功。再找找豆老的女兒在何處。只是這院內並無藏身之所。你們在何處等呢？』忽見西牆下有個極大的馬槽，扣在那裏。韓彰道：『有了。你們就藏在馬槽之下，如何呢？』江樊道：『叫他二人藏在裏面罷。我是悶不慣的。我一人好找地方，另藏在別處罷。』說着，就將馬槽一頭掀起，黃茂與豆老兒跑進去，仍然扣好。

二義士却從後面上房，見各屋內燈光明亮。他却伏在簷前往下細聽。有一個婆子說道：『安人，你這一片好心，每日燒香念佛的，只保佑員外平安無事罷。』安人道：『但願如此。只是再也勸不過來的。今日又搶了一個女子來，還鎖在那邊屋裏呢。不知又是甚麼主意？』婆子道：『今日不顧那女子了。』韓爺暗喜，幸而女子尚未失身。又聽婆子道：『還有一宗事最惡呢。原來嚙們莊南有個錫匠叫甚麼季廣，他的女人倪氏合咱們員外不大清楚。只因錫匠病纔好了。嚙們員外就叫主管雷洪定下一計策，叫倪氏告訴他男人，說他病時曾許下在寶珠寺燒香。這寺中有個後院子，是一塊空地，並坵着一口棺材，牆却倒塌不整。嚙們雷洪就在那裏等他。……』安人問道：『等他作甚麼？』婆子道：『這就是他們定的計策。那倪氏燒完了香，就要上後院子小解。解下裙子來，搭在坵子上。及至小解完了，就不見了。因此他就回了家了。到了半夜裏，有人敲門，嚷道：「送裙子來了！」倪氏叫他男人出去，就被人割了頭去了。這倪氏就告到祥符縣說，廟內昨日失去裙子，夜

間夫主就被人殺了。縣官聽罷，就疑惑廟內和尚身上，即派人前去搜尋，却於廟內後院坵子旁邊，見有浮土一堆。刨開看時，就是那條裙子，包着季廣的腦袋呢。差人就把本廟的和尚法聰拿了去了，用酷刑審問。他如何能招呢？誰知法聰有個師弟名叫法明，募化回來，聽見此事，他却在開封府告了。嚙們員外聽見此信，恐怕開封府問事利害，萬一露出馬腳來，不大穩便；因此又叫雷洪拿了青衣小帽，叫倪氏改粧藏在嚙門家裏——就在東跨所，聽說今晚成親。你老人家想想，這是甚麼事？平白無故的生出這等毒計。』

韓爺聽畢，便繞至東跨所，輕輕落下。只聽屋內說道：『那開封府斷事如神。你若到了那裏，三言兩語包管露出馬腳來，那還了得！如今這個法子，誰想的到你這裏呢？這纔是萬年無憂呢。』婦人說道：『就只一宗，我今日來時遇見兩個公差，偏偏的又把靴子掉了，露出腳來，喜的好在拿住了。千萬別要把他們放走了。』林春道：『我已告訴雷洪，三更時把他們結果了就完了。』婦人道：『若如

此，事情纔得乾淨呢。』韓二爺聽至此，不由氣往上撞，暗道：『好惡賊！』却用手輕輕的掀起簾櫳，來至堂屋之內。見那邊放着軟簾，走至跟前。猛然將簾一掀，口中說道：『嚶，就是一刀。』却把刀一幌，滿屋明亮。林春這一唬不小，見來人身量高大，穿着一身青靠，手持明亮亮的刀，借燈光一照更覺難看。便跪倒哀告道：『大王爺饒命！若用銀兩，我去取去。』韓彰道：『俺自會取，何用你去。且先把你細了再說。』見他穿着短衣，一回頭看見絲縷放在那裏，就一伸手拿過來，將刀咬在口中，用手將他細了個結實，又見有一條絹子，叫林春張開口給他塞上。再看那婦人時，已經哆嚟在一堆，順手提將過來，却把拴帳鈎的縷子割下來，將婦人細了。又割下一副飄帶，將婦人的口也塞上。

正要回身出來找江樊等，忽聽一聲嚶；却是雷洪到東院持刀殺人去了，不見江黃豆老，連忙呼喚莊丁搜尋，却在馬槽下搜出黃茂豆老，獨獨不見了江樊，只得來稟員外。韓爺早迎至院中，劈面就是一刀。雷洪眼快，用手中刀盡力一磕，幾乎把

韓爺的刀磕飛。韓彰暗道：『好力量！』二人往來多時。韓爺技藝雖強，吃虧了力軟，雷洪的本領不濟，便宜力大，所謂「一力降十會」。韓爺看看不敵。猛見一塊石頭飛來正打在雷洪的脖項之上，不由的向前一栽。韓爺手快，反背就是一刀背，打在脊梁骨上。這兩下纔把小子鬧了個嘴吃屎。韓爺剛要上前，忽聽道：『二員外，不必動手。待我來。』却是江樊，上前將雷洪綁了。

原來江樊見雷洪呼喚莊丁搜查，他却隱在黑暗之處。後見拿了黃茂豆老，雷洪吩咐莊丁：『好生看守。待我回員外去。』雷洪前脚走，江樊却後邊暗暗跟隨。因無兵刃，走着，就便揀了一塊石頭子兒在手內拿着。可巧遇韓爺同雷洪交手。他却暗打一石，不想就在此石上成功。韓爺又搜出豆女，交付與林春之妻，吩咐候此案完結時，好叫豆老兒領去。復又放了黃茂豆老。江樊等又求韓爺護送，便把竊聽設計謀害季廣，法聰含冤之事，一一敘說明白。江樊又說：『求二員外親至開封府

去。」並言盧方等已然受職。韓爺聽了，却不言語。轉眼之間，就不見了。

江黃二人却無奈何，只得押解二人來到開封，把二義士解救以及拿獲林春倪氏雷洪，並韓彰說的謀害季廣，法聰冤枉之事，俱各稟明了。包公先差人到祥符縣提法聰到案。然後立刻陞堂，帶上林春倪氏雷洪等一千人犯，嚴加審訊。他三人皆知包公斷事如神，俱各一一招認。包公命他們俱畫招具結收禁，按例定罪。仍派江樊黃茂帶了豆老兒到寶善莊，將他女兒交代明白，投親去罷。

及至法聰提到，又把原告法明帶上堂來，問他等烏鴉之事，二人發怔。想了多時，方纔想起。原來這兩個烏鴉是寶善寺廟內槐樹上的，因被風雨吹落，兩個烏鴉將翎摔傷。多虧法聰好好裝在筐籠內將養，任其飛騰自去，不意竟有鳴冤之事。包公聽了點頭，將他二人釋放無事。

此案已結。包公來到書房，用畢晚飯。將有初鼓之際，江黃二人從寶善莊回

來，將帶領豆老兒將他女兒交代明白的話，回了一遍。包公念他二人勤勞辛苦，每人賞銀二十兩。二人叩謝，一齊立起。剛要轉身，又聽包公喚道：『轉來。』二人連忙止步，向上侍立。包公又細細詢問韓彰，二人從新細稟一番。方纔出來。

包公細想：『韓彰不肯來之事，是何緣故？並且告訴他盧方等聖上並不加罪，已皆受職。他聽了此言應當有向上之心，如何又隱密而不來呢？』猛然省悟道：『哦！是了，是了。他因白玉堂未來，他是決不肯先來的。』正在思索之際，忽聽院內拍的一聲，不知是何物落下。包興連忙出去，却拾進一個紙包兒來，上着寫「急速拆閱」四字。包公看了，以爲必是匿名帖子，或是其中別有隱情。拆開看時，裏面包定一個石子，有個字柬兒，上寫着：『我今特來借三寶，暫且攜歸陷空島。南俠若到盧家莊，管叫御貓跑不了。』包公看罷，便叫包興前去看視三寶，又令李才請展護衛來。

不多時，展爺來至書房，包公即將字柬與展爺看了。展爺忙問道：『相爺可曾

差人看三寶去了沒有？」包公道：「已差包興看視去了。」展爺不勝驚駭，道：「相爺中了他「拍門投石問路」之計了。」包公問道：「何以謂之「投石問路」呢？」展爺道：「這來人本不知三寶在於何處，故寫此字令人設疑。若不使人看視，他却無法可施；如今已差人看視，這是領了他去了。此三寶必失無疑了。」正說至此，忽聽那邊一片聲喧。展爺吃了一驚。

不知所嚶爲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

尋猛虎雙雄陷深坑——獲凶徒三賊歸平縣

且說包公正與展爺議論石子來由，忽聽一片聲喧，乃是西耳房走了水了。展爺連忙趕至那裏，早已聽見有人嚷道：『房上有人。』展爺借火光一看，果然房上站立一人，連忙用手一指，放出一枝袖箭，只聽撲哧一聲。展爺道：『不好！又中了計了。』一眼却瞧見包興在那裏張羅救火，急忙問道：『印官看視三寶如何？』包興道：『方纔看了，紋絲沒動。』展爺道：『你再看看去。』正說間，三義四勇俱各到了。

此時耳房之火已然撲滅，原是前面牕戶紙引着，無甚要緊。只見包興慌張跑來，說道：『三寶真是失去不見了！』展爺即飛身上房。盧方等聞聽亦皆上房。四個人四下搜尋，並無影響。下面却是王馬張趙，前後稽查也無下落。展爺與盧爺等仍從房上回來，却見方纔用箭射的，乃是一個皮人子，脚上用雞爪丁扣定瓦攏，原是吹臟了的。因用袖箭打透，冒了風，也就攤在房上了。楞爺徐慶看了，道：『這是老五的。』蔣爺捏了他一把。展爺却不言語。盧方聽了，好生難受，暗道：『五弟做事太陰毒了。你知我等現在開封府，你却盜去三寶，叫我等如何見相爺？如何對的起衆位朋友？』他那裏知道相爺處還有個知照帖兒呢。四人下得房來，一同來至書房。

此時包興已回稟包公，說三寶失去。包公叫他不用聲張。恰好見衆人進來參見包公，俱各認罪。包公道：『此事原是我派人瞧的不好了。況且三寶亦非急需之物，有甚稀罕。你等莫要聲張，俟明日慢慢訪查便了。』

衆英雄見相爺毫不介意，只得退出，來到公所之內。依盧方還要前去追趕。蔣平道：『知道五弟向何方而去？不是望風撲影麼？』展爺道：『五弟回了陷空島了。』盧方問道：『何以知之？』展爺道：『他回明了相爺，還要約小弟前去，故此知之。』便把方纔字柬上的言語念出。盧方聽了，好不難受，慚愧滿面。半晌，道：『五弟做事太任性了！這還了得！還是我等趕了他去爲是。』展爺知道盧方乃是忠厚熱腸，忙攔道：『大哥是斷斷去不得的。』盧方道：『却是爲何？』展爺道：『請問大哥趕上五弟，合五弟要三寶不要？』盧方道：『焉有不要之理。』展爺道：『却又來。合他要，他給了便罷；他若不給，難道真個翻臉拒捕，從此就義斷情絕了麼？我想此事，還是小弟去的是理。』蔣平道：『展兄，你去了恐有些不妥，五弟他不是好惹的。』展爺聽了不悅，道：『難道陷空島是龍潭虎穴不成？』蔣平道：『雖不是龍潭虎穴，只是五弟做事令人難測，陰毒得狠。他這一去必要設下埋伏。一來陷空島大哥路徑不熟，二來知道他設下什麼圈套。莫若小弟明日回稟

了相爺，先找我二哥。我二哥若來了，還是我等回至陷空島將他穩住，做爲內應，大哥再去，方是萬全之策。」展爺聽了纔待開言。只聽公孫策道：「四弟言之有理。展大哥莫要辜負四弟一番好意。」展爺見公孫先生如此說，只得將話咽住，不肯往下說了，惟有心中暗暗不平而已。

到了次日，蔣平見了相爺，回明要找韓彰去。並因趙虎每每有不合之意，要同張龍趙虎同去。包公聽說要找韓彰，甚合心意，因問向何方去找。蔣平回道：「就在平縣翠雲峯。因韓彰的母親墳墓在此峯下，年年韓彰必於此時拜掃，故此要到那裏尋找一番。」包公甚喜，就叫張趙二人同往。張龍却無可說。獨有趙虎一路上合蔣平鬧了好些閒話，蔣爺只是不理。張龍在中間勸阻。

這一日打尖吃飯，剛然坐下，趙虎就說：「咱們同桌兒吃飯，各自會錢，誰也不必擾誰。你道好麼？」蔣爺笑道：「很好。如此方無拘束。」因此各自要的各自

吃，我也不吃你的，你也不吃我的。幸虧張龍惟恐蔣平臉上不下來，反在其中周旋打和兒。趙虎還要說閒話，蔣爺只於笑笑而已。及至吃完，堂官算賬。趙虎務必必要分賬。張龍道：『且自算算，櫃上再分去。』到櫃上問時，櫃上說蔣老爺已然都給了。却是跟蔣老爺的伴當，進門時就把銀包交付櫃上，說明了如有人問，就說蔣老爺給了。天天如此，張龍好覺過意不去。蔣平一路上聽閒話，受作踐，不一而足。

好容易到了翠雲峯，半山之上有個靈佑寺。蔣平却認得廟內和尚，因問道：『韓爺來了沒有？』和尚答道：『却未到此掃墓。』蔣平聽了滿心歡喜，以爲必遇韓彰無疑。就與張趙二人商議，在此廟內居住等候。趙虎前後看了一回，見雲堂寬闊豁亮，就叫伴當將行李安放在雲堂，同張龍住了。蔣平就在和尚屋內同居。偏偏的廟內和尚俱各吃素。趙虎他却耐不得，向廟內借了碗盞傢伙，自己起竈，叫伴當打酒買肉，合心配口而食。

伴當這日提了竹筐，拿了銀兩，下山去了。不多時，却又轉來。趙虎見他空手

回來，不覺發怒，道：『你這斷向何方去了多時，酒肉尙未買來？』輪掌就要打。伴當連忙往後一退，道：『小人有事回爺。』張龍道：『賢弟且容他說。』趙虎掣回拳來，道：『快講！說不是，我再打。』伴當道：『小人方纔下山，走到松林之內，見一人在那裏上吊。見了是救吓，是不救呢？』趙虎說：『那还用問嗎？快些救去，救去！』伴當道：『小人已救下來，將他帶了來了。』趙虎笑道：『好小子！這纔是。快買酒肉去罷。』伴當道：『小人還有話回呢。』趙虎道：『好嘮叨！還說甚麼！』張龍道：『賢弟且叫他說明，再買不遲。』趙虎道：『快！快快的！』伴當道：『小人問他爲何上吊，他就哭了。他說他叫包旺。』趙虎聽了，連忙站起身來，急問道：『叫甚麼？』伴當道：『叫包旺。』趙虎道：『包旺怎麼樣？講！講！講！』伴當說：『他奉了太老爺太夫人大老爺大夫人之命，特送三公子上開封府衙內攻書。昨晚就在山下前面客店之中住下。因月色頗好，出來玩賞，行至松林，猛然出來了一隻猛虎，就把他相公背了走了。』趙虎聽至此，不由怪叫吆喝，

道：『這還了得！這便怎麼處？』張龍道：『賢弟不必着急，其中似有可疑。既是猛虎，爲何不用口刁呢，却背了他去了？這個光景必然有詐。』叫伴當將包旺忙讓進來。

不多時，伴當領進，趙虎一看果是包旺。彼此見了讓坐，道受驚。包旺因前次在開封府見過張趙二人，略爲謙讓，即便坐了。張趙又細細盤問了一番，果是虎背了去了。此時包旺便說：『自開封回家，一路平安。因相爺喜愛三公子，稟明太老爺太夫人大老爺大夫人，就命我護送赴署。不想昨晚住在山下店裏，公子要踏月走至松林，出來一隻猛虎把公子背了去。我今日尋找一天，並無下落，因此要尋自盡。』說罷，痛哭。張趙二人聽畢，果是虎會背人，事有可疑。他二人便商議晚間在松林搜尋。儼然拿獲，就可以問出公子的下落來了。

此時伴當已將酒肉買來，收拾妥當。叫包旺且免愁煩，他三人一處吃畢飯。趙虎喝的醉醺醺的就要走。張龍道：『你我也須裝束恰便，各帶兵刃。儼然真有猛

虎，也可除此一方之害。咱們這個樣兒如何與虎鬪呢？」說罷，脫去外面衣服，將搭包勒緊。趙虎也就紮縛停當。各持了利刃。叫包旺同伴當在此等候。他二人下了山峯，來到松林之下，趁着月色，趙虎大呼小叫道：「虎在那裏？虎在那裏？」左一刀，右一幌，混砍亂幌。忽見那邊樹上跳下二人，咕嚕嚕的就往西飛跑。

原來有二人在樹上隱藏，遠遠見張趙二人奔入林中，手持利刃，口中亂嚷：「虎在那裏？」又見明亮亮的鋼刀，在月光之下一閃一閃，光芒冷促。這兩個人害怕，暗中計較道：「莫若如此，如此，這般，這般。」因此跳下樹來，往西飛跑。

張趙二人見了，緊緊追來。却見前面有破屋二間，牆垣倒塌，二人奔入屋內去了。

張趙亦隨後追來。愣爺不管好歹，也就進了屋內，又無門窗戶壁，四角俱空，那裏有個人影。趙虎道：「怪呀！明明進了屋子，爲何不見了呢？莫不是見了鬼咧？或者者甚麼妖怪？豈有此理！」東瞧西望，一步湊巧，忽聽嘩啞一聲。蹲下身一摸，却是一個大鐵環釘在木板上邊。張龍亦進屋內，覺得脚下咕咚咕咚的響，就有些疑

惑。忽聽趙虎說：『有了，他藏在這下邊呢。』張龍說：『賢弟如何知道？』趙虎說：『我揪住鐵環了。』張龍道：『賢弟千萬莫揭此板。你就在此看守。我回到廟內將伴當等喚來，多拿火亮，豈不拿個穩當的。』趙虎却耐煩不得，道：『兩個毛賊有甚要緊。且自看看再做道理。』說罷，一提鐵環，將板掀起，裏面黑洞洞任什麼看不見。用刀往下一試探，却是土基臺塔。『哼！裏面必有蹊蹺，待俺下去。』張龍道：『賢弟且慢！……』此話未完，趙虎已然下去。張龍惟恐有失，也就跟將下去。誰知下面臺塔狹窄，而且趙爺勢猛，兩脚收不住，咕碌碌竟自滾下去了。口內連說：『不好！不好！』裏面的二人早已備下繩索，見趙虎滾下來，那肯容情，兩人服侍一個人，登時網了個結實。張爺在上面聽見趙虎連說：『不好，不好，』不知何故，一時不得主意，心內一慌，脚下一跳，也就溜下去了。裏面二人早已等候，又把張爺網縛起來。

這且不言。再說包旺在廟內，自從張趙二人去後，他方細細問明伴當，原來還有蔣平，他三人是奉相爺之命前來訪查韓二爺的。因問：『蔣爺現在那裏？』伴當便說：『趙爺與蔣爺不睦，一路上把蔣爺欺負苦咧。到此還不肯同住。幸虧蔣爺有涵容，全不計較；故此自己在和尚屋內住了。』包旺聽了，心下明白。直等到天有三更，未見張趙回來，不由滿腹狐疑，對伴當說：『你看已交半夜，張趙二位還不回來。其中恐有差池。莫若你等隨我同見蔣爺去。』伴當也因夜深不得主意，即領了包旺來見蔣爺。

此時蔣平已然歇息。忽聽說包旺來到，又聽張趙二人捉虎未回，連忙起來，細問一番，方知他二人初鼓已去。自思：『他二人此來，原是我在相爺跟前攛掇。如今他二人若有失閃，我却如何覆命呢？』忙忙束縛伶便，背後插了三稜鵝眉刺，吩咐伴當等好生看守行李，千萬不准去尋我等。別了包旺，來至廟外，一縱身先步上高峯峻嶺，見月光皎潔，山色晶瑩，萬籟無聲，四圍靜寂。

蔣爺側耳留神，隱隱聞得西北上犬聲亂吠，必有村莊。連忙下了山峰，按定方向奔去，果是小小村莊。自己躡足潛踪，遮遮掩掩，留神細看。見一家門首站立二人，他却隱在一顆大樹之後。忽見門開處，裏面走出一人，道：『二位賢弟，夤夜至此何幹？』只聽那二人道：『小弟等在地窖子裏拿了二人。問他却是開封府的校尉。我等聽了不得主意，是放好，還是不放好呢？故此特來請示大哥。』又聽那人說：『哎呀！竟有這等事！那是斷斷放不得的。莫若你二人回去，將他等結果，急速回來。咱三人遠走高飛，趁早兒離開此地，要緊。』二人道：『既如此，大哥就歸着行李，我們先辦了那宗事去。』說罷，回身竟奔東南。蔣澤長却暗暗跟隨。二人慌慌張張的，竟奔破房而來。

此時蔣爺從背後拔出鋼刺，見前面的已進破牆，他却緊趕一步，照着後頭走的這一個人的肩窩就是一刺，往懷裏一帶。那人站不穩跌倒在地，一時扎掙不起。蔣爺却又攔入牆內，只聽前面的問道：『外面甚麼咕咚一響？』話未說完，好蔣平！

鋼刺已到，躲不及，右脇上已然着重。「噯呀」一聲，翻筋斗栽倒。四爺趕上一步，就勢按倒，解他腰帶，三環五扣的網了一回。又到牆外，見那一人方纔起來，就要跑。真好澤長！趕上前，窩裏炮踢倒，也就細縛好了，將他一提提到破屋之內。

事有湊巧，脚却掃着鐵環。又聽得空洞之中似有板蓋，卽用手提環，掀起木板，先將這個往下一扔。側耳一聽，只聽咕嚕咕嚕的落在裏面，摔的哎呀一聲。蔣爺又聽，無甚動靜，方用鋼刺試步而下。到了裏面一看，却有一間屋子大小，是一個甕洞窖兒。那壁廂點着個燈挂子。再一看時，見張趙二人網在那裏。張龍羞見，却一言不發。趙虎却嚷道：「蔣四哥，你來的正好！快快救我二人吓！」蔣平却不理他，把那人一提，用鋼刺一指，問道：「你叫何名？共有幾人？快說！」那人道：「小人叫劉豸，上面那個叫劉獬。方纔鄧家窪那一個叫武平安：原是我們三個。」蔣爺又問道：「昨晚你等假扮猛虎背去的人呢？放在那裏？」劉豸道：「那是武平安背去的，小人們不知。就知昨天晚上他親姐姐死了，我們幫着抬埋的。」蔣平問明此

事，只聽那邊趙虎嚷道：『蔣四哥，小弟從此知道你是個好的了。我們兩個人沒有
拿住一個，你一個人拿住二名。四哥敢則真本事，我老趙佩服你了。』蔣平就過
來，將他二人放起。張趙二人謝了。蔣平道：『莫謝，莫謝。還得上鄧家窪呢。二
位老弟隨我來。』三人出了地窖，又將劉獬提起，也扔在地窖之內。將板蓋又壓上
一塊石頭。

蔣平在前，張趙在後，來至鄧家窪。蔣平指與門戶。悄悄說：『我先進去，然
後二位老弟叩門。兩下一擠，沒他的跑兒。』說着，一縱身體，一股黑煙，進了
牆頭，連個聲息也無。趙虎暗暗誇獎。張龍此時在外叩門，只聽裏面應道：『來
了。』門未開時，就問：『二位可將那二人結果了？』及至開門時，趙虎道：『結
果了！』披胸就是一把，揪了個結實。武平安剛要扎掙，只覺背後一人揪住頭髮，
他那裏還能支持，立時縛住。三人又搜尋一遍，連個人也無，惟有小小包裹放在那
裏。趙虎說：『別管他，且拿他娘的。』蔣爺道：『問他三公子現在何處。』武平

安說：『已逃走了。』趙虎就要拿拳來打。蔣爺攔住，道：『賢弟，此處也不是審他的地方，先押着他走。』三人押定武平安到了破屋，又將劉豸劉獬從地窖裏提出，往回裏便走，來至松林之內，天已微明。却見跟張趙的伴當尋下山來，便叫他們好好押解。一同來至廟中，約了包旺，竟赴平縣而來。

誰知縣尹已坐早堂，爲宋鄉宦失盜之案。因有主管宋升，聲言窩主是學究方善先生，因有金鐲爲證，正在那裏審問方善一案，忽見門上進來，稟道：『今有開封府包相爺差人到了。』縣尹不知何事，一面吩咐：『快請，』一面先將方善收監。

這裏纔吩咐，已見四人到了前面。縣官剛然站起，只聽有一矮胖之人，說道：『好縣官吓！你爲一方之主，竟敢縱虎傷人，並且傷的是包相爺的姪男。我看你這紗帽，是要帶不牢的了。』縣官聽了發怔，却不明白此話，只得道：『衆位旣奉相爺鈞諭前來，有話請坐下慢慢的講。』吩咐：『看坐，』坐了。包旺先將奉命送公

子赴開封，路上如何住宿，因步月如何遇虎，將公子背去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蔣爺又將拿獲武平安劉豸劉獬的話，說了一遍；並言俱已解到。

縣官聽得已將凶犯拿獲，暗暗歡喜，立刻吩咐：『帶上堂來。』先問武平安將三公子藏於何處。武平安道：『只因那晚無心中背了一個人來回到鄧家窪，小人的姐姐家中。此人却是包相爺的三公子包世榮。小人與他有殺兄之仇；因包相審問假公子一案，將小人胞兄武吉祥用狗頭鋤斃死。小人意欲將三公子與胞兄祭靈。』趙虎聽至此，站起來舉手就要打，虧了蔣爺攔住。又聽武平安道：『不想小人出去打酒買紙鏢的工夫，小人姐姐就把三公子放他逃走了。』趙爺聽至此，又哈哈的大笑，說：『放得好！放得好！底下怎麼樣呢？』武平安道：『我姐姐叫我外甥鄧九如找我，說三公子逃走了。小人一聞此言，急急回家。誰知我姐姐竟自上了吊死咧。小人無奈，煩人將我姐姐掩埋了。偏偏的我外甥鄧九如，他也就死了。』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五十二回

第五十二回

感恩情許婚方老丈——投書信多虧甯婆娘

且說蔣平等來至平縣。縣官立刻審問武平安。武平安說他姐姐因私放了三公子後，竟自自縊身死。衆人聽了已覺可惜。忽又聽說他外甥鄧九如也死了，更覺詫異。縣官問道：『鄧九如多大了？』武平安說：『今年纔交七歲。』縣官說：『他小年紀，如何也死了呢？』武平安道：『只因埋了他母親之後，他苦苦的合小人要他媽。小人一時性起，就將他踢了一頓腳，他就死在山窪子裏咧。』趙虎聽至此，登時怒氣填胸，站將起來，就把武平安儘力踢了幾腳，踢的他滿地打滾。還是蔣張

二人勸住。又問了問劉豸劉獬，也就招認因貧起見，就幫着武平安每夜行劫度日，俱供是實，一齊寄監。縣官又向蔣平等商議了一番，惟有趕急訪查三公子下落要緊。

你道這三公子逃脫何方去了？他却奔至一家，正是學究方善，乃是一個飽學的寒儒。家中並無多少房屋，只是上房三間，却是方先生同女兒玉芝小姐居住，外有廂房三間做書房。那包世榮投到他家，就在這屋內居住。只因他年幼書生，自小嬌生慣養，那裏受的這樣辛苦又如此驚唬，一時之間就染起病來。多虧了方先生精心調理，方覺好些。

一日，方善上街給公子打藥，在路上拾了一隻金鐲，看了看拿至銀鋪內去瞧成色；恰被宋升看見，訛成窩家，扭至縣內，已成訟案。即有人送了信來。玉芝小姐一聽他爹爹遭了官司，那裏還有主意咧，便哭哭啼啼。家中又無別人。

幸喜有個老街坊是個婆子姓甯，爲人正直爽快，愛說愛笑，人人皆稱他爲甯媽媽。這媽媽聽見此事有些不平，連忙來到方家，見玉芝已哭成淚人相似。甯媽媽好生不忍。玉芝一見如親人一般，就央求他到監中看視。那媽媽滿口應承，卽到了平縣。誰知那些衙役快頭俱與他熟識，衆人一見彼此頑頑笑笑，嗷嗷嘔嘔，便領他到監中看視。

見了方先生，又向衆人說些浮情照應的話，並問官府審的如何。方先生說：『自從到時，剛要過堂，不想爲什麼包相爺的姪兒一事，故此未審。此時縣官竟爲此事爲難，無暇及此。』方善又問了問女兒玉芝，就從袖中取出一封字柬遞與甯媽媽道：『我有一事相求。只因我家外廂房中住着個榮相公，名喚世寶，我見他相貌非凡，品行出衆，而且又是讀書之人，堪與我女兒配偶，求媽媽玉成其事。』甯婆道：『先生現遇此事，何必忙在此一時呢？』方善道：『媽媽不知。我家中並無多餘的房屋，而且又無僕婦丫鬢，使怨女曠夫未免有瓜田李下之嫌疑。莫若把此事說

定了，他與我有翁婿之誼，玉芝與他有夫妻之分，他也可以照料我家中，別人也就無的說了。我的主意已定。只求媽媽將此封字柬與相公看了；儻若不允，就將我一番苦心向他說明，他再無不應之理。全仗媽媽玉成。」甯媽媽道：「先生只管放心。諒我這張口說了，此事必應。」方善又囑託家中照料，甯婆一一應允。急忙回來，先見了玉芝，先告訴他先生在監之事，又悄悄告訴他許婚之意，現有書信在此，說：「這榮相公人品學問俱是好的，也活該是千里婚姻一線穿。」那玉芝小姐見有父命，也就不言語了。

婆婆問道：「這榮相公在書房裏麼？」玉芝無奈答道：「現在書房；因染病纔好，尙未全愈。」媽媽說：「待我看看去。」來到廂房門口，故意高聲問道：「榮相公在屋裏麼？」只聽裏面應道：「小生在此。不知外面何人？請進屋內來坐。」媽媽來至屋內一看，見相公伏枕而臥，雖是病容，果然清秀，便道：「老身姓甯，乃是方先生的近隣。因玉芝小姐求老身往監中探望他父親，方先生却託我帶了一個

字柬給相公看看。』說罷，從袖中取出遞過。三公子拆開看畢，說道：『這如何使得。我受方恩公莫大之恩，尙未答報。如何趕他遇事，却又定他的女兒。這事難以從命。況且又無父母之命，如何敢做。』甯婆道：『相公這話就說差了。此事原非相公本心，却是出於方先生之意。再者，他因家下無人，男女不便，有瓜李之嫌，是以託老身多多致意。相公既說受他莫大之恩，何妨應允了此事，再商量着救方先生呢？』三公子一想，難得方老先生這番好心，而且又名分攸關，倒是應了的是。

甯婆見三公子沉吟，知他有些允意，又道：『相公不必游疑。這玉芝小姐量相公也未見過，真是生的端莊美貌賽畫似的，而且賢德過人，又兼詩詞歌賦無不通曉，皆是跟他父親學的，至於女工針黹更是精巧非常。相公若是允了，真是天配良緣哪。』三公子道：『多承媽媽分心，小生應下就是了。』甯婆道：『相公既然應允，大小有點聘定，老身明日也好回覆先生去。』三公子道：『聘禮儘有，只是遇難奔逃，不曾帶在身邊。這便怎麼處？』甯婆婆道：『相公不必爲難。只要相公拿

定主意，不可食言就是了。』三公子道：『丈夫一言既出，如白染皂，何況受方夫子莫大之恩呢。』甯婆道：『相公實在說的不錯。俗語說的好，「知恩不報恩，枉爲世上人。」再者女婿有半子之勞，想個什麼法子救救方先生纔好呢？』三公子說：『若要救方夫子，極其容易。只是小生病體甫愈，不能到縣。若要寄一封書信，又怕無人敢遞去，事在兩難。』甯媽媽說：『相公若肯寄信，待老身與你送去如何？——就是怕你的信不中用。』三公子說：『媽媽只管放心。你要敢送這書信，到了縣內叫他開中門，要見縣官，面爲投遞。他若不開中門，縣官不見，千萬不可將此書信落於別人之手。媽媽，你可敢去麼？』甯媽媽說：『這有甚麼呢。只要相公的書信靈應，我可怕怎的？待我取筆硯來，相公就寫起來。』說着話，便向那邊桌上拿了筆硯，又在那書夾子裏取了個封套箋紙，遞與三公子。

三公子拈筆在手，只覺得手顫，再也寫不下去。甯媽媽說：『相公素日喝冷酒嗎？』三公子說：『媽媽有所不知。我病了二天，水米不曾進，心內空虛，如何提

的起筆來。必須要進些飲食方可寫；不然，我實實寫不來的。』甯婆婆道：『既如此，我做一碗湯來，喝了再寫如何。』公子道：『多謝媽媽。』甯婆離了書房，來至玉芝小姐屋內，將話一一說了。只是公子手顫不能寫字，須進些羹湯，喝了好寫。玉芝聽了此話，暗道：『要開中門見官府親手接信，此人必有來歷。』忙與甯媽商議，又無葷腥，只得做碗素麪湯，滴上點香油兒。甯媽端至書房，向公子道：『湯來了。』公子扎掙起來，已覺香味撲鼻，連忙喝了兩口，說：『很好！』及至將湯喝完，兩鬢額角已見汗，登時神清氣爽，略略歇息，提筆一揮而就。甯媽媽見三公子寫信不加思索，迅速之極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『相公寫完了，念與我聽。』三公子說：『是念不得的。恐被人竊聽了去，走漏風聲，那還了得。』

甯媽媽是個精明老練之人，不戴頭巾的男子，惟恐書中有了舛錯，自己到了縣內是要吃眼前虧的。他便搭訕着，袖了書信，悄悄的拿到玉芝屋內，叫小姐看了，不由暗暗歡喜，深服爹爹眼力不差。便把不是榮相公，却是包公子，他將名字顛

倒，瞞人耳目，以防被人陷害的話說了。『如今他這書上寫着，奉相爺諭進京，不想行至松林，遭遇凶事，險些被害的等情。媽媽只管前去投遞，是不妨事的。這書上還要縣官的轎子接他呢。』婆子聽了，樂的兩手拍不到一塊，急急來至書房，先見了三公子，請罪道：『婆子實在不知是貴公子，多有簡慢，望乞公子爺恕罪！』三公子說：『媽媽悄言，千萬不要聲張！』甯婆道：『公子爺放心。這院子內一個外人沒有，再也沒人聽見。求公子將書信封妥，待婆子好去投遞。』三公子這裏封信，甯媽媽他便出去了。

不多時，只見他打扮的齊整，雖無綾羅緞疋，却也乾淨樸素。三公子將書信遞與他。他彷彿奉聖旨的一般，打開衫子，揣在貼身胸前挂腰子裏。臨行又向公子福了一福，方纔出門，竟奔平縣而來。

剛進衙門，只見從班房裏出來了一人，見甯婆道：『喲！老甯，你這個樣怎麼

來了？別是又要找個主兒罷？」甯婆道：「你不要胡說。我問你，今兒個誰的班？」
那人道：「今個是魏頭兒。」一壁說着，叫道：「魏頭兒，有人找你。這個可是熟
人。」早見魏頭出來。甯婆道：「原來是老舅該班呢嗎。辛苦咧！沒有甚麼說的，
好兄弟，姐姐勞動勞動你。」魏頭兒說：「又是什麼事？昨日進監探老方，許了我
們一個酒兒，還沒給我喝呢。今日又怎麼來了？」甯婆道：「口子大小總要縫，事
情也要辦。姐姐今兒來，特爲此一封書信，可是要覲面見你們官府的。」魏頭兒聽
了道：「哎喲！你越鬧越大咧。衙門裏遞書信，或者使得；我們官府，也是你輕易
見得的？你別給我鬧亂兒了。這可比不得昨日是私情兒。」甯婆道：「傻兄弟，姐
姐是做甚麼的。當見的我纔見呢，橫豎不能叫你受熱。」魏頭兒道：「你只管這們
說，我總有點不放心。儻或鬧出亂子，那可不是頑的。」旁邊有一人說：「老魏
吓，你忒膽小咧。他既這們說，想來有拿手，是當見的。你只管回去。老甯不是外
人，回來可得喝你個酒兒。」甯婆道：「有咧，姐姐請你二人。」

說話間，魏頭兒已回稟了出來道：『走罷！官府叫你呢。』甯婆道：『老舅，你還得辛辛苦苦。這封信本人交與我時，叫我告訴衙內，不開中門不許投遞。』魏老兒聽了，將頭一搖，手一擺，說：『你這可胡鬧！爲你這封信要開中門，你這不是攪麼？』甯媽說：『你既不開，我就回去。』說罷，轉身就走。魏頭兒忙攔住道：『你別走吓！如今已回明了，你若走了，官府豈不怪我？這是什麼差事呢？你真這麼着，我了不了吓！』甯婆見他着急，不由笑道：『好兄弟，你不要着急。你只管回去。你就說我說的，此事要緊，不是尋常書信，必須開中門方肯投遞。管保官府見了此書，不但不怪——巧咧，咱們姐們還有點彩頭兒呢。』孫書吏在旁聽甯婆之話有因，又知道他素日爲人再不幹荒唐事，就明白書信必有來歷，是不能不依着他，便道：『魏頭兒，再與他回稟一聲，就說他是這們說的。』魏頭兒無奈，復又進去，到了當堂。

此時蔣張趙三位爺連包旺四個人，正與縣官要主意呢。忽聽差役回稟，有一婆

子投書。依縣官是免見。還是蔣爺機變，就怕是三公子的密信，便在旁說：『容他相見何妨。』去了半晌，差役回稟，又說：『那婆子要叫開中門方投此信，他說事有要緊。』縣官聞聽此言，不覺沉吟，料在必有關係，吩咐道：『就與他開中門，看他是何等書信。』差役應聲開放中門，出來對甯婆道：『全是你纏不清。差一點我沒吃上，快走罷！』甯婆不慌不忙，邁開尺半的花鞋，咯噔咯噔，進了中門，直上大堂，手中高舉書信，來至堂前。縣官見婆子毫無懼色，手擎書信，縣官吩咐差役將書接上來。差人剛要上前，只聽婆子道：『此書須太爺親接，有機密事在內。來人吩咐的明白。』縣官聞聽事有來歷，也不問是誰，就站起來，出了公座，將書接過。婆子退在一旁。拆閱已畢，又是驚駭，又是歡悅。

蔣平已然偷看明白，便向前道：『貴縣理宜派轎前往。』縣官道：『那是理當如此。……』此時包旺已知有了公子的下落，就要跟隨前往。趙虎也要跟，蔣爺攔住道：『你我奉相命，各有專司，比不得包旺，他是當去的。咱們還是在此等候便

了。』趙虎道：『四哥說的有理，咱們就在此等罷。』差役魏頭兒聽得明白，方纔放心。

只見甯婆道：『婆子回稟老爺。既叫婆子引路，他們轎夫腿快，如何跟的上？與其空轎抬着；莫若婆子坐上，又引了路，又不悞事，又叫包公子看着，知是太爺敬公子之意。』縣官見他是個正直穩實的老婆兒，即吩咐：『既如此，你即押轎前往。』

未識後文如何，下回分曉。

第五十三回

蔣義士二上翠雲峯

展南俠初到陷空島

且說縣尹吩咐甯婆坐轎去接。那轎夫頭兒悄悄說：『老甯吓，你太受用了。你坐過這個轎嗎？』婆子說：『你夾着你那個嘴罷。就是這個轎子，告訴你說罷，姐姐連這回坐了三次了。』轎夫頭兒聽了也笑了，吩咐摘桿。甯婆邁進轎杆，身子往後一退，腰兒一哈，頭兒一低，便坐上了。衆轎夫俱各笑道：『瞧不起他，真有門兒。』甯婆道：『唔！你打量媽媽是個怯條子呢。孩子們給安上扶手。你們若走得好了，我還要賞你們穩轎錢呢。』此時包旺已然乘馬，又派四名衙役跟隨，簇擁着

去了。

縣官立刻升堂，將宋升帶上，說他誣告良人，掌了十個嘴巴，逐出衙外。卽吩咐帶方善。方善上堂，太爺令去刑具，將話言明，又安慰了他幾句。學究見縣官如此看待，又想不到與貴公子聯姻，心中快樂之極，滿口應承：『見了公子，定當替老父臺分解。』縣官吩咐看坐，大家俱各在公堂等候。

不多時，三公子來到，縣官出迎，蔣張趙三位亦皆迎了出來。公子卽要下轎。因是初愈，縣官吩咐抬至當堂。蔣平等亦俱參見。三公子下轎，彼此各有多少謙遜的言詞。公子向方善又說了多少感激的話頭。縣官將公子讓至書房，備辦酒席，大家遜坐。三公子與方善上坐，蔣爺與張趙左右相陪，縣官坐了主位。包旺自有別人款待，飲酒敘話。

縣官道：『敝境出此惡事，幸將各犯拿獲。惟鄧九如不知下落，武平安雖說已死，此事還須細查。相爺跟前，還望公子善言。』公子滿口應承，却又託付照應舍

親方夫子並甯媽媽。惟有蔣平等奉相諭訪查韓彰之事，說明他三人還要到翠雲峯探聽探聽，然後再與公子一同進京，就請公子暫在衙內將養。他等也不待席終，便先告辭去了。

這裏方先生辭了公子，先回家看視女兒玉芝，又與甯媽媽道乏。他父女歡喜之至，自不必說。三公子處自有包旺精心服侍。縣官除辦公事有閒暇之時，必來與公子閒談，一切周旋，自不必細表。

且說蔣平等三人復又來至翠雲峯靈佑寺廟內，見了和尚，先打聽韓二爺來了不曾。和尚說道：『三位來的不巧。韓二爺昨日就來與老母祭掃墳墓，今早就走了。』三人聽了，不由的一怔。蔣爺道：『我二哥可曾提往那裏去麼？』和尚說：『小僧已曾問過。韓爺說：「丈夫以天地爲家，焉有定踪。」信步行去，不知去向。』蔣爺聽了，半晌，嘆了一口氣道：『此事雖是我做的不好，然而皆因五弟而起，致令』

二哥飄蓬無定。如今鬧的連一個居址之處也是無有，這便如何是好呢？」張龍說：「四兄不必爲難。咱們且在這方近左右訪查訪查，再做理會。」蔣平無奈，只得說道：「小弟還要到韓老伯母墳前看看，莫若一同前往。」說罷，三人離了靈佑寺，慢慢來到墓前，果見有新化的紙灰。蔣平對着荒塚，又嘆息了一番，將身跪倒拜了四拜，真個是「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」。趙虎說：「既找不着韓二哥，咱們還是早回平縣爲是。」蔣平道：「今日天氣已晚趕不及了，只好仍在廟中居住，明早回縣便了。」三人復回至廟中，同住在雲堂之內，次日卽回平縣而去。

你道韓爺果真走了麼？他却仍在廟內，故意告訴和尚，儻若他等找來，你就如此如此的答對他們。他却和在和尚屋內住了。偏偏此次趙虎務叫蔣爺在雲堂居住，因此失了機會。不必細述。

且言蔣爺三人回到平縣見了三公子，說明未遇韓彰，只得且回東京，定於明日同定三公子起身。縣官仍用轎子送公子進京，已將旅店行李取來，派了四名衙役，却先到了方先生家叙了翁婿之情，言明到了開封稟明相爺，即行納聘。又將甯媽媽請來道乏，那婆子樂了個事不有餘。然後大家方纔動身，竟奔東京而來。

一日，來到京師，進城之時，蔣張趙三人一伸坐騎先到了開封，進署見過相爺，先回明未遇韓彰，後言公子遇難之事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相爺叫他們俱各歇息去了。不多時，三公子來到，參見了包公。包公問他如何遇害。三公子又將已往情由細述了一番。事雖凶險，包公見三公子面上毫不露遭凶逢險之態，惟獨提到鄧九如深加愛惜。包公察公子的神情氣色心地志向，甚是合心。公子又將方善被誣情願聯姻，姪兒因受他大恩擅定姻盟的事，也說了一遍。包公疼愛公子，滿應全在自己身上。三公子又讚平縣縣官很爲姪兒費心，不但備了轎子送來，又派了四名衙役護送。包公聽了，立刻吩咐賞隨來的衙役轎夫銀兩，並寫回信道乏道謝。

不幾日間，平縣將武平安劉豸劉獬一同解到。包公又審訊了一番，與原供相符，便將武平安也用狗頭劍劍了，將劉豸劉獬定了斬監候。此案結後，包公即派包興齋了聘禮即行接取方善父女，送至合肥縣小包村，將玉芝小姐交付大夫人好生看待。候三公子考試之後，再行授室。自己具了稟帖，回明了太老爺太夫人大兄嫂二兄嫂，聯此婚姻皆是自己的主意，並不提及三公子私定一節。三公子又叫包興暗暗訪查鄧九如的下落。方老先生自到了包家村，獨獨與甯老先生合的來，也是前生的緣分。包公又派人查買了一頃田，紋銀百兩，庫緞四疋，賞給甯婆，以爲養老之資。

且言蔣平自那日來到開封，到了公所，諸位英雄俱各見了，單單不見了南俠，心中就有些疑惑，連忙問道：『展大哥那裏去了？』盧方說：『三日前起了路引，上松江去了。』蔣爺聽了，着急道：『這是誰叫展兄去的？大家爲何不攔阻他呢？』

公孫先生說：『劣兄攔至再三，展大哥斷不依從。自己見了相爺，起了路引，他就走了。』蔣平聽了，跌足道：『這又是小弟多說不是了！』王朝問道：『如何是四弟多話的不是呢？』蔣平說：『大哥想前次小弟說的言語，叫展大哥等我等找了韓二哥回來做爲內應，句句原是實話；不料展大哥錯會了意了，當做激他的言語，竟自一人前去。衆位兄弟，有所不知。我那五弟做事有些詭詐。展大哥此去若有差池，這豈不是小弟多說的不是了麼？』王朝聽了，便不言語。蔣平又說：『此次小弟沒有找着二哥。昨在路上又想了個計較。原打算我與盧大哥徐三哥，約會着展兄同到茉花村，找着雙俠丁家二弟兄大家商量個主意，找着老五，要了三寶，一同前來以了此案。不想展大哥竟自一人走了。此事倒要大費週折了。』公孫策說：『依四弟怎麼樣呢？』蔣爺道：『再無別的主意，只好我弟兄三人明日稟明相爺，且到茉花村，見機行事便了。』大家聞聽，深以爲然。這且不言。

原來南俠忍心耐性等了蔣平幾天不見回來，自己暗想道：『蔣澤長說話帶激。我若真個等他，顯見我展某非他等不行。莫若回明恩相，起個路引，單人獨騎前去。』於是展爺就回明此事，帶了路引，來至松江府，投了文書，要見太守。太守連忙請至書房。展爺見這太守年紀不過三旬，旁邊站一老管家。正與太守談話時，忽見一個婆子把展爺看了看，便向老管家招手兒。管家退出，二人咬耳。管家點頭後，便進來向太守耳邊說了幾句，回身退出。太守即請展爺到後面書房叙話。展爺不解何意，只得來至後面。剛然坐下，只見丫鬟僕婦簇擁着一位夫人，見了展爺，連忙納頭便拜，連太守等俱各跪下。展爺不知所措，連忙伏身還禮不疊，心中好生納悶。忽聽太守道：『恩人，我非別個，名喚田起元，賤內就是金玉仙，多蒙恩公搭救，脫離了大難，後因考試得中，即以外任擢用。不幾年間，如今叨恩公福庇，已做太守，皆出於恩公所賜。』展爺聽了，方纔明白，即請夫人迴避。連老管家田忠與妻楊氏俱各與展爺叩頭，展爺並皆扶起。仍然至外書房，已備得酒席。

飲酒之間，田太守因問道：『恩公到陷空島何事？』展爺便將奉命捉欽犯白玉堂一一說明。田太守吃驚道：『聽得陷空島道路崎嶇，山勢險惡，恩公一人如何去得？況白玉堂又是極有本領之人，他既歸入山中，難免埋伏圈套。恩公須熟思之方好。』展爺道：『我與白玉堂雖無深交，却是道義相通，平素又無仇隙。見了他時，也不過以義字感化於他。他若省悟，同赴開封府了結此案，並不是諂諂與他對壘，以死相拚的主意。』太守聽了，略覺放心。展爺又道：『如今奉懇太守，儻得一人熟識路境帶我到盧家莊，足見厚情。』太守連連應允：『有，有。』即叫田忠將觀察頭領余彪喚來。不多時，余彪來到。見此人出五旬年紀，身量高大，叅見了太守，又與展爺見了禮。便備辦船隻，約於初鼓起身。

展爺用畢飯，略爲歇息，天已掌燈。急急扎束停當，別了太守，同余彪登舟，撐至盧家莊，到飛峯嶺下將舟停住。展爺告訴余彪說：『你在此探聽三日，如無音信，即刻回府稟告太守。候過旬日我若不到，府中即刻詳文到開封府便了。』余彪

領命。

展爺乘舟上嶺。此時已有二鼓，趁着月色來至盧家莊。只見一帶高牆極其堅固，有個哨門是個大柵欄關閉，推了推却是鎖着。毛腰檢了一塊石片，敲着柵欄，高聲叫道：『裏面有人麼？』只聽裏面應道：『什麼人？』展爺道：『俺姓展，特來拜訪你家五員外。』裏面道：『莫不是南俠稱御貓，護衛展老爺麼？』展爺道：『正是。你家員外可在家麼？』裏面的道：『在家，在家。等了展老爺好些日子了。略爲少待，容我稟報。』展爺在外默等多時，總不見出來，一時性發，又敲又叫。忽聽得從西邊來了一個人，聲音却是醉了的一般，嘟嘟囔囔道：『你是誰吓？半夜三更這們大呼小叫的，連點規矩也沒有！你若等不得，你敢進來，算你是好的！』說罷，他却走了。

展爺不由的大怒，暗道：『可惡這些莊丁們，豈有此理！這明是白玉堂吩咐，故意激怒於我。諒他縱有埋伏，吾何懼哉！』想罷，將手扳住柵欄，一翻身兩腳飄

起，倒垂勢用脚扣住，將手一鬆，身體捲起，斜刺裏抓住牆頭，兩脚一拱上了牆頭。往下窺看，却是平地。恐有埋伏，却又投石問了一問，方纔轉身落下，竟奔廣梁大門而來。仔細看時，却是封鎖。從門縫裏觀時，黑漆漆諸物莫觀。又到兩旁房屋看了看，連個人影兒也無。只得復往西去，又見一個廣梁大門，與這邊的一樣。上了臺階一看，雙門大開，門洞底下天花板上高懸鐵絲燈籠，上面有硃紅的「大門」二字。迎面影壁上掛着一個絹燈，上寫「迎祥」二字。展爺暗道：「姓白的必是在此了。待我進去，看看如何。」一面邁步，一面留神，却用脚尖點地而行。轉過影壁，早見垂花二門，迎面四扇屏風，上掛方角絹燈四個，也是紅字「元」「亨」「利」「貞」。這二門又覺比外面高了些。展爺只得上了臺階，進了二門，仍是滑步而行。正中五間廳房却無燈光，只見東角門內隱隱透出亮兒來，不知是何所在。展爺即來到東角門內，又有臺階，比二門又覺高些。展爺猛然省悟，暗道：「是了。他這房子一層高似一層，竟是隨山勢蓋的。」

上了臺階，往裏一看，見東面一溜五間平臺軒子，俱是燈燭輝煌，門却開在儘北頭。展爺暗說：『這是甚麼樣子？好好五間平臺，如何不在正中間開門，在北間開門呢？可見山野與人家住房不同，只知任性，無論樣式。』心中想着，早已來至遊廊。到了北頭，見開門處是一個子口風牕。將滑子撥開，往裏懷一帶，覺得甚緊，只聽咯吱吱咯吱亂響。開門時見迎面有桌，兩邊有椅，早見一人進裏間屋去了，並且看見衣衿是松綠的花氅。展爺暗道：『這必是白老五，不肯見我，躲向裏間去了。』連忙滑步跟入裏間，掀起軟簾，又見那人進了第三間，却露了半面，頗似玉堂形景。又有一個軟簾相隔。展爺暗道：『到了此時，你縱然羞愧見我。難道你還跑的出這五間軒子去不成？』趕緊一步，已到門口，掀起軟簾一看，這三間却是通柁，燈光照耀真切。見他背面而立，頭戴武生巾，身穿花氅，露着藕色襯袍，足下官靴，儼然白玉堂一般。展爺呼道：『五賢弟請了。何妨相見。』呼之不應，及至向前一拉，那人轉過身來，却是一燈草做的假人。展爺說聲：『不好！吾中計』

也！』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曉。

三俠五義 第五十三回

一四

第五十四回

通天窟南俠逢郭老——蘆花蕩北岸獲胡奇

且說展爺見了是假人已知中計，纔待轉身，那知早將鎖簧踏着，登翻了木板，落將下去。只聽一陣鑼聲亂響，外面衆人嚷道：『得咧！得咧！』原來木板之下，半空中懸着一個皮兜子，四面皆是活套。只用掉在裏面往下一沉，四面的網套兒往下一攏，有一根大絨繩總結扣住，再也不能扎掙。

原來五間軒子猶如樓房一般，早有人從下面東明兒開了隔扇，進來無數莊丁將絨繩繫下，先把寶劍摘下來，後把展爺細縛住了。細縛之時，說了無數的刻薄挖苦

話兒。展爺到了此時，只好置若罔聞，一言不發。又聽有個莊丁說：『咱們員外同客飲酒，正入醉鄉。此時天有三鼓，暫且不必回稟，且把他押在通天窟內收起來。我先去找着何頭兒，將這寶劍交明，然後再去回話。』說罷，推推擁擁的往南而去。走不多時，只見有個石門，却是由山根開鑿出來的，雖是雙門，却是一扇活的，那一扇隨石的假門。假門上有個大銅環。莊丁上前用力把銅環一拉，上面有消息將那扇活門撐開，剛剛進去一人，便把展爺推進去。莊丁一鬆手，銅環往回裏一拽，那扇門就關上了。此門非從外面拉環，是再不能開的。

展爺到了裏面，覺得冷森森一股寒氣侵人，原來裏面是個嘎嘎形兒，全無抓手，用油灰抹亮，惟獨當中却有一縫，望時可以見天。展爺明白叫通天窟。借着天光，又見有一小橫匾，上寫「氣死貓」三個紅字。匾是粉白地的。展爺到了此時，不覺長嘆一聲道：『哎！我展熊飛枉自受了朝廷的四品護衛之職，不想今日悞中奸謀，被擒在此。』剛然說完，只聽有人叫「苦」，把個展爺倒嚇了一跳，忙問道：

『你是何人？快說。』那人道：『小人姓郭名彰，乃鎮江人氏。只因帶了女兒上瓜州投親，不想在渡船遇見頭領胡烈，將我父女搶至莊上，欲要將我女兒與甚麼五員外爲妻。我說我女兒已有人家，今到瓜州投親就是爲完全此事。誰知胡烈聽了，登時翻臉，說小人不識抬舉，就把我捆起來，監禁在此。』展爺聽罷，怒冲牛斗，一聲怪叫道：『好白玉堂吓！你作的好事，你還稱甚麼義士！你只是綠林強寇一般。我展熊飛儻能出此陷阱，我與你誓不兩立。』郭彰又問了問展爺因何至此。展爺便說了一遍。

忽聽外面嚷道：『帶刺客！帶刺客！員外立等。』此時已交四鼓。早見唵嚕嚕石門已開。展爺正要見白玉堂，述他罪惡，替郭老辨冤，急忙出來問道：『你們員外可是白玉堂？我正要見他！』氣忿忿的，邁開大步，跟莊丁來至廳房以內，見燈燭光明，迎面設着酒筵，上面坐一人白面微鬚，却是白面判官柳青，傍邊陪坐的正
是白玉堂。他明知展爺已到，故意的大言不慚，談笑自若。

展爺見此光景，如何按納得住，雙睛一瞪，一聲吆喝道：『白玉堂！你將俺展某獲住，便要怎麼？講！』白玉堂方纔回過頭來，佯作吃驚道：『噯呀！原來是展兄。手下人如何回我說是刺客呢，實在不知。』連忙過來，親解其縛，又謝罪道：『小弟實實不知展兄駕到，只說擒住刺客，不料却是「御貓」，真是意想不到之事！』又向柳青道：『柳兄不認得麼？此位便是南俠展熊飛現授四品護衛之職，好本領，好劍法，天子親賜封號「御貓」的便是。』展爺聽了，冷笑道：『可見山野的綠林，無知的草寇，不知法紀。你非君上，亦非官長，何敢妄言刺客二字，說的無倫無理。這也不用苛責於你。但只是我展某今日悞墮於你等小巧奸術之中，遭擒被獲。可惜我展某時乖運蹇，未能遇害於光明磊落之場，竟自葬送在山賊強徒之手，乃展某之大不幸也。』白玉堂聽了此言，心中以爲展爺是氣忿的話頭，他却嘻嘻笑道：『小弟白玉堂行俠尚義，從不打劫搶掠，展兄何故口口聲聲呼小弟爲山賊盜寇。此言太過，小弟實實不解。』展爺惡唾一口道：『你此話哄誰！既不打劫搶

掠，爲何將郭老兒父女搶來，硬要霸佔人家有婿之女。那老兒不允，你便把他囚禁在通天窟內。似此行爲，非強寇而何？還敢大言不慚，說俠義二字，豈不令人活活羞死，活活笑死！」玉堂聽了，驚駭非常，道：「展兄此事從何說起？」展爺便將在通天窟遇郭老的話說了一遍。白玉堂道：「既有胡烈，此事便好辦了。展兄請坐，待小弟立剖此事。」急令人將郭彰帶來。

不多時郭彰帶到，伴當對他，指着白玉堂道：「這是我家五員外。」郭老連忙跪倒，向上叩頭，口稱：「大王爺爺，饒命吓，饒命！」展爺在傍聽了呼他大王，不由哈哈大笑，忿恨難當。白玉堂却笑着道：「那老兒不要害怕。我非山賊盜寇，不是甚麼大王寨主。」伴當在傍道：「你稱呼員外。」郭老道：「員外在上，聽小老兒訴稟。」便將帶領女兒上瓜州投親，被胡烈截住爲給員外提親，因未允，將小老兒囚禁在山洞之內，細細說了一遍。玉堂道：「你女兒現在何處？」郭彰道：「聽胡烈說，將我女兒交在後面去，不知是何去處。」白玉堂立刻叫伴當近前道：

『你去將胡烈好好喚來，不許提郭老者之事。儻有洩露，立追狗命。』伴當答應，即時奉命去了。

少時，同胡烈到來。胡烈面有得色，叅見已畢。白玉堂已將郭老帶在一邊，笑容滿面道：『胡頭兒，你連日辛苦了！這幾日船上可有甚麼事情沒有？』胡烈道：『並無別事。小人正要回稟員外，只因昨日有父女二人乘舟過渡，小人見他女兒頗有姿色，却與員外年紀相仿。小人見員外無家室，意欲將此女留下與員外成其美事，不知員外意下如何？』說罷，滿面忻然，似乎得意。白玉堂聽了胡烈一片言語，並不動氣，反倒哈哈大笑道：『不想胡頭兒你竟爲我如此掛心。但只一件，你來的不多日期，如何深得我心呢？』

原來胡烈他是弟兄兩個，兄弟名叫胡奇，皆是柳青新近薦過來的。只聽胡烈道：『小人既來伺候員外，必當盡心報效；儻若不秉天良，還敢望員外疼愛。』胡烈說至此，以爲必合了玉堂之心。他那知玉堂狠毒至甚，耐着性兒道：『好！好！好！』

真正難爲你。此事可是我素來有這個意吓？還是別人告訴你的呢？還是你自己的主意呢？」胡烈此時，惟恐別人爭功，連忙道：「是小人自己巴結，一團美意，不用員外吩咐，也無別人告訴。」白玉堂回頭向展爺道：「展兄可聽明白了？」展爺已知胡烈所爲，便不言語了。

白玉堂又問：「此女現在何處？」胡烈道：「已交小人妻子好生看待。」白玉堂道：「很好。」喜笑言開，湊至胡烈跟前，冷不防用了個冲天炮泰山勢，將胡烈踢倒。急掣寶劍，將胡烈左膀砍傷，疼的個胡烈滿地打滾。上面柳青看了，白臉上青一塊，紅一塊，心中好生難受，又不敢勸解，又不敢攔阻。只聽白玉堂吩咐伴當，將胡烈搭下去，明日交松江府辦理。立刻喚伴當到後面將郭老女兒增嬌叫丫鬢領至廳上，當面交與郭彰。又問他：「還有甚麼東西？」郭彰道：「還有兩個棕箱。」白爺連忙命人即刻抬來，叫他當面點明。郭彰道：「鑰匙現在小老兒身上，箱子是不用檢點的。」白爺叫伴當取了二十兩銀子賞了郭老，又派了頭領何壽帶領

水手二名用妥船將他父女二人連夜送至瓜州，不可有悞。郭彰千恩萬謝而去。

此時已交五鼓，這裏白爺笑盈盈的道：『展兄，此事若非兄台被擒在山窟之內，小弟如何知道胡烈所爲，險些兒壞了小弟名頭。但小弟的私事已結，只是展兄的官事如何呢？展兄此來必是奉相諭叫小弟跟隨入都，但是我白某就這樣隨了兄台去麼？』展爺道：『依你便怎麼樣呢？』玉堂道：『也無別的。小弟既將三寶盜來，如今展兄必須將三寶盜去。儻能如此，小弟甘拜下風，情願跟隨展兄上開封府去；如不能時，展兄也就不必再上陷空島了。』此話說至此，明露着叫展爺從此後隱姓埋名，再也不必上開封府了。展爺聽了連聲道：『很好，很好。我須要問明，在於何日盜寶？』白玉堂道：『日期近了，少了，顯得爲難展兄。如今定下十日限期；過了十日，展兄只可悄悄地回開封府罷。』展爺道：『誰與你鬪口。俺展熊飛只定於三日內就要得回三寶。那時不要改口。』玉堂道：『如此很好。若要改口，豈是丈夫所爲。』說罷，彼此擊掌。白爺又叫伴當將展爺送到通天窟內。可憐南俠被

禁在山洞之內，手中又無利刃，如何能殺脫此陷阱。暫且不表。

再說郭彰父女跟隨何壽來到船艙之內，何壽坐在船頭順流而下。郭彰悄悄向女兒增嬌道：『你被掠之後，在於何處？』增嬌道：『是姓胡的將女兒交與他妻子，看承的頗好。』又問：『爹爹如何見的大王，就能殺釋放呢？』郭老便將在山洞內遇見開封府護衛展老爺號御貓的，多虧他見了員外，也不知是什麼大王，分晰明白，纔得釋放。』增嬌聽了感念展爺之至。正在談論之際，忽聽後面聲言：『頭裏船不要走了，五員外還有話說呢。快些攏住吓。』何壽聽了，有些遲疑道：『方纔員外吩咐明白了，如何又有話說呢？難道此事反悔了不成？若真如此，不但對不過姓展的，連姓柳的也對不住了；慢說他等，就是我何壽，以後也就瞧不起他了。』只見那隻船弩箭一般，及至切近，見一人撲的一聲，跳上船來。趁着月色看時，却是胡奇，手持利刃，怒目橫眉，道：『何頭兒且將他父女留下，俺要替哥哥

報仇。』何壽道：『胡二哥此言差矣。此事原是令兄不是，與他父女何干。再者，我奉員外之命送他父女，如何私自留下與你？有什麼話，你找員外去，莫要耽延我的事體。』胡奇聽了，一瞪眼，一聲怪叫道：『何壽！你敢不與我留下麼？』何壽道：『不畱便怎麼樣？』胡奇舉起撲刀，就砍將下來。何壽却未防備，不曾帶得利刃，一哈腰提起一塊船板，將刀迎住。此時郭彰父女在艙內疊疊連聲喊叫：『救人吓！救人！』胡奇與何壽動手，究竟跳板輪轉太夯，何壽看看不敵。可巧脚下一跳，就勢落下水去。兩個水手一見，撲咚撲咚也跳在水內。胡奇滿心得意，郭彰五內着急。

忽見上流頭趕下一隻快船，上有五六個人，已離此船不遠，聲聲喝道：『你這斷不知規矩！俺這蘆花蕩從不害人。你是晚生後輩吓，如何擅敢害人，壞人名頭？俺來也！你往那裏跑？』將身一縱，要跳過船來。不想船離過遠，脚剛踏着船邊，胡奇用撲刀一搊，那人將身一閃，只聽撲咚一聲，也落下水去。船已臨近，上面

「嗖」「嗖」「嗖」跳過三人，將胡奇裹住，各舉兵刃。好胡奇！力敵三人，全無懼怯。誰知那個先落水的，探出頭來偷看熱鬧，見三個夥伴逼住胡奇，看看離自己不遠，他却用兩手把胡奇的懷子骨揪住，往下一攏，只聽撲咚掉在水內。那人却提定兩腳不放，忙用鈎篙搭住，拽上船來綑好。頭向下，脚朝上，且自控水。衆人七手八脚，連郭彰父女船隻駕起，竟奔蘆花蕩而來。

原來此船乃丁家夜巡船，因聽見有人呼救，急急向前，不料拿住胡奇，救了郭老父女。趕至泊岸，胡奇已醒，雖然喝了兩口水無甚要緊。大家將他扶在岸上，推擁進莊。又着一個年老之人背定郭增嬌，着個少年有力的背了郭彰，一同到了茱花村，先着人通報大官人二官人去。

此時天有五鼓之半。這也是兆蘭兆蕙素日吩咐的，儻有緊急之事，無論三更半夜，只管通報，決不嗔怪。今日弟兄二人聽見拿住個私行劫掠謀害人命的，却在南蕩境內，幸喜擒來，救了二人，連忙來到待客廳上。先把郭增嬌交在小姐月華處，

然後將郭彰帶上來，細細追問情由。又將胡奇來歷問明，方知他是新近來的，怨得不知規矩則例。正在訊問間，忽見丫鬢進來道：『太太叫二位官人呢。』

不知丁母爲着何事，下回分曉。

第五十五回

透消息遭困螺螄軒——設機謀夜投蚯蚓嶺

且說丁家弟兄聽見丁母叫他二人說話。大爺道：『原叫將此女交在妹子處；惟恐夜深驚動老人家。爲何太太却知道了呢？』二爺道：『不用猜疑，咱弟兄進去，便知分曉了。』弟兄二人往後而來。

原來郭增嬌來到月華小姐處，衆丫鬟圍着他問。郭增嬌便將爲何被掠，如何遭逢姓展的搭救。剛說至此，跟小姐的親近丫鬟，就追問起姓展的是何等樣人。郭增

嬌道：『聽說是什麼御貓兒，現在也被擒困住了。』丫鬢聽至展爺被擒，就告訴了小姐。小姐暗暗吃驚，就叫他悄悄回太太去。自己帶了郭增嬌來至太太房內。太太又細細的問了一番，暗自思道：『展姑爺既來到松江，爲何不到茉花村，反往陷空島去呢？或者是兆蘭兆蕙明知此事，却暗暗的瞞着老身不成。』想至此，疼女婿的心盛，立刻叫他二人。

及至兆蘭二人來至太太房中，見小姐躲出去了，丁母面上有些怒色，問道：『你妹夫展熊飛來至松江，如今已被人擒獲，你二人可知道麼？』兆蘭道：『孩兒等實實不知。只因方纔問那老頭兒，方知展兄早已在陷空島呢。他其實並未上茉花村來。孩兒等再不敢撒謊的。』丁母道：『我也不管你們知道不知道。那怕你們上陷空島跪門去呢，我只要我的好好女婿便了。我算是將姓展的交給你二人了；儻有差池，我是不依的。』兆蕙道：『孩兒與哥哥明日急急訪查就是了。請母親安歇罷。』二人連忙退出。

大爺道：『此事太太如何知道的這般快呢？』二爺道：『這明是妹子聽了那女子言語，趕着回太太。此事全是妹子攛掇的。不然，見了咱們進去，如何却躲開了呢？』大爺聽了，倒笑起來了。二人來到廳上，即派妥當伴當四名，另備船隻，將棕箱抬過來，護送郭彰父女上瓜州，務要送到本處，叫他親筆寫回信來。郭彰父女千恩萬謝的去了。

此時天已黎明。大爺便向二爺商議，以送胡奇爲名，暗暗探訪南俠的消息。二爺深以爲然。次日，便備了船隻，帶上兩個伴當，押着胡奇並原來的船隻，來至盧家莊內。早有人通知白玉堂。白玉堂已得了何壽從水內回莊，說胡奇替兄報仇之信；後又聽說胡奇被北蕩的人拿去，將郭彰父女救了，料定茱花村必有人前來。如今聽說了大官人親送胡奇而來。心中早已明白，是爲南俠，不是端端的爲胡奇。略爲忖度，便有了主意，連忙迎出門來，各道寒暄，執手讓至廳房，又與柳青彼此見

了。丁大爺先將胡奇交代。白玉堂自認失察之罪，又謝兆蘭護送之情，謙遜了半晌，大家就坐。便吩咐將胡奇胡烈一同送往松江府究治。卽留丁大爺飲酒暢叙。兆蘭言語謹慎，毫不露於形色。

酒至半酣，丁大爺問起：『五弟一向在東京，作何行止？』白玉堂便誇張起來：如何寄簡留刀，如何忠烈祠題詩，如何萬壽山殺命，又如何攪擾龐太師悞殺二妾，漸漸說至盜三寶回莊。『不想目下展熊飛自投羅網，已被擒獲。我念他是個俠義之人，以禮相待。誰知姓展的不懂交情。是我一怒，將他一刀……』剛說至此，只聽丁大爺不由的失聲道：『噯喲！』雖然噯喲出來，却連忙收神，改口道：『賢弟，你此事却鬧大了。豈不知姓展的他乃朝廷家的命官，現奉相爺包公之命前來。你若真要傷了他的性命，便是背叛，怎肯與你甘休？事體不妥。此事豈不是你鬧大了麼？』白玉堂笑吟吟的道：『別說朝廷不肯甘休，包相爺那裏不依；就是丁兄昆仲大約也不肯與小弟甘休罷。小弟雖然糊塗，也不至到如此田地，方纔之言特

取笑耳。小弟已將展兄好好看承。候過幾日，小弟將展兄交付仁兄便了。」丁大爺原是厚道之人，吃白玉堂這一番奚落，也就無的話可說了。

白玉堂却將丁大爺暗暗拘留在螺螄軒內，左旋右轉，再也不能出來。兆蘭却也無可如何，又打聽不出展爺在於何處，整整的悶了一天。到了掌燈之後，將有初鼓，只見一老僕從軒後不知從何處過來，帶領着小主約有八九歲，長的方面大耳，面龐兒頗似盧方。那老僕向前參見了丁大爺。又對小主說道：「此位便是茱花村丁大員外，小主上前拜見。」只見這小孩子深深打了一恭，口稱：「丁叔父在上，姪兒盧珍拜見。奉母親之命，特來與叔父送信。」丁兆蘭已知是盧方之子，連忙還禮。便問老僕道：「你主僕到此何事？」老僕道：「小人名叫焦能。只因奉主母之命，惟恐員外不信，特命小主跟來。我的主母說道：『自從五員外回莊以後，每日不過早間進內請安一次，並不面見，惟有傳話而已。所有內外之事，任意而爲，毫無商酌。』我家主母也不計較於他。誰知上次五員外把護衛展老爺拘留在通天窟內。今

聞得又把大員外拘留在螺螄軒內。此處非本莊人不能出入，恐怕耽誤日期，有傷護衛展老爺；故此特派小人送信。大員外須急急寫信，小人即刻送至茉花村，交付二員外，早爲計較方好。」又聽盧珍道：「家母多多拜上丁叔父。此事須要找着我爹爹，大家公同計議方纔妥當。叫姪兒告訴叔父，千萬不可遲疑，愈速愈妙。」丁大爺連連答應，立刻修起書來，交給焦能，連夜趕至茉花村投遞。焦能道：「小人須打聽五員外安歇了，抽空方好到茉花村去。不然，恐五員外犯疑。」丁大爺點頭道：「既如此，隨你的便罷了。」又對盧珍道：「賢姪回去，替我給母親請安。就說一切事體，我已盡知，是必趕緊辦理，再也不能耽延，勿庸掛念。」盧珍連連答應，同定焦能，轉向後面，繞了幾個蝸角，便不見了。

且說兆蕙在家，直等了哥哥一天不見回來。至掌燈後，却見跟去的兩個伴當回來，說道：「大員外被白五爺留住了，要盤桓幾日方回來。再者大員外悄悄告訴小

人說：「展姑老爺尙然不知下落，須要細細訪查。」叫告訴二員外，太太跟前就說展爺在盧家莊頗好，並沒甚麼大事。」丁二爺聽了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是了。我知|道了。你們歇着去罷。」兩個伴當去後，二爺細揣此事，好生的游疑。這一夜何曾合眼。

天未黎明，忽見莊丁進來報道：「今有盧家莊一個老僕名叫焦能，說給咱們大員外送信來了。」二爺道：「將他帶進來。」不多時，焦能進來，叅見已畢，將丁大爺的書信呈上。二爺先看書皮，却是哥哥的親筆，然後開看；方知白玉堂將自己的哥哥拘留在螺螄軒內，不由的氣悶。心中一轉，又恐其中有詐，復又生起疑來。別是他將我哥哥拘留住了，又來誑我來了罷？

正在胡思，忽又見莊丁跑進來，報道：「今有盧員外徐員外蔣員外俱各由東京而來，特來拜望，務祈一見。」二爺連聲道：「快請。」自己也就迎了出來。彼此相見，各敘闊別之情。讓至客廳。焦能早已上前叅見。盧方便問道：「你如何在

此？」焦能將投書前來，一一回明。二爺又將救了郭彰父女，方知展兄在陷空島被擒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盧方剛要開言，只聽蔣平說道：「此事只好衆位哥哥們辛苦辛苦，小弟是要告病的。」二爺道：「四哥何出此言？」蔣平道：「咱們且到廳上再說。」

大家也不謙遜，盧方在前，依次來至廳上，歸坐獻茶畢。蔣平道：「不是小弟推諉。一來五弟與我不對勁兒，我要露了面，反爲不美；二來我這幾日肚腹不調，多半是痢疾，一路上大哥三哥盡知。慢說我不當露面，就是衆哥哥們去也是暗暗去，不可叫老五知道。不過設着法子，救出展兄，取了三寶。至於老五不定拿的住他拿不住他，不定他歸服不歸服。巧咧，他見事體不妥，他還會上開封府自行投首呢。要是那們一行，不但展大哥沒趣兒，就是大家都對不起相爺。那纔是一網打盡，把咱們全着吃了呢。」二爺道：「四哥說的不差。五弟的脾氣竟是有有的。」徐慶道：「他若真要如此，叫他先吃我一頓好拳頭。」二爺笑道：「三哥濁來了。你

也要摸的着五弟呀。』盧方道：『似此如之奈何？』蔣平道：『小弟雖不去，真個的連個主意也不出麼。此事全在丁二弟身上。』二爺道：『四哥派小弟差使，小弟焉敢違命。只是陷空島的路徑不熟，可怎麼樣呢？』蔣平道：『這倒不妨。現有焦能在此。先叫他回去，省得叫老五設疑。叫他於二鼓時在蚯蚓嶺接待丁二弟，指引路徑如何？』二爺道：『如此甚妙。但不知派我什麼差使？』蔣平道：『二弟你比大哥三哥靈便，沈重就得你擔。第一先救展大哥，其次取回三寶。你便同展大哥在五義廳的東竹林等候，大哥三哥在五義廳的西竹林等候，彼此會了齊，一擁而入。那時五弟也就難以脫身了。』大家聽了，俱各歡喜。先打發焦能立刻回去，叫他知會丁大爺放心，務於二更時在蚯蚓嶺等候丁二爺，不可有悞。焦能領命去了。

這裏衆人飲酒吃飯，也有閒談的，也有歇息的。惟有蔣平攢眉擠眼的，說肚腹不快，連酒飯也未會好生吃。看看的天色已晚，大家飽餐一頓，俱各裝束起來。盧

大爺徐三爺先行去了。丁二爺吩咐伴當：『務要精心伺候四老爺。儻有不到之處，我要重責的。』蔣平道：『丁二賢弟只管放心前去。劣兄偶染微疾，不過歇息兩天就好了。賢弟治事要緊。』

丁二爺約有初更之後，別了蔣平，來至泊岸，駕起小舟，竟奔蚯蚓嶺而來。到了臨期，辨了方向，與焦能所說無異。立刻棄舟上嶺，叫水手將小船放至蘆葦深處等候。兆蕙上得嶺來，見蚰蜒小路崎嶇難行，好不容易上到高峯之處，却不見焦能在此。二爺心下納悶，暗道：『此時已有二更，焦能如何不來呢？』就在平坦之地，趁着月色往前面一望，便見碧澄澄一片清波，光華蕩漾，不覺詫異道：『原來此處還有如此的大水！』再細看時，洶湧異常，竟自無路可通。心中又是着急，又是懊悔，道：『早知此處有水，就不該在此約會，理當乘舟而入。——又不見焦能，難道他們另有什麼詭計麼？』

正在胡思亂想，忽見順流而下，有一人竟奔前來。丁二爺留神一看，早聽見那

人道：『二員外早來了麼？恕老奴來遲。』兆蕙道：『來的可是焦管家麼？』彼此相迎，來至一處。兆蕙道：『你如何踏水前來？』焦能道：『那裏的水？』丁二爺道：『這一帶汪洋，豈不是水？』焦能笑道：『二員外看差了。前面乃青石潭。此是我們員外隨着天然勢修成的。慢說夜間看着是水，就是白晝之間遠遠望去，也是一片大水。但凡不知道的，早已繞着路往別處去了。惟獨本莊俱各知道，只管前進，極其平坦，全是一片一片青石砌成。二爺請看，凡有波浪處全有石紋，這也是一半天然，一半人力湊成的景致；故取名叫做青石潭。』說話間，已然步下嶺來。到了潭邊，丁二爺漫步試探而行，果然平坦無疑，心下暗暗稱奇，口內連說：『有趣，有趣。』又聽焦能道：『過了青石潭，那邊有個立峯石，穿過松林，便是上五義廳的正路。此處比進莊門近多了。員外記明白了。老奴也就要告退了，省得俺家五爺犯想生疑。』兆蕙道：『有勞管家指引，請治事罷。』只見焦能往斜刺裏小路而去。

丁二爺放心前進，果見前面有個立峯石。過了石峯，但見松柏參天，黑黯黯的一望無際，隱隱的見東北一點燈光，惚惚惚惚而來。轉眼間，又見正西一點燈光，也奔這條路來。丁二爺便測度必是巡更人，暗暗隱在樹後，正在兩燈對面。忽聽東北來的說道：『六哥，你此時往那裏去？』又聽正西來的道：『什麼差使呢，冤不冤咧，弄了個姓展的蠲在通天窟內。員外說李三一天一天的醉而不醒，醒而不醉的，不放心，偏偏的派了我幫着他看守。方纔員外派人送了一桌菜一罈酒給姓展的。我想他一個人也吃不了這些，也喝不了這些。我合李三兒商量商量，莫若給姓展的送進一半去，咱們留一半受用。誰知那姓展的不知好歹。他說菜是剩的，酒是渾的，罈子也摔了，盤子碗也砸了，還罵了個河涸海乾。老七，你說可氣不可氣？因此我叫李三兒看着，他又醉的不能動了，只得我回員外一聲兒。這個差使，我真幹不來。別的罷了，這個罵，我真不能答應。老七，你這時候往那裏去？』那東北來的道：『六哥，再休提起。如今咱們五員外也不知是怎麼咧。你纔說弄了個姓展

的，你還沒細打聽呢。我們那裏還有個姓柳的呢，如今又添上茱花村的丁大爺，天天一塊吃喝，吃喝完了把他們送往咱們那個瞞心昧己的窟兒裏一燭，也不叫人家出來，又不叫人家走，彷彿怕洩了什麼天機似的。六哥你說，咱們五員外脾氣兒改的還了得麼？目下又合姓柳的姓丁的喝呢。偏偏那姓柳的要瞧什麼「三寶」；故此我奉員外之命特上連環窟去。六哥，你不用抱怨了。此時差使，只好當到那兒是那兒罷。等着咱們大員外來了，再說罷。』正西的道：『可不是這麼呢，只好混罷咧。』說罷，二人各執燈籠，分手散去。

不知他二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三俠五義 第五十五回

第五十六回

救妹夫巧離天窟——獲三寶驚走白玉堂

且說那正西來的姓姚行六，外號兒搖幌山；那正東北來的姓費行七，外號兒叫爬山蛇。他二人路上說話，不提防樹後有人竊聽。姚六走的遠了；這裏費七被丁二爺追上，從後面一伸手將脖項掐住，按倒在地，道：『費七，你可認得我麼？』費七細細一看道：『丁二爺，爲何將小人擒住？』丁二爺道：『我且問你，通天窟在於何處？』費七道：『從此往西去不遠，往南一稍頭，便看見隨山勢的石門，那就是通天窟。』二爺道：『既如此，我合你借宗東西。將你的衣服腰牌借我一用。』

費七連忙從腰間遞過腰牌，道：『二員外，你老讓我起來。我好脫衣裳吓。』丁二爺將他一提，攏住髮絡，道：『快脫。』費七無奈，將衣裳脫下。丁二爺拿了他的搭包，又將他拉到背眼的去處，揀了一棵合抱的松樹，叫他將樹抱住，就用搭包網縛結實。費七暗暗着急道：『不好！我別要栽了罷。』忽聽丁二爺道：『張開口。』早把一塊衣襟塞住，道：『小子，你在此等到天亮，橫豎有人前來救你。』費七哼了一聲，口中不能說，心裏却道：『好德行！虧了這個天不甚涼；要是冷天，饒凍死了，別人遠遠的瞧着，拿着我還當做旱魃呢。』

丁二爺此時已將腰牌掖起，披了衣服，竟奔通天窟而來。果然隨山石門，那邊又有草團瓢三間。已聽見有人唱：『有一個柳迎春哪，他在那個井呵，井呵唔邊哪，汲哧汲哧水啲！』丁二爺高聲叫道：『李三哥，李三哥。』只聽醉李道：『誰吓？讓我把這個巧腔兒唱完了呵。早見他趑趑趑的出來，將二爺一看，道：『噯呀！少會呀。尊駕是誰吓？』二爺道：『我姓費行七，是五員外新挑來的。』說話

間，已將腰牌取出，給他看了。醉李道：『老七，休怪哥哥說，你這個小模樣子伺候五員外，叫哥哥有點不放心吓。』丁二爺連忙喝道：『休得胡說！我奉員外之命。因姚六回了員外，說姓展的挑眼將酒飯摔砸了，員外不信，叫我將姓展的帶去與姚六質對質對。』醉李聽了道：『好兄弟，你快將這姓展的帶了去罷！他沒有一頓不開的，把姚六罵的不吐核兒。却沒有罵我。——甚麼緣故呢？我是不敢上前的。再者那個門我也拉不動他。』丁二爺道：『員外立等，你不開門，怎麼樣呢？』醉李道：『七兄弟，勞你的駕罷！你把這邊假門的銅環拿住了，往懷裏一帶，那邊的活門就開了。哥哥喝的成了個醉泡兒，那裏有這樣的力氣呢？你拉門，哥哥叫姓展的，好不好？』丁二爺道：『既是如此……』上前攏住銅環，往懷裏一拉，輕輕的門就開了。醉李道：『老七，好兄弟！你的手頭兒可以。怨得五員外把你挑上呢。』他又扒着石門道：『展老爺，展老爺，我們員外請你老呢。』只見裏面出來一人道：『夤夜之間，你們員外又請我作甚麼？難道我怕他有甚麼埋伏麼？快走！快走！』

丁二爺見展爺出來，將手一鬆，那石門已然關閉。向前引路，走不多遠，便煞住脚步，悄悄的道：『展兄可認得小弟麼？』展爺猛然聽見，方細細留神，認出是兆蕙，不勝歡喜，道：『賢弟從何而來？』二爺便將衆兄弟俱各來了的話說了。又見迎面有燈光來了。他二人急閃入林後，見二人抬定一罈酒，前面是姚六，口中抱怨道：『真真的僧們員外，也不知是安着甚麼心？好酒好菜的供養着他，還討不出好來。也沒見這姓展的太不知好歹，成日家罵不絕口。……』

剛說至此，恰恰離丁二爺不遠。二爺暗暗將脚一鉤，姚六往前一撲，口中哎呀道：『不好！』咕咚——噍呀——噍呀。咕咚是姚六爬下了，噍呀是酒罈子砸了，噍呀是後面的人躺在撒的酒上了。丁二爺已將姚六按住，展爺早把那人提起。姚六認得丁二爺道：『二員外，不干小人之事。』又見揪住那人的是展爺，連忙央告道：『展老爺，也沒有他的事情。求二位爺饒恕。』展爺道：『你等不要害怕，斷不傷害你等。』二爺道：『雖然如此，却放不得他們。』於是將他二人也網縛在

樹上，塞住了口。

然後展爺與丁二爺悄悄來至五義廳東竹林內，聽見白玉堂又派了親信伴當白福，快到連環窟催取三寶。展爺便悄悄的跟了白福回來。到了竹林衝要之地，展爺便煞住脚步，竟等截取三寶。

不多時，只見白福提着燈籠，托着包袱，嘴裏哼着唱灤州影，又形容幾句獠獠腔，末了兒改唱了一隻西皮二簧。他可一壁唱着，一壁回頭往後瞧。越唱越瞧的利害，心中有些害怕，覺得身後吡拉吡拉的響。將燈往身後一照，仔細一看，却是枳荆扎在衣襟之上，口中嘟囔道：『我說是甚麼響呢？怪害怕的。原來是他呀。』連忙撂下燈籠，放下包袱，回身摘去枳荆。轉臉兒一看，燈籠滅了，包袱也不見了。這一驚非小，剛要找尋，早有人從背後抓住道：『白福，你可認得我麼？』白福仔細看時，却是展爺，連忙央告道：『展老爺，小人白福不敢得罪你老，這是何苦呢？』展爺道：『好小子，你放心。我斷不傷害於你。你須在此歇息歇息，再去』

不遲。』說話間，已將他雙手背剪。白福道：『怎麼，我這麼歇息麼？』展爺道：『你這麼着不舒服，莫若爬下。』將他兩腿往後一撩，手却往前一按。白福如何站得住，早已爬伏在地。展爺見傍邊有一塊石頭，端起來，道：『我與你蓋上些兒，看夜靜了着了涼。』白福嚶呀道：『展老爺，這個被兒太沉！小人不冷，不勞展老爺疼愛我。』展爺道：『動一動我瞧瞧。如若嫌輕，我再給你蓋上一個。』白福忙接言道：『展老爺，小人就只蓋一個被的命。若是再蓋上一塊，小人就折受死了。』展爺料他也不能動了，便奔樹根之下，來取包袱。誰知包袱卻不見了。展爺吃這一驚，可也不小。

正在詫異間，只見那邊人形兒一幌，展爺趕步上前。只聽撲哧一聲，那人笑了。展爺倒唬了一跳。忙問道：『誰？』一壁問，一壁看，原來是三爺徐慶。展爺便問：『三弟幾時來的？』徐爺道：『小弟見展兄跟下他來，惟恐三寶有失，特來幫扶。不想展兄只顧給白福蓋被，却把包袱拋露在此。若非小弟收藏，這包袱又不

知落於何人之手了。」說話間，便從那邊一塊石下將包袱掏出，遞給展爺。展爺道：「三弟如何知道此石之下，可以藏得包袱呢？」徐爺道：「告訴大哥說，我把這陷空島大小去處，凡有石塊之處或通或塞，別人皆不能知，小弟沒有不知道的。」展爺點頭道：「三弟真不愧穿山鼠了。」

二人離了松林，竟奔五義廳而來。只見大廳之上中間桌上設着酒席，丁大爺坐在上首，柳青坐在東邊，白玉堂坐在西邊，左脇下帶着展爺的寶劍。見他前仰後合，也不知是真醉呀，也不知是假醉，信口開言道：「小弟告訴二位兄長說：總要叫姓展的服輸到地兒，或將他革了職，連包相也得處分，那時節小弟心滿意足，方纔出這口惡氣。我只看將來我那些哥哥們，怎麼見我？怎麼對得過開封府？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上面丁兆蘭却不言語。柳青在傍，連聲誇讚。

外面衆人俱各聽見。惟獨徐爺心中按捺不住，一時性起，手持利刃，竟奔廳上

而來。進得門來，口中說道：『姓白的，先吃我一刀。』白玉堂正在那裏談的得意，忽見進來一人手舉鋼刀，竟奔上來了。忙取腰間寶劍。——罷咧，不知何時失去。

（誰知丁大爺見徐爺進來，白五爺正在出神之際，已將寶劍竊到手中。）白玉堂因無寶劍，又見刀臨切近，將身向傍邊一閃，將椅子舉起往上一迎。只聽拍的一聲，將椅背砍得粉碎。徐爺又輪刀砍來。白玉堂閃在一旁，說道：『姓徐的，你先住手。我有話說。』徐爺聽了，道：『你說！你說！』白玉堂道：『我知你的來意。

知道拿住展昭，你會合丁家兄弟前來救他。但我有言在先，已向展昭言明：不拘時日，他如能盜回三寶，我必隨他到開封府去。他說只用三天，即可盜回。如今雖未滿限，他尚未將三寶盜回。你明知他斷不能盜回三寶，恐傷他的臉面。今仗着人多，欲將他救出，三寶也不要了，也不管姓展的怎麼回覆開封府，怎麼腆顏見我。你們不要臉，難道姓展的也不要臉麼？』徐爺聞聽，哈哈大笑，道：『姓白的，你還作夢呢。』即回身大叫：『展大哥，快將三寶拿來。』早見展爺托定三寶，進了

廳內，笑吟吟的道：『五弟，劣兄幸不辱命。果然未出三日，已將三寶取回。特來呈閱。』

白玉堂忽然見了展爺，心中納悶，暗道：『他如何能出來呢？』又見他手托三寶，外面包的包袱還是自己親手封的，一點也不差，更覺詫異。又見盧大爺丁二爺在廳外站立。心中暗想道：『我如今要隨他們上開封府，又滅了我的銳氣；若不同他們前往，又失却前言。』正在爲難之際，忽聽徐爺嚷道：『姓白的，事到如今，你又有何說？』白玉堂正無計脫身，聽見徐爺之言，他便拿起砍傷了的椅子向徐爺打去。徐爺急忙閃過，持刀砍來。白玉堂手無寸鐵，便將葱綠氅脫下，從後身脊縫撕爲兩片，雙手輪起，擋開利刃，急忙出了五義廳，竟奔西邊竹林而去。盧方向前說道：『五弟且慢，愚兄有話與你相商。』白玉堂並不答言，直往西去。丁二爺見盧大爺不肯相強，也就不好追趕。只見徐爺持刀緊緊跟隨。白玉堂恐他趕上，到了竹林密處，即將一片葱綠氅搭在竹子之上。徐爺見了以爲白玉堂在此歇息，躡足潛

踪，趕將上去，將身子往前一躡，往下一按，一把抓住，道：『老五呀！你還跑到那裏去？』用手一提，却是半片綠氅，玉堂不知去向。此時白玉堂已出竹林，竟往後山而去。看見立峯石，又將那片綠氅搭在石峯之上，他便越過山去。

這裏徐爺明知中計，又往後山追來。遠遠見玉堂在那裏站立，連忙上前。仔細一看，卻是立峯石上搭着半片綠氅，已知玉堂去遠，追趕不及。暫且不表。

且說柳青正與白五爺飲酒，忽見徐慶等進來，徐爺就與白五爺交手，見他二人出了大廳就不見了。自己一想：『我若偷偷兒的溜了，對不住衆人；若與他等交手，斷不能取勝。到了此時，說不得乍着膽子，只好充一充朋友。』想罷，將桌腿子卸下來，拿在手中，嚷道：『你等既與白五弟在神前結盟，死生共之。既有今日，何必當初？真乃叫我柳某好笑！』說罷，輪起桌腿，向盧方就打。盧方一肚子的好氣，正無處可出。見柳青打來，正好拿他出出氣。見他臨近並不招架，將身一

閃躲過，却使了個掃堂腿。只聽撲嗚一聲，柳青仰而跌倒。盧爺叫莊丁將他綁了。莊丁上前將柳青綁好。柳青白馥馥一張面皮，只羞得紫微微滿面通紅，好生難看。

盧方進了大廳，坐在上面。莊丁將柳青帶至廳上。柳青便將二目圓睜，嚷道：『盧方，敢將柳某怎麼樣？』盧爺道：『我若將你傷害，豈是我行俠尚義所爲。所怪你者，實係過於多事耳。至我五弟所爲之事，無須與你細談。叫莊丁將他放了去罷。』柳青到了此時，走也不好，不走也不好。盧方道：『既放了你，你還不走，意欲何爲？』柳青道：『走可不走麼？難道說，我還等着吃早飯麼？』說着話，搭搭訕訕的就溜之乎也。

盧爺便向展爺丁家兄弟說道：『你我仍須到竹林裏尋找五弟去。』展爺等說道：『大哥所言甚是。』正要前往，只見徐爺回來，說道：『五弟業已過了後山，去的踪影不見了。』盧爺跌足道：『衆位賢弟不知，我這後山之下乃松江的江岔子。越過水面，那邊松江，極是捷徑之路，外人皆不能到。五弟在山時，他自己練的獨龍

橋，時常飛越往來，行如平地。」大家聽了同聲道：「既有此橋，咱們何不追了他去呢？」盧方搖頭道：「去不得，去不得！名雖叫獨龍橋，却不是橋；乃是一根大鐵鍊，有樁二根，一根在山根之下，一根在那泊岸之上，當中就是鐵鍊。五弟他因不知水性，他就生心暗練此橋，以爲自己能够在水上飛騰越過，也是一片好勝之心。不想他閒時治下，竟爲今日忙時用了。」衆人聽了，俱各發怔。

忽聽丁二爺道：「這可要應了蔣四哥的話了。」大家忙問甚麼話。丁二爺道：「蔣四哥早已說過：五弟不是沒有心機之人——巧咧，他要自行投到，把衆兄弟們一網打盡。看他這個光景，當真的他要上開封府呢。」盧爺展爺聽了，更覺爲難，道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我們豈不白張了心麼？怎麼去見相爺呢？」丁二爺道：「這倒不妨。還好，幸虧將三寶盜回，二位兄長亦可以交差，蓋的過臉兒去。」丁大爺道：「天已亮了，莫若俱到舍下，與蔣四哥共同商量個主意纔好。」

盧爺吩咐水手預備船隻，同上茱花村，又派人到蚯蚓灣蘆葦深處，告訴了二爺

昨晚坐的小船也就回莊，不必在那裏等了。又派人到松林將姚六費七白福等鬆放回來。丁二爺仍將湛盧寶劍交與展爺佩帶。盧爺進內略爲安置，便一同上船，竟奔茱花村去了。

且說白玉堂越過後牆，竟奔後山而來。到了山根之下，以爲飛身越渡，可到松江。仔細看時，這一驚非小。原來鐵鍊已斷，沉落水底。玉堂又是着急，又是爲難，又恐後面有人追來。忽聽蘆葦之中，呖呀呖呀，搖出一隻小小漁船。玉堂滿心歡喜，連忙喚道：『那漁船快向這邊來，將俺渡到那邊，自有重謝。』只見那船上搖櫓的却是個年老之人，對着白玉堂道：『老漢以捕魚爲生，清早利市，不定得多少大魚。如今渡了客官，耽延工夫，豈不悞了生理？』玉堂道：『老丈，你只管渡我過去。到了那邊，我加倍賞你如何？』漁翁道：『既如此，千萬不可食言！老漢渡你就是了。』說罷，將船搖至山根。

三俠五義 第五十六回

不知白玉堂上船不曾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

獨龍橋盟兄擒義弟——開封府包相保賢豪

且說白玉堂縱身上船，那船就是一幌，漁翁連忙用篙點住，道：「客官好不曉事。此船乃捕魚小船，俗名划子，你如何用猛力一趁。幸虧我用篙撐住；不然，連我也就翻下水去了。好生的荒唐吓！」白玉堂原有心事，恐被人追上，難以脫身；幸得此船肯渡，他雖然叨叨數落，却也毫不介意。那漁翁慢慢的搖起船來，撐至江心，却不動了。便發話道：「大清早起的，總要發個利市。再者俗語說的是，「船家不打過河錢。」客官有酒資拿出來，老漢方好渡你過去。」白玉堂道：「老丈，

你只管渡我過去，我是從不失信的。」漁翁道：「難！難！難！難！難！口說無憑，多少總要信行的。」白玉堂暗道：「叵耐這廝可惡！偏我來的倉猝，並未帶得銀兩。

——也罷，且將我這件襯襖脫下給他。幸得裏面還有一件舊襯襖，尚可遮體。候渡到那面，再作道理。」想罷，只得脫下襯襖，道：「老丈此衣足可典當幾貫錢鈔，難道你還不憑信麼？」漁翁接過抖起來，看道：「這件衣服，若是典當了，可以比捕魚有些利息了。客官休怪。這是我們船家的規矩。」

正說間，忽見那邊飛也似的趕了一隻漁船來，口中說道：「好吓！清早發利市，見者有分。須要沽酒請我的。」說話間，船已臨近。這邊的漁翁道：「甚麼大利市，不過是件衣服。你看看，可典多少錢鈔？」說罷，便將衣服擲過。那漁人將衣服抖開一看，道：「別管典當多少，足穀你我喝酒的了。老兄，你還不口頭饒麼？」漁翁道：「我正在思飲，咱們且吃酒去。」只聽嗖的一聲，已然跳到那邊船上。那邊漁人將篙一支，登時飛也似的去了。

白玉堂見他們去了，白白的失去衣服，無奈何，自己將篙拿起來撐船。可煞作怪，那船不往前走，止於在江心打轉兒。不多會，白玉堂累的通身是汗，喘吁不止。自己發恨道：『當初與其練那獨龍橋的，何不下工夫練這漁船呢？今日也不至於受他的氣了。』正在抱怨，忽見小小艙內出來一人，頭戴斗笠，猛將斗笠摘下，道：『五弟久違了！世上無有十全的人，也沒有十全的事，你抱怨怎的？』白玉堂一看，却是蔣平，穿着水靠，不由的氣冲霄漢，一聲怪叫道：『噯喲！好病夫！那個是你五弟？』蔣爺道：『哥哥是病夫，好稱呼呀。這也罷了。——當初叫你練練船隻，你總以為這沒要緊，必要練那出奇的頑意見。到如今，你那獨龍橋那裏去了？』白玉堂順手就是一篙。蔣平他就順手落下水去。白玉堂猛然省悟，道：『不好！不好！他善識水性，我白玉堂必是被他暗算。』兩眼盡往水中注視。再將篙撥船時動也不動，只急得他兩手扎煞。

忽見蔣平露出頭來，把住船邊，道：『老五吓！你喝水不喝？』白玉堂未及答

言，那船已然底兒朝天，把個錦毛鼠弄成水老鼠了。蔣平恐他過於喝多了水，不是當要的，又恐他不喝一點兒水，也是難纏的，莫若叫他喝兩三口水，趁他昏迷之際，將就着到了茱花村，就好說了。他左手揪住髮辮，右手托定腿窩，兩足踏水，不多時即到北岸，見有小船三四隻在那裏等候。這是蔣平臨過河拆橋時，就吩咐下的。船上共有十數人，見蔣爺托定白玉堂，大家便嚷道：『來了！來了！四老爺成了功了！上這裏來。』蔣爺來至切近，將白玉堂往上一舉。衆水手接過，便要控水。蔣爺道：『不消，不消。你們大家把五爺寒鴉赴水的背剪了，頭面朝下，用木槓急刻抬至茱花村。』趕到那裏，大約五爺的水也控淨了，就甦醒過來了。』衆水手只得依命而行。七手八脚的細了，用槓穿起，扯連扯連抬着個水淋淋的白玉堂，竟奔茱花村而來。

且說展熊飛同定盧方徐慶，兆蘭兆蕙相陪，來至茱花村內。剛一進門，二爺便

問伴當道：『蔣四爺可好些了？』伴當道：『蔣四爺於昨晚二員外起身之後，也就走了。』衆人詫異，道：『往那裏去了？』伴當道：『小人也曾問來，說：「四爺病着，往何方去呢？」四爺說：「你不知道，我這病是不要緊的；皆因有個約會等個人，却是極要緊的。」小人也不敢深問，因此四爺就走了。』衆人聽了，心中納悶，惟獨盧爺着急，道：『他的約會，我焉有不知的？從來沒有提起，好生令人不解。』丁大爺道：『大哥不用着急。且到廳上坐下，大家再作商量。』說話間，來至廳上。丁大爺先要去見丁母。衆人俱言：『代爲叱名請安。』展爺說：『俟事體消停，再去面見老母。』丁大爺一一領命，進內去了。丁二爺吩咐伴當：『快快去預備酒飯。我們俱是鬧了一夜的了，又渴又饑。快些！快些！』伴當忙忙的傳往廚房去了。少時，丁大爺出來，又一一的替老母問了衆人的好。又向展爺道：『家母聽見兄長來了，好生歡喜。言事情完了，還要見兄長呢。』展爺連連答應。早見伴當調開桌椅，安放杯箸，上面是盧方，其次展昭徐慶，兆蘭兆蕙在主位相陪。

剛然入坐，纔待斟酒，忽見莊丁跑進來，稟道：『蔣老爺回來了，把白五爺抬來了。』衆人聽了，又是驚駭，又是歡喜，連忙離坐出廳，俱各迎將出來。到了莊門，果見蔣四爺在那裏吩咐，把五爺放下抽槓解縛。此時白玉堂已然吐出水來，雖然甦醒，尙不明白。盧方見他面目焦黃，渾身猶如水雞兒一般，不覺淚下。展爺早趕步上前，將白玉堂扶着坐起，慢慢喚道：『五弟醒來，醒來。』不多時，只見白玉堂微睜二目。看了看展爺，復又閉上。半晌，方嚙嚙道：『好病夫吓！淹得我好好！淹得我好好！』說罷，哇的一聲，又吐出許多清水，心內方纔明白了。睜睛往左右一看，見展爺蹲在身旁，見盧方在那裏拭淚，惟獨徐慶蔣平二人，一個是怒目橫眉，一個是嬉皮笑臉。白玉堂看蔣爺，便要扎掙起來，道：『好病夫吓！我是不能與你干休的。』展爺連忙扶住，道：『五弟且看愚兄薄面。此事始終皆由展昭而起。五弟如有責備，你就責備展昭就是了。』丁家弟兄連忙上前扶起玉堂，說道：『五弟且到廳上去沐浴更衣後，有甚麼話再說不遲。』白玉堂低頭一看，見渾身連

泥帶水好生難看，又搭着處處皆溼，遍體難受的很。到此時也沒了法子了，只得說：『小弟從命。』

大家步入莊門，進了廳房。丁二爺叫小童掀起套間軟簾，請白五爺進內。只見澡盆，堂布，香肥皂，胰子，香豆麪。牀上放着洋布汗邊中衣，月白洋縐套褲，靴，襪，綠花氅，月白襯襖，絲縑，大紅繡花武生頭巾，樣樣俱是新的。又見小童端了一磁盆熱水來，放在盆架之上，請五老爺坐了，打開髮纂，先將髮內泥土洗去，又換水添上香豆麪洗了一回，然後用木梳通開，將髮纂挽好，紮好網巾。又見進來一個小童，提着一桶熱水注在澡盆之內，請五老爺沐浴。兩個小童就出來了。白玉堂即將溼衣脫去，坐在矮櫈之上，週身洗了，用堂布擦乾，穿了中衣等件。又見小童進來，換了熱水，請五老爺淨面。然後穿了衣服，戴了武生巾。其衣服靴帽尺寸長短，如同自己一樣，心中甚爲感激丁氏弟兄，只是惱恨蔣平，心中忿忿。

只見丁二爺進來，道：『五弟沐浴已畢，請到堂屋中談話飲酒。』白玉堂只得

隨出，見他仍是怒容滿面。盧方等立起身來說：『五弟，這邊坐，敘話。』玉堂也不言語。見方纔之人皆在，惟不見蔣爺，心中納悶。只見丁二爺吩咐伴當擺酒。片時工夫，已擺得齊整，皆是美味佳餚。丁大爺擎杯，丁二爺執壺，道：『五弟想已餓了，且喝一杯暖一暖寒氣。』說罷，斟上酒來，向玉堂說：『五弟請用。』白玉堂此時欲不飲此酒，怎奈腹中饑餓，不作臉的肚子咕嚕嚕的亂響，只得接杯一飲而盡。又斟了門杯。又給盧爺展爺徐爺斟了酒。大家入坐。

盧爺道：『五弟，已往之事，一概不必提了。無論誰的不是，皆是愚兄的不是。惟求五弟同到開封府，就是給爲兄的作了臉了。』白玉堂聞聽，氣冲斗牛，不好向盧方發作，只得說：『叫我上開封府，萬萬不能。』展爺在傍插言道：『五弟不要如此，凡事必須三思而後行，還是大哥所言不差。』玉堂道：『我管甚麼「三思」「四思」，橫豈我不上開封府去。』

展爺聽了玉堂之言，有許多的話要問他，又恐他有不順情理之言，還是與他鬧

是不鬧呢？正在思想之際，忽見蔣爺進來，說：『姓白的，你別過於任性了。當初你向展兄言明盜回三寶，你就同他到開封府去；如今三寶取回，就該同他前往纔是。卽或你不肯同他前往，也該以情理相求。爲何竟自逃走？不想又遇見我救了你的性命，又虧丁兄給你換了衣服，如此看待，爲的是成全朋友的義氣。你如今不到開封府，不但失信於展兄，而且對不住丁家弟兄。你義氣何在？』白玉堂聽了，氣的喊叫如雷，說：『好病夫呀！我與你勢不兩立了！』站起來，就奔蔣爺拚命。丁家弟兄連忙上前攔住，道：『五弟不可，有話慢說。』蔣爺笑道：『老五吓，我不與你打架。就是你打我，我也不還手。打死我，你給我償命。我早已知道你是沒見過大世面的，如今聽你所說之言，真是沒見過大世面。』白玉堂道：『你說，我沒見過大世面。你倒要說說我聽。』

蔣爺笑道：『你願聽，我就說與你聽。你說你到過皇宮內院，忠義祠題詩，萬代壽山前殺命，奏摺內夾帶字條，大鬧龐府殺了侍妾。你說這都是人所不能的。這

原算不了奇特，這不過是你仗着有飛簷走壁之能，黑夜裏無人看見，就遇見了皆是沒本領之人。這如何算的是大能幹呢？如何算得見過大世面呢？如若是見過世面，必須在光天化日之中，瞻仰過天子陞殿。先是金鐘聲響，後見左右宮門一開，帶刀護衛一對一對的按次序而出，雁翼排班侍立，一個個真是天神一般；然後文武臣工步上丹墀，分文東武西而立。丹墀下御林軍俱佩帶綠皮鞘腰刀，一個個雄抖抖氣昂昂，按班而立。又聽金鞭三下響，正宮門開處，先是提爐數對，見八人肩輿上坐天子，後面龍鳳扇二柄緊緊相隨，在後是御前太監蜂擁跟隨。天子陞殿，真是雅雀無聲。那一番嚴肅齊整，令人悚然。就是有不服王化的，到了此時也就骨軟筋酥。

——且慢說天子陞殿，就是包相爺陞堂問事，那一番的威嚴也令人可畏。未陞堂之時，先是有名頭的皂班，各項捕快，各項的刑具，各班的皂役，也是一班一班的由角門而進，將鐵鍊夾棍各樣刑具往堂上一放，便陰風慘悽。又有王馬張趙將御劍請出。喊了堂威，左右排班侍立。相爺從屏風後步入公座。那一番赤膽忠心爲國爲民

一派的正氣，姓白的，你見了雖不至骨軟筋酥，也就威風頓減。這些話彷彿我薄你。皆因你所爲之事都是黑夜之間，人皆睡着，由着你的性兒，該殺的就殺，該偷的就偷拿了走了。若在白晝之間，這樣事全是不能行的。我說你沒見過大世面，所以不敢上開封去；就是這個緣故。」

白玉堂不知蔣爺用的是激將法，氣的他三尸神暴出，五陵豪氣飛空，說：『好病夫！你把白某看作何等樣人？慢說是開封府，就是刀山箭林，也是要走走的。』蔣爺笑嘻嘻道：『老五哇，這是你的真話呀？還是乍着膽子說的呢？』玉堂嚷道：『這也算不了甚麼大事，也不便與你撒謊。』蔣爺道：『你既願意去，我還有話問你。這一起身雖則同行，你萬一故意落在後頭，我們可不能等你。你若從屎道裏逃了，我們可不能找你。還有一件事更要說明：你在皇宮大內幹的事情，這個罪名非同小可。到了開封府，見了相爺，必須小心謹慎，聽包相爺的鈞諭，纔是大丈夫所爲。若是你仗着自己有飛簷走壁之能，血氣之勇，不知規矩，口出胡言大話，就算

不了行俠尚義英雄好漢，就是個渾小子，也就不必上開封府去了。你就請罷！再也
不必出頭露面了。」白玉堂是個心高氣傲之人，如何能受得這些激發之言。說：
『病夫，如今我也不合你論長論短。俟到了開封府，叫你看看白某是見過大世面，
還是沒有見過大世面，那時再與你算帳便了。』蔣爺笑道：『結咧。看你的好好勁
兒了。好小子！敢作敢當，纔是好漢呢。』兆蘭等恐他二人說翻了，連忙說道：
『放着酒不吃，說這些不要緊的話作甚麼呢？』丁大爺斟了一杯酒，遞給玉堂，丁
二爺斟了一杯酒，遞與蔣平；二人一飲而盡。然後大家歸坐，又說了些閒話。

白玉堂向着蔣爺道：『我與你有何仇何恨？將我翻下水去，是何緣故？』蔣爺
道：『五弟，你說話太不公道。你想想你作的事那一樣兒不利害，那一樣兒留情
分，甚至說話都叫人磨不開。就是今日，難道不是你先將我一篙打下水去麼？幸虧
我識水性；不然，我就淹死了。怎麼你倒惱我？我不冤死了麼？』說的衆人都笑起
來了。丁二爺道：『既往之事，不必再說。莫若大家喝一回，吃了飯，也該歇息歇

息了。』說罷，纔要斟酒。

展爺道：『二位賢弟且慢，愚兄有個道理。』說罷，接過杯來，斟了一杯，向玉堂道：『五弟，此事皆因愚兄而起。其中却有區別。今日當着衆位仁兄賢弟俱各在此，小弟說一句公平話，這件事實係五弟性傲之故，所以生出這些事來。如今五弟既願到開封府去，無論何事，我展昭與五弟榮辱共之。如五弟信的，就飲此一杯。』大家俱稱讚道：『展兄言簡意深，真正痛快。』白玉堂接杯一飲而盡，道：『展大哥，小弟與兄臺本無仇隙，原是義氣相投的。誠然是小弟少年無知不服氣的起見。如到開封府自有小弟招承，斷不累及吾兄。再者，小弟屢屢唐突冒昧，蒙兄長的海涵，小弟也要敬一杯，陪個禮纔是。』說罷，斟了一杯，遞將過來。大家說道：『理當如此。』展爺連忙接過，一飲而盡，復又斟上一杯，道：『五弟既不掛懷劣兄。五弟與蔣四兄也要對敬一杯。』蔣爺道：『甚是，甚是。』二人站起來，對敬了一杯。衆人俱各大樂不止。然後歸坐，依然是兆蘭兆蕙斟了門杯，彼此暢

飲。又說了一回本地風光的事體，到了開封府應當如何的光景。

酒飯已畢，外面已備辦停當。展爺進內與丁母請安稟辭，臨別時留下一封謝柬，是給松江府知府的，求丁家弟兄派人投遞。丁大爺丁二爺送至莊外，眼看着五位英雄帶領着伴當數人，蜂擁去了。一路無話。

及至到了開封府，展爺便先見公孫策商議，求包相保奏白玉堂；然後又與王馬張趙彼此見了。衆人見白玉堂少年英雄，無不羨愛。白玉堂到此時也就循規蹈矩，諸事仗盧大爺提撥。

展爺與公孫先生來到書房，見了包相，行參已畢，將三寶呈上。包公便吩咐李才送至後面收了。展爺便將自己如何被擒，多虧茱花村雙俠打救，又如何蔣平裝病悄悄地裏拿獲白玉堂的話，說了一遍；惟求相爺在聖上面前遞摺保奏。包公一一應允，也不陞堂，便叫將白玉堂帶至書房一見。展爺忙至公所道：「相爺請五弟書房

相見。』白玉堂站起身來就要走。蔣平上前攔住，道：『五弟且慢。你與相爺是親戚，是朋友？』玉堂道：『俱各不是。』蔣爺道：『既無親故。你身犯何罪，就是這樣見相爺，恐於理上說不去。』白玉堂猛然省悟，道：『虧得四哥提撥，險些兒悞了大事。』

未知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857.44

1012

1925

v.2

2450741

三
俠
五
義

俠
五
十
七
回

一
六

單位	特 藏 組
來源	楊雲萍教授贈
登記	94.8.01



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



2450741

